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　第四十七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全國新書彙刊

（第廿七週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廿四日）

本報前為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查。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　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在廣告欄內編列「全國新書彙編」。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查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為盼。

心理學

- 初期兒童心理學　朱鎮蓀譯　一元

社會科學

- 社會學講話　許德珩著　一元六角
- 激流集　章乃器著　八角

國際政治

- 法國現代政治史　麥德智編　五角五分
- 遠東之危機　曹明道　七角

行政學

- 警察勤務精論　張永竹著　六角五分

軍事學

- 最新實用防空學　沈金釗著　一元六角
- 國防與糧食問題　尹以瑄　四角五分

經濟

- 財富之成立及其分配　林光澂譯　四角五分
- 國家與經濟生活　王鳳儀譯　一元
- 大衆政治經濟學　吳大琨等譯　八角
- 中國貨幣金融問題　章乃器著　八角
- 管子經濟思想　黃漢著　三角五分

教育

- 無線電廣播的文化教育作用　曾覺之譯　一元
- 動物剪捕法　須戒巳編繪　一角五分

法律

- 損害賠償法概論　黃公覺著　三角

自河科學

- 人類性生活史　朱雲影　六角五分
- 人種改良　于景讓　一角

應用技術

- 育嬰保健圖說　薛德焴　精一元二角平八角
- 嬰兒養育法　宋顯禮譯　三角五分
- 實用工程法大全(三)　蔡正粹著　二元
- 大客車車身設計　張登義著　一元二角

文藝論著

- 柏林斯基文學批評集　王凡西譯　四角
- 史學新動向　盛岳編譯　三角

小說

- 追　張天翼著　五角
- 蛤藻集　老舍著　五角
- 青紗帳　王統照著　四角
- 正反合　李溶華作　一角五分
- 在塘沽　奚如作　二角
- 文人國難曲　齊同作　四角
- 舞女(英漢對照)　錢歌川譯註　五角
- 中國的再生　俄愛德堡著　七角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四十七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外論介紹

論評選輯

文藝



綏局揭開

鑄成

自從去年察北六縣發生變化後，綏東形勢，便日見緊張；今春殘共竄入山西，某方更無時無刻不在製造危機，以威脅綏遠當局；屯運糧食，編練土匪，困心衡慮，以求一逞。直至本月中，綏局乃全面展開。一年來的種種醞釀，早就昭然若揭，所以戰事的爆發，決不會令人發生一些意外之感。

這次匪偽軍的侵綏，大約分為四路，一路向紅格爾圖擾平地泉；一路由興和圖竄豐鎮；一路由百靈廟向武川而壓迫歸綏；另一路則進陶林南竄。根據地在商都百靈廟兩地。餉械軍火之供給，則多由沽源多倫方面運來，戰事於上星期發動後，飛機多至一二十架，坦克車，大砲，種種新式武器，無不具備。以荒塞漠北的「匪」徒，而具有如許現代式的武器，真是一種奇蹟。好在日武官喜多誠一，對這個疑問已給予我們一個明白的解釋。據他對泰晤士報的駐滬記者聲稱：日本對內蒙現局，確已參加；對於日本軍官曾協助現時集中綏東之蒙偽匪軍事，該武官亦直認不諱。並披露日本分化內蒙之計畫，直擬將一萬七千方里之中國領土，置諸日本統治之下。據云：現日本軍部後備軍官，已在察北設立大規模軍事學校，專訓練蒙軍。日本軍官之薪給，係由蒙人担負，惟不參加戰爭。至於日本曾以飛機售與內蒙之事，喜多少將謂亦實有之。外傳內蒙無力購買坦克車，鐵甲車及軍需品之說，殊為不確，蓋內蒙鴉片收穫豐富，購買軍械，即以鴉片價付云。但是東京方面，似乎還沒有這樣率直；日外務省正式發言人二十日明白釋明日本政府對於綏遠戰事之立場時，竟完全不承認日本政府對於蒙軍進犯綏東担負任何責任。該發言人謂綏東戰事，純係中國之內部事件，與日本無關。縱使有日本人民參加蒙軍作戰，亦應認為個人行動，與日本政府及日本軍隊渺不相涉。該發言人又鄭重稱，引歷史上外國人民參與他國內爭之事例數端，並直認日政府對內蒙因反共而

起之任何防禦行動，表示同情。該發言人最後負責申明，日政府對於綏遠戰事絕未與聞；並謂中國在其本國領土內，對於侵犯者無論如何痛擊，日本均無理由加以干涉。蓋禦寇之能力，爲每一國家之基本要件也云。又東京各報登載關東軍之意見，稱日本對于德王領導之內蒙軍進犯晉綏，抱絕對同情，並虔誠祝其成功云，但關東軍對於預知蒙軍行動一層，則加以否認云。

事實無論用直筆，曲筆，文章的內容既如此生動，讀者自然一目了然。

我們這次應付綏亂，顯然和歷次事件不同。第一，政府和地方當局，始終抱着不屈不撓的處置，沉着抗禦，不作無謂的周旋。第二，全國上下，多一致熱烈擁護當局去做莊嚴的工作，沒有一點分歧的意見。第三，在戰術上也往往採用攻擊，以消滅匪徒，直搗匪巢爲目的，不稍委曲，無所顧念，處處可以看出全國統一的精神，和抗戰的實力。在政府和地方當局方面我們可以舉蔣委員長和閻主任傅主席的談話爲例。蔣委員長十八日晨在太原綏靖公署自省堂，曾對受訓之綏署省府公務員等訓話。其要點共分三項「（一）晉綏一般同志與全體將士在國防最前線，艱難奮鬥，自強不息，本人時刻惦念。此來特表嘉佩慰勞之意。（二）綏東蒙偽匪軍之擾亂問題之性質與關係，雖至爲重大；然我已有充分之準備與整個之計劃，以吾觀之，實無問題，現在吾人一切應以堅固寧靜之態度，沈着處理。（三）我國自九一八後，不斷進步，今已統一告成，全國團結一致，現代國家之基礎已漸具備。今後仍須自強自立，埋頭苦幹，任何外患，皆不足懼。語云：「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我能統一團結，自強自立，必能實行三民主義，建立現代國家，復興中華民族」云。閻主任談，「綏東方面，匪偽編有四軍，分路進犯紅格爾圖，此路已經擊退。惟綏北一路，偽匪以百靈廟爲根據，現正圖南犯，國軍刻已準備迎頭痛擊。興和一路，近日有多數飛機窺察，甚爲活躍，預料不日將發生激戰。平綏路以南，尚稱安靜，本人對綏事感想，認爲純是責任問題，守土是軍人的責任，晉省軍民人等，對剿匪禦侮極具決心云。」

傅主席的談話，尤悲壯奮勵，令人感動，他說：「綏省被人覬覦，已非一日。身爲疆吏，負有守土衛國之責，禦寇平亂，悉爲責任分內之事。任何人居此職責，自然發生此責任心。本人受命主綏以來，平時深察彼己情勢，夙有態度，一言以蔽之，曰：不說硬話，不做軟事。應付措置，力求合理。國家主權領土，最高決定之權屬之中央；疆吏不能稍有

主張。數年來本人禦寇衛士，無不秉承中央意旨。此次匪軍進犯性質，與歷次無異。本人秉承中央意旨，以盡職守土態度亦同，至匪軍此次被剿，遭受重創，預想必繼續進犯。我方態度簡單明白，不使領土主權任何人侵佔尺寸，持我忠貞，待彼奸賊而已。」

在民衆方面，我們可以見全國各地如火如荼的募捐援綏運動，上至實業界公務員，下至小販車夫，幾乎沒有不熱烈參加的，最令人欣慰感動的，厥為平津學生的可寶貴的運動。平津學生，近年在風雨飄搖中，幹着不少可歌可泣的悲壯活動，和種種惡力相搏鬥。使敵人對於這個「特殊環境」不敢過視。本年來，平津學生的表現，更為沉着，奮勇，尤其在這次募捐運動中，大聲疾呼，發聾振聵，直接援助綏遠前線將士，間接喚醒冀察平津的民衆，我們對於北方許多為國努力的青年，惟有欽敬而自感慚愧。

在這次綏東戰事中，還有一點可以充分看出的，便是綏遠全省合作的密切，在前作戰，多有賴於蒙軍的指引，阿王潘王以及許多蒙古王公，沒一個不努力參加抗敵的工作。從這點上，一面可以看出傅主席近年的一切措施，悉合人心，其次可見前線同胞沒有一點種族歧異的觀念，可以反証一切對方所施的侮蔑。

在紅格爾圖一役中，表現我國戰士的真力量，在敵機和種種新式武器威脅下，奮勇抗禦，受傷以後，仍舊高呼要再上前線。

此役我軍以攻擊的戰術，造成光榮的大勝。我前敵總指揮彭毓斌師長，在平地泉，接見大公報記者，彭三日夜未休息，眼紅聲啞，而精神仍佳。據談此次戰爭，士氣異常振奮，十八日晨開始包圍攻擊，士卒無人不努力先登，集中主力，敗匪於紅格爾圖附近之達拉村，抄沒王英偽總司令部[illegible]，軍用品甚多。王英倉卒逃落，僅以身免。所獲各種文件，其有許多新異訓令及布告等，王英原來名義係「西北蒙漢防共自治軍」，以成吉思汗紀年。近於本月三日改用「大漢義軍」名義，用黃帝紀元紀年。抄獲匪之無線電台收發機全部，台長為某國人，名八木禮吉，僱員名松村利雄，並抄獲彼等之身份證明書及委令。最重要者，其中有昭和十一年制發王英部電台連絡表。其通電號所列，計有長春，張北，商都，承德，百靈廟，張家口，太原，歸綏，額濟納，阿拉善等處。匪方傷亡情形，除陣亡者不計外，運入商都之傷兵計七十餘汽車。此戰正黃旗總管兼東四旗剿匪司令達密凌蘇龍由十二蘇木率蒙兵追擊匪軍，其功亦大。

又據太原綏署十九日接傅作義趙承綬報告云：匪軍連日

向我紅格爾圖迭次進犯，均不得逞。匪首王英率所部及僞軍李守信部第二師尹寶山部共五千餘人，向我大舉進犯；經我騎兵彭師長親率步騎日團，向匪襲擊，匪受重創而退。我彭師十八日上午二時分向達拉村，土城子，七股地，二台地一帶之匪軍開始猛攻，激戰三小時，至拂曉，匪不支，向西北方面潰退。當我猛攻時，土城子有汽車七輛，開足馬力，倉皇東遁。匪首王英似在其內，乘汽車而逃。是役斃匪百餘名，獲汽車無線電馬車各一，我亦傷連排長五名，傷亡士兵十餘名，傅趙以前方將士對匪異常憤慨，作戰當爲勇猛，飭各部分路追剿。

在此戰中，某方之發縱指使，益爲表面化。據南京關係方面所得消息：（一）據平綏路確息，連日以來，某方由平綏路輸送大批軍火，以前僅運至張家口，近則直接輸送綏遠前方。担任此項運輸者，爲萬國轉運公司。此公司大抵爲某國人出資組織，不服檢查；明知其爲軍火，亦須以貨物記載。平綏路局昨特致電察省府，請協助各站查驗云。（二）某方連日由平綏路向前方輸送大批軍火，殊影響我方軍事。綏當局特派稽查二人，自十二日起隨車查驗車輛。（三）連日自綏東戰事掀起以來，某方已有士兵一團加入前線作戰，並派軍官二百餘名，分派各匪軍內担任指揮。

其詳細情形，更可從大公報十九日的張北通信得之：

進犯紅格爾圖之匪僞軍，自本月十一日開始攻擊後，迄至十九日，與綏軍接觸大小數次，未嘗一逞，迭次均被綏軍擊退，十八日王英，李守信，尹寶山諸逆隨××軍某參謀，由商都親赴前方指揮，當晚即由前線運回斷肱折脛，奄奄待斃之傷兵二百餘人，王李諸逆亦返回商都。於十九日上午二時，夜色迷朦中，有某國軍官七人，在商都與王英，李守信，吳嘏庭，尹寶山等，開緊急會議，商定本月二十五日以前，發匪僞各部軍餉，目的在鼓勵匪炌，防止脫逃。目前由多倫開到商都之熱河匪軍，係李振銘，胡玉山兩部。該部共有重砲二十門，機關槍六十餘挺，然實際上均缺乏戰鬬經驗，其中中下級軍官，悉由某國所選派，並有某國軍人混跡其間。十九日早亦開赴紅格爾圖增援。在南壕塹大清溝一帶之李守信部僞軍及王英部張萬慶重集之步兵，自十八日起，由張逆萬慶指揮，向興和及豐鎮晉綏軍防地猛攻。十九日早六時又攻擊，但戰況不若陶林紅格爾圖之劇烈，當亦被晉綏防軍擊退。現在察北匪僞軍所有軍火，如槍砲彈，均分存於張北及商都兩地，據可靠之消息，謂在張北所存者，約有五十餘噸，在商都者，亦有三十餘噸，另有燃燒彈四十餘箱。此外在張北飛機場中，尙停有僞國國徽標識之飛機十二架，十二日後每日均有七八架起飛向紅格爾圖，及興和，豐鎮一帶，投彈偵察。十八日午後有某國飛機七架，由多倫起飛，經康保，商都，向綏東一帶飛去，當晚即返停商都機場。十九日早由張北運出軍火十七載重汽車，赴南壕塹大青溝，供給張萬慶及李守信部，察北匪僞所需煤炭，由大蒙公司及東魯行前後代爲運到者，共達千餘萬斤，現均開赴前線，不在各縣匪僞軍四十七日崇禮縣屬喇嘛廟地方，忽然發現士

匪數十名搶掠，張北縣雖無成股土匪，但亦時常發生搶案。著匪劉桂堂（即劉黑七），近派其偽參謀金熙元者，於本月十七日由津來商都，連日分訪王英，李守信諸首逆，有所洽商，並擬日內轉赴嘉卜寺，趨謁德王，並訪蒙匪各領袖，擬在察北召集劉之舊部附逆云。

察北偽匪在紅格爾圖迭次敗退後，集結商都一帶，整頓補充伺機再舉，組便衣隊破壞平綏路交通。此外：（一）南壕塹方面，二十日有李守信部千六百人增援，由張北運到槍砲彈十車，（二）商都城門嚴閉，內有李部兩團，飛機二十架，王英由紅格爾圖退却時，至土城子曾對部下大哭，匪團長趙大中因攻綏畏縮，十八日被王槍斃。（三）康保二十日由張北運到汽油十二車，由多倫運到木箱十六車，箱長寬各四尺，不知何物。（四）多倫連日自熱河開到某國及匪軍萬餘，逐步西進。大約匪在綏東失敗，知我方陣地堅不可攻，故放棄商都以西陣地，轉趨綏北，企圖聯合蒙匪，沿大青山而西，侵犯寧夏，阿拉善及額濟納，舊土耳扈特旂，以遂其進戰退守之策略。各匪隊伍中，每一連有某方教練官一二人不等，又聞瀋陽開到偽軍二萬，即日準備西移，謂係張海鵬等部屬。至二十四日，蒙偽軍由蒙古草地繞道乘汽車增援百靈廟，爲數甚多。另有大部偽軍在運送增援中。二十三日下午百靈廟偽軍突分兩路分向武川，固陽出動，擬向我綏遠，包頭兩處進犯，聲勢極兇，我當局得報，已飭武川，固陽駐軍分頭迎擊中。

匪偽軍之進攻分四路，一由武川，一由興和，圖竄豐鎮，一由集寧，擬趨平地泉。一出陶林。

紅格爾圖一役以後之綏局形勢，可由二十四日大公報綏遠通信窺及一斑。

綏東紅格爾圖之役，不足一週，匪已完全潰退。王英與王道一過去扮演醜劇，完全相同。王道一上次進犯綏東，我騎兵師長彭毓斌親自率部夜襲偽司令部，致王道一一蹶不振並以此不容於某方而斃命。此次紅格爾圖之戰，王英匪部以四師之衆，先後進犯不下數十次，均被我擊退，最後於十八日晨，我軍騎兵師長彭毓斌，會同步兵旅長董其武，親自攻襲王英之偽司令部，匪部潰退，其狼狽情形，有甚於上次之王匪道一。紅格爾圖一帶地形，達密凌蘇龍部蒙兵極爲熟悉，此次我軍進襲匪部，仍以蒙軍爲嚮導，深夜行軍，均由便道繞入，越匪步哨，予以襲擊；故匪均措不及防。上次王道一偽司令部被我破獲，有王致某國人之文件。此次搗毀王英匪司令部，亦獲得此類文件，並有某國文指揮發縱之密件。匪軍作戰力頗弱，每遇我軍進攻，事先輒退，望風而逃，紅格爾圖炸燬教堂不少，我軍此次受傷者，多爲炸彈傷；某次我傷兵由紅格爾圖運回後方，竟亦遭轟炸，厥狀極慘。匪軍所賴者，爲大砲及炸彈，我軍則以短兵相接爲長。十八日全線進攻，漫野毫無掩蔽，我步騎兵勇往直前，其時敵機盤旋天空，擲彈轟炸，我軍奮不顧身，仍進行不止，因不免傷亡，但卒達目的地，匪遂完全潰退。紅格爾圖之役，匪軍以王英部爲主力，李守信，德王部爲輔，潰散之後，王英李守信均逃往商都收集殘部，大約數日之內整理完竣，再補充械彈，或仍來犯。我軍仍在嚴密戒備中。興和方面，十七日起，匪初以三數百人騷擾，其後增至千餘人，由南壕塹犯我邊村，興和縣城距邊村本近，故十八日上午匪竟距興和城約二十里，但城內人心鎮定異常，縣長孟文仲爲傅部軍官，此次匪軍進犯，孟率民團迎擊，至爲勇敢。後得增援，卒將匪軍擊退，並有俘獲。傅作義二十日由平地泉返綏，綏東暫似稍和緩，

但綏北情勢，則日益緊張。日來偽蒙匪軍不斷在百靈廟增兵，並構築工事，我方前哨在××地方，距百靈廟不過六十里之遙。廟方如有動作，則衝突極易。偽軍到廟，烏盟達爾罕旗蒙民，咸遭塗炭，苦痛萬狀。達旗札薩克車王及沙貝子等，均敢怒而不敢言。雲王亦極為氣憤，近曾密遣代表，來綏請傅作義速為援救。達爾罕旗漢人民，如在倒懸，百靈廟偽軍之亟應驅逐，實屬刻不容緩，偽匪軍不堪一擊，已完全證明。綏東王英等匪部，再度結集，背後發蹤指示者，諒必仍令其有所動作；如僅蒙偽匪軍，縱大舉犯綏，亦不足慮。此時在綏邊有兩事彌足注意，其一為某方是否以本身力量，自己兵力，參加匪軍工作；如此則事態嚴重，不言可知。其次為毒瓦斯問題，某方最近是否施用，亦堪注意，不久當有事實証明也。

此次綏東事發動之後，綏遠社會人心之安定令人始而驚詫，繼則深知一般人對於國家民族認識之切，實不足異，旅居綏遠之外省人士，所有眷屬，均已離綏，此亦人情之常；而綏遠人士，則均認國運如此；任何地亦非安全處所，故轉覺安定云。

中日外交之調整，因受綏事之影響，愈陷於無法進行之境地。二十三日是清水曾再度訪高宗武，一度商談。川越現切盼能早日與張外長會見，就前此所談各項問題，賡續研討，惟日期迄未約定。據聞，張川越會見之期，當已不遠，第日方猶無反省之表徵，即我全國極端重視之綏遠問題，亦若可以輕輕撇開者然，日方態度如此，交涉前途之艱難，可以想知。又聞高宗武與清水最近迭次會談，均曾提及綏事，張外長與川越見面，亦將以綏事為前提，切實交涉。

張川越八次會面之後，中日交涉是否再繼續進行，恐怕很難說。東京方面各報，近均以明顯悲觀之語氣，刊載中日談判之消息。各報均予各方以一種印象，即中國之態度，現已堅決強硬。不僅毅然拒絕日本關於防共及華北兩問題之建議，且對已經同意之諸點，亦有不願之表示。此外中國指綏東之匪患、係受日本之嗾使，頗為憤慨。但將繼續努力要求中國在原則上承認華北及防共之建議，並對各項所謂懸案之解決，獲得明確之妥協。而關於成都北海等其他事件，予以澈底之解決云。我駐日大使許世英十八日午後與日外相有田之會晤，時間頗短，當時許大使對我政府之態度，有所釋明，但有田並未置答。

我外部為明瞭綏事之真相，擬派高宗武及段茂瀾赴綏實地調查，段已於二十三日到達綏遠，進行調查工作，[illegible]則以種種困難，未及成行。關於外交部分，大約下週總可[illegible]得一結束。

總之，我們對於這次綏遠事件所得的印象，認為我們的國家，的確認為毫無悲觀的理由。我們全國統一的基礎，業已形成，抗戰的力量，亦已略有表現。再從全國民氣的激昂，青年行動的穩重沉着，從種種方面，充分表露我們的朝氣澎湃。從這些上，可以証明我國的必將步入復興自強之路，是毫無疑問的。

（附錄）傅主席與德王往來電

本月五日德王有一電報致傅主席作義，列舉五項責難。傅主席於八日電復德王，一一予以駁斥；並責以大義，則其服從中央，恢復舊觀。茲將兩電併誌如次：

一，德王致傅主席電

轉綏遠傅主席勛鑒：慨自蒙疆設省置縣以來，盟旗之政權日蹙，蒙人之生計日窘；上年迫不獲已，始有要求自治之舉。當時中央以扶植爲懷，特准設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經理自治事宜。蒙衆欣感，舉國同情。惟貴省始終猜忌，屢加破壞，舉其最顯著者，即有下列五端：（一）貴省各項稅收，大都取之於蒙地及蒙人；按照中央頒行之蒙古自治原則，貴省有將各項稅收一律劈給蒙古若干成之責任。當時蒙政會以地方和協爲重，深恐貴省感覺困難，故僅對於路經百靈廟等處之特稅一項要求劈分。中央以爲頒行劈分此項特稅辦法，乃貴省始而假借武力，變更特稅路線，繼而曲解明令，百般支吾，時經年餘，終未劈給分文。彼時中央以貴省既應劈給特稅，遂不另行發給事業費；以致蒙政會各項自治事業，均未能如原定計劃舉辦，此係貴省消極破壞蒙古地方自治之事實，早爲蒙衆所最不滿者也。（二）上年西公旗事件，純爲蒙古內部問題，蒙政會及該管盟長原可爲之和平了結；偏貴省越權干涉，操縱石貝子，一方故令事態擴大，糾紛不已；欲以此爲分化盟旗，推翻自治之媒介，用心已不堪問。今春蒙政會遵照中央明令，撤回駐在西公旗之隊伍，曾經請准中央，轉令保護梅力更召及大喇嘛等有案，乃未逾數月，而該大喇嘛及其家屬徒衆等，竟爲貴省派兵襲擊，殺戮殆盡。此種危害自治荼毒蒙人之慘劇，實爲蒙衆所最痛心者也。（三）蒙政會保安隊原係呈准中央所編成，只有保衛地方之功用，並無礙於任何方面；乃貴省於今春利誘該隊三數不良份子，致有叛歸貴省之事，上月又迫令該叛兵等陽假反正之名，溢返百靈廟，企圖毀滅我自治發祥地。當經各旗駐在該處之保安隊擊退後，貴省復爲掩飾計，竟將該叛兵等堵截，慘殺至數百名之多。是已受貴省利用之無知蒙人，仍爲貴省所不容，不知貴省仇視蒙人何以如斯之甚也。（四）百靈廟蒙政會爲我全蒙最高自治機關，不徒爲中央扶植蒙古之實意所寄託，抑亦蒙古全民引爲第二生命者也；凡稍具有人類同情者，決不忍加以危害，獨貴省屢施陰謀，抱必推翻之決心，甚至揑造是非，聳動中央，並假借烏伊土各盟旗名義，淆惑中央觀聽，致有所謂綏境蒙政會者產生於前，復有察境蒙政會之明令發表於後，遂令我蒙古營求多年所得之整個蒙政會完全毀滅，蒙古對於中央之好感，亦將由此而斬。貴省此種誤國害蒙之舉，實可爲太息痛恨者也。（五）前者破壞我整個蒙政會之頃，蒙古本擬與貴省一較是非，只以主謀者雖貴省；而命令實出自中央，蒙古本其服從中央之素志，終於呈准在錫盟盟長公署所在地成立察境蒙政會，並派兵清理百靈廟蒙政會債務，趕辦結束，似此隱忍退讓，並無絲毫不利於貴省，乃貴省愈迫愈緊，又在察西一帶及百靈廟以南地方，掘戰壕，築砲台，作種種軍事上設備，以致該處蒙民備受騷擾；又爲經濟封鎖，限制糧食煤炭等物運入察地及百靈廟一帶，以致錫察兩盟及百靈廟一帶之無辜蒙民，俱感生活之重大壓迫，似此情形，是貴省必欲將全體蒙古置之死地而後快也。總之，蒙古愈退讓，貴省愈壓迫，現在蒙古已退無可退，曁欲訴諸武力，以爭最後之生存。惟本會同人始終以地方和平爲重，但有一線妥協之可能，絕不欲輕啓戰端，重累民衆，用特提出下列之要求，惟希貴省諒察焉。（一）察哈爾右翼四旗，原屬察哈爾部管轄，現在該部遵照中央頒行之蒙古自治原則，已改爲盟，茲爲完整該盟盟土計，爲錫察兩盟民衆向集寧豐鎮等買賣糧食煤炭牛馬皮毛等，爲便利計，請將該右翼四旗即日歸還察哈爾省，並歸本會管轄，以符名實。（二）百靈廟蒙政會結束事宜尚未辦竣，該處尚留有原有職員及保安隊數百人，茲爲安定該項員兵及附近居民之人心計，並爲免除其生活上之壓迫，請將百靈廟以南一帶地方之軍事設備經濟封鎖，一律即日撤銷，完全恢復平息之狀態。（三）百靈廟保安隊原有之步槍手槍輕重機關槍及其附件子彈，均爲中央所發給，今春貴省利誘該隊叛變時，均經掠去，並由貴省繳存歸綏武川等處，查有實據。應請即日將該項械彈如數送還百靈廟，以資應用。（四）現在百靈廟蒙政

會清理債務之結果，計欠員兵薪餉及商民貨價共達二十萬元。此項鉅欵，蒙地既無所出，中央諒亦不能發給，只好請貴省將去歲應行勞給蒙古之特稅項下撥付二十萬元，以便早將該會之結束辦竣。（五）今春百靈廟兵變為首各員，前經蒙政會通緝有案，現在該員等均在貴省担任要職，足証該次兵變確為貴省之主使；請將各該叛員一律拿解百靈廟，以便法辦。再貴省襲擊梅力更召，慘殺大喇嘛等之官兵，均為殺人兇犯，請貴省一律撤懲，以明法紀。並請對於以上兩案前後被害數百蒙人之家屬，一律發給賑償金，以慰冤魂。以上五項，係為蒙古生存計，必不得已之要求，貴省倘能反省以前種種壓迫蒙古之錯誤，即應一一承諾，尅期實行；否則，蒙古雖弱，亦不能不作最後之爭扎；倘因此而演成任何事變，其責任均當由貴省負之也。特此電達，佇候明教，察境蒙政會委員長德穆克棟魯普，副委員長卓特巴扎普等叩歌（五日）印。

二，傅主席復德王電

卜寺察境蒙政會德委員長勛鑒，歌電聞悉。自來辯論事理，有強詞奪理者，有顛倒是非者，接誦大電，深惜尊處於各案之是非，尚未明瞭，茲特分項撮要答復如左，幸詳察焉。（一）綏特稅係代中央徵發軍費之稅收，按自治八項原則勞分地方稅收之規定該稅本在不應勞分之列，北平軍分會特示優惠，派員調查，規定五項辦法，貴會迄未實行，是貴會不肯按中央規定而勞分，並非綏方之不予勞給，，至商駱改道，係因貴會攔路苛徵，自斷商運，具有事實可指。（二）西公旂事件，第一階段，由于貴會派兵帮助叛逆曼頭圍攻王府；並有來歷不明之飛機助戰，致該旂橫受蹂躪。中央明令撤兵，貴會均置未理。第二階段，本年大喇嘛等返廟，與石王等已訂約相安，不知何故當王道一援犯綏東之時，該喇嘛忽勾結非本國國籍人，在梅力更召招兵運械，建築機場，意圖與綏東王匪相呼應。大喇嘛竟於八月八日攻擊王府；而石王十三日始行反攻，當戰事結束，確有非本國籍人在內，此事執達中央，孰肇亂源，社會週知，勿煩曲解。（三）百靈廟保安隊譁變，係在察北改元易幟之後，時間事實，昭昭于社會。該青年等為執事平日所培植，其思想行為，度為執事所深曉，中途脫離，當自有故。雲等通電，表示惋惜，而誓不合作，執事更應自省，不尤他人。（四）綏蒙易制，亦在察北變亂之際，爾時烏伊官民，既畏喪失國土，貽蒙衆之害，又不願與地域不同者，共此多事歲月，中央俯順多數蒙人之請，始行分治，目下旗衆相安，邊防無恙，與察蒙相較，自有真正之得失。（五）分治明令既頒，貴會既不遵令遷錫，復在六縣易幟改元，組設軍政府，接引偽蒙軍入察。近又向廟會大批增兵，乃來電仍云本其服從中央之素志，以地方和平為重，且責綏方自衛之不當，似言行不無矛盾。以上就見質敷陳其要。至對來電要求及期待於左右者，即執事是否以國家為前提，察北今日成何局面，且查該四旂本多年隸察，相安無事；自張北六縣脫離察省管轄，該四旗官民始惕然呈請中央，願定改隸之令，執事對義既有期勉，義敢不以誠反求於執事。倘執事以國為重，使張北六縣仍歸察省管理，恢復舊規，則雖中央明令在前，懸想四旗必仍願還隸舊治。其他要求，自更不成問題。蓋今日邊土安危，責在執事，而不在義。作義服務國家，祇知有公，不知有己，同在中央隸屬下，向不存地方與私人之見。執事如擺脫現狀，不受利用，翻然有所表現，則往日之罪，義當負之願即負荊以請，並立解職，以明心志，否則不但四萬萬胞衆對執事懷疑，即執事左右亦對保不作愛國之事。竊所馨祝者：寧義謝罪，以保執事令名；勿義免過，而使執事有負於國。時迫事急，祈執事熟思而利圖之，國家幸甚，邊防幸甚。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庚（八日）印。



太平洋設防問題

屈哲夫

(一)緒言

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海軍條約及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協定，均將於本年底滿期。而去年十二月九日召集之倫敦海軍會議，又因日本之退出，不歡而散。雖然後來英，美，法，三國仍然訂立了一個新海軍協定，但這個協定對於太平洋的海軍競爭，並沒有什麼補益，因此，英國為未雨綢繆起見，最近乃向日，美，兩國建議，主張華盛頓海約之第十九條應予以賡續。即英，美，日，三國在太平洋中之堡壘及海軍根據地，應維持目前狀況，惟原有防禦工事及海軍根據地之已陳舊不適用者，得加以修葺或改造。

英國此舉，其目的顯然在避免太平洋上堡壘建築之競爭，與隨之而起的海軍擴張，及鉅額金錢之浪費。但美國對此，殊不謂然，且認英國此種建議為大不友誼之舉動。同時，日本亦主張此項條款，不應賡續，而須談判修改。英，美，日，三國，各抱野心，互相傾軋。設此問題不得正當解決，則太平洋之形勢必更趨險惡，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亦必加速。本文之目的，在闡明此問題之癥結及其可能的發展，並指出其對吾人之影響，以喚起國人注意。

(二)三強在太平洋的形勢

在未來的太平洋戰爭中，其主要軍力，無疑的是海軍與空軍。但決定這海空軍的力量的，乃在於適當的根據地。故在討論本題之先，我們應當把英，美，日，三國在太平的形勢，作一概略的檢討。

A日本　日本在太平洋的形勢，同英國在大西洋的形勢頗有些相似。兩國都是一面臨大洋，一面接內海。

日本南自臺灣，北至千島羣島。海岸的長度，在四千五百公里以上，宛如一條長蛇，緊縛着中國，這便是日本的內防線，此外，復有小笠原羣島及南洋委任統治諸島，形成日本的外防線，此外防線恰與英美海軍進路成直角或平行，可以遮斷英美海軍之來襲。

日本南方中國海之入口處，有台灣海峽，可以封鎖敵人之北侵。北方日本海之入口處，有對馬海峽，可以阻止敵人之南下或北上。西方有朝鮮半島，可為屏蔽，並可使東向之敵不能接近日本本土，更西北復有日人一手造成之「滿洲國」為其經濟上之外府，軍事上之重鎮。故日本在太平洋

之地理形勢實爲戰略上之最優越者。

台灣與菲律賓的距離僅有二百里，是日本南進政策的主要根據地，其北部建有基隆要塞，爲日本之海軍根據地。更在高雄州及屏東街駐有大隊空軍，爲日本進攻菲島之空軍根據地。在台灣海峽中，有馬公要港，扼中國海南部入口。其東更有奄美大島要塞。以馬公基隆奄美大島之要塞，即可完全封鎖中國海。

至於日本本國的防禦，則在瀨戶內海西方海口之佐賀關，設有豐豫要塞，東方海口之紀談海峽，設有由良要塞，內海的北岸更爲著名的吳軍港屹立其中，可保瀨戶內海的安寧。由良要塞的東方，有橫須賀軍港，爲東京的屏蔽，其南有小笠原羣島爲其外衛。更北進在津輕海峽設有大湊要塞及津輕要塞，可算是北門的鎖鑰。在九州西方，則有佐世保軍港和長崎要塞，可保九州高枕無憂。在朝鮮海峽有對馬要塞，壹岐要塞，及鎮海灣要塞，可以防止敵艦由朝鮮海峽侵入日本海。在日本海南岸，有舞鶴要塞，在朝鮮元山津有永興要塞，可以封鎖日本海。以上所舉各要塞都有很大的軍事價值，易守難攻。如果將馬宮，基隆，奄美大島，佐賀關，由良，東京灣，小笠原，大湊，等要塞連成一線，則不僅可以保護日本內地的安全，且可阻止外敵侵入馬宮以北的中華海面。此外舊德屬的太平洋島嶼，也是很好的潛艇根據地，可以切斷英美的通路。

B,美國　自巴拿馬運河開通後，大西洋至太平洋的航程已縮短萬哩以上。美國的東西兩海岸，從此才得了密切的聯絡。美國的艦隊已可來去自由，但因此美國對於巴拿馬運河的防務也特別重視。先後在巴拿馬灣口之巴拉斯島，波克拉島和他波克拉島加以武裝。並常駐有潛水艦航空隊以備萬一之變。巴拿馬之北有桑第哥軍港，設備非常完善。再北有洛杉磯軍港，築有要塞，都是對巴拿馬運河作戰上極重要之根據地。更北上，有舊金山軍港，爲美國在太平洋岸最大的海軍根據地。

阿拉斯加之南有西雅圖軍港，爲美國在北太平洋之要塞。其西更有他池哈佛兩港，與西雅圖軍港互爲犄角爲美國距日本最近之軍港，也是美國自北方進攻日本的最良根據地。

在太平洋中，有夏威夷島之珍珠港，離舊金山二千一百哩，離洛杉磯二千一百五十哩，離西雅圖二千五百哩，離日本之橫須賀三千三百七十哩，離菲律賓四千八百哩，爲美國在太平洋之最大良港。美政府曾投下四千三百萬美金，從事於完全收容美國主力艦之設備。故目前珍珠港之在太平洋，就好像直布羅陀之在地中海。不僅爲美國國防上之第一線，而且是在遠東勢力之唯一支柱。

珍珠港之西，有關島，也是美國的重要海軍根據地，與日本南洋代管島嶼相距不過四五百哩。再西，即爲菲律賓，與日本台灣相距二百哩，離日本橫須賀一千七百四十哩，離英屬新加坡一千三百四十哩，離關島一千五百哩，而離珍珠港則有四千八百哩，所以菲律賓是美國在太平洋上最易遭日本攻擊之屬土，島上有馬尼剌軍港，駐有美國之亞細亞艦隊。

在南太平洋美國有資資伊拉軍港，位於薩摩亞羣島之東南，可以切斷日澳的交通。

以上已把美國在太平洋之地理形勢及其主要根據地一一敘述，我們如果聯絡馬尼剌，關島，資資伊拉，珍珠港，巴拿馬，桑第哥，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他池，哈佛，等地成爲一線。則全長約一萬五千哩，形成

一不等邊之多角形，將日本全國自東南北三面加以遼遠的包圍。但這種遼遠的包圍，對於防禦堅固，地勢優良的日本，是很少進攻的可能的。

c英國　英國在東向的航線上，有七個主要的海軍根據地，即（一）直布羅陀，（二）馬爾太，（三）亞丁，（四）孟買，（五）可倫坡，（六）新加坡，（七）香港，但在太平洋上的，則只有新加坡與香港二地。

新加坡正在蘇彝士運河澳洲及遠東的當中。其形勢之重要，無與倫比，實為太平洋西方之總樞。英國保持新加坡，就是保持英國在太平洋的屬土印度，澳洲，巴布亞，新西蘭等地的安全，新加坡實在是英國在太平洋上的唯一重鎮。

香港距日本之台灣很近，是英國在遠東的海軍根據地，也是英國侵略遠東之前哨。但頗受日人威脅。日人池崎忠孝曾說：『苟英國之態度稍有可疑，日本即將起而奪取香港。』又說：『日本如堅守香港及菲律賓，則英國艦隊除遙望香港天空，切齒扼腕而外，別無善策』。可見日本野心之一斑，也可見香港地位之重要。

澳洲同新西蘭都偏在南方，與日本的南洋代管島嶼距離很近。距新加坡則較遠，也是受日威脅的地方。此外，英國在太平洋中的屬島，尚有非濟羣島，諾佛克羣島，皮提喀恩島，埃里西美島，費愚克斯羣島等許多小島。但都沒有良好的軍港。

太平洋東岸的加拿大，也是英國的屬土，但也沒有良好的海軍根據地。

大抵說來，英國在太平洋的領地，多偏在西南，而又大多被他國的領地隔斷，同時又沒有良好的海軍根據地，這是英國的大缺點。如果英國的海上霸權一旦喪失，則這許多領地間的聯絡必被切斷而一一為他人佔領，此為英國目前的最大煩惱之一，也是英國屢屢對日讓步的一個理由。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在太平洋的地位最為鞏固，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美國次之，守則有餘，攻則不足，英國最劣，攻既不能，守亦不易。這是三國在太平洋上的地理形勢。

（三）三國設防情形

•依華盛頓海軍條約第十九條的規定，英，美，日三國應維持下列領土或屬地防備和海軍根據地的現狀，即：

（1）美國在太平洋上現有或將來取得的島嶼屬地。但美國附近海岸，阿拉斯加，（阿留申羣島除外）和接近巴拿馬運河地帶的島嶼及檀香山諸島不在內。

（2）香港和英國在太平洋上東經一一〇度以東現有或將來取得的島嶼，但（甲）加拿大海岸，（乙）澳大利亞及其領地，（丙）新西蘭不在內。

（3）下列日本在太平洋的島嶼領地和屬土——千島列島，小笠原羣島，奄美大島，琉球羣島，台灣和澎湖島及將來日本在太平洋上獲得的島嶼或屬地。

可是有野心的國家，根本就視條約如廢紙，並不依照這個規定，而秘密的設了許多防禦工事。現在把目前各國在太平洋設防的情形記在下面，可以看出這種競爭的嚴重性。

A日本　日本的海岸很長，因此其防禦也比較不易。在前節討論其地理形勢的時候，我們已經大略看到了她本國的設防情形，實在是非常鞏固

，美國的一位海軍將軍曾說過：『要想進攻日本，非有比日本強大三倍的海軍不行』。故日本對於海軍的進攻，儘可以高枕無憂，萬無一失。但是，除了海軍以外，空軍也是可以毀滅三島的，日本最怕的也就是空軍，其努力設防的目標也多在避免空軍的來襲。今分三面論之：

（一）北太平洋方面　從此面有二條可能的進攻路線。一為阿拉斯加方面的，一為海參威方面的。日本為了防備美國自阿拉斯加來的空襲，已經把千島列島和北海道武裝起來，建築空軍根據地，且常有空軍駐守，但這還不是最大的威脅，最大的威脅是蘇俄在海參威方面的空襲。海參威的俄國空軍，其活動半徑把日本三島完全包括在內，實在是日本最大的懊惱，日本除了極力準備防空而外，更在朝鮮和我國的滿洲境內設備，準備一旦有事，則馬上佔領海參威，以除去心腹之患，因為不佔領海參威，則日本始終免不了危險。

（二）中央海上方面　這是美國依照檀香山中途島，關島的航路而進攻的路線。日本對於這方面的防務，是利用其代管島嶼為潛艇和空軍的根據地，以切斷美國的海軍進路。日本已在限制設防的小笠原羣島秘密築港，並在其南洋代管島嶼上秘密建設空軍根據地，且常有定期的聯絡飛行，名義上是發展商務而實際上是設防。

（三）菲律賓方面　菲律賓距日本台灣最近，是美國海空軍的根據地。日本在台灣駐有海空軍，並築有馬公基隆等要塞，以防備美國海軍的北侵。而且日本在台灣的兵力還可以壓倒美國而奪取菲島。這是美國退出菲律賓的最大原因之一。在條約上台灣也是禁止設防的，可是在這日本高唱「北守南進」的時候，台灣實際上已成了日本的軍事重鎮了，從下面一段消息可以看出日本最近在台灣極積準備的情形。

據華聯社今年四月八日台北電，日本政府預定於半年後，使台灣成為一軍力極強之根據地，其第一期計劃為改進要塞砲台，封鎖各軍事要塞，如軍港，飛機場，及陸軍根所在地等等，隔絕外界窺探其武備情形。第二期計劃為增加陸軍二萬五千人，改進軍事工業。空軍方面亦擬增加一倍以上，同時在沿海適當地域，增築飛機場若干所。此項機場，務求便於協助海軍作戰。海軍艦隊亦擬增至現有之二倍，由第三艦隊負責指揮一切。第三期計劃為積極充實海陸軍內容及各種近代軍事化學設備，至於軍事交通方面，除已將縱貫台島南北之鐵路幹線完成雙軌及增築支線外，復強徵民工，完成全島公路網。

這是今年四月的事，距今已有半年了，現在台灣的總督已改由武人充任，其進行設防較以前當更為積極無疑。

（B）美國　日本既不顧一切的廢止了海約，則美國必在太平洋各屬地設防，乃是當然的結果。因為美國既不能退出太平洋，便不能不充實太平洋的武備。否則，美國必將不能自救而被日本根本驅出太平洋。

（一）巴拿馬運河　軍事家白華特曾說過：『巴拿馬運河主要的使命，在增進美國的安全。』可以想見巴拿馬運河的重要。

巴拿馬運河的軍事工程是很偉大的，化在防備方面的費用計有七，三八一，〇〇〇鎊。運河的兩端附近都築有堅固的炮台，在巴拿馬灣中的三小島上，更裝有威力很大的巨礮，而巴河洋面，水深而無急流，又頗利有潛水艇和水雷的活動。美海軍委員會曾對巴拿馬運河的防務表示贊許，美威福爾將軍也承認巴河軍備的完善，他說：『在敵艦駛近能炸毀巴河距離

以前，早就給巴河礮台的礮火擊成粉碎。』可見要想進攻巴拿馬運河是很不容易的。

（二）夏威夷　夏威夷東與加里佛尼亞半島，北與阿拉斯加半島南與薩摩亞羣島的距離幾乎是一樣，實在可以說是美國在太平洋的心臟。夏威夷羣島的珍珠港在一九一八年才正式開放，有容納巨型隊的船渠，有大規模的造船廠，還有可貯七十萬噸煤油的大油池。本年五月的中旬，美國海軍軍令部長史丹德萊將軍曾聲稱：『美海軍部擬在珍珠港立刻建造一所主力艦用的大浮塢，經費爲一千萬美金。』最近，美國更充實了夏威夷的空軍，並常作大規模的演習，這即是說目前的夏威夷不但成爲海軍根據地，而且成爲空軍根據地，成爲太平洋上一座鐵壁了。

夏威夷島原有陸軍一萬一千人，現已擴充至一萬五千人，因爲當地的日僑很多，非有强力的陸軍是不足以維持治安的。

（3）菲律賓　菲律賓北接中國的閩粵及日屬台灣，西連法屬安南暹羅及南洋羣島，南臨婆羅洲和西利伯島，東依關島，不但扼着歐洲至歐屬殖民地的通路，並且適當澳洲及新西蘭的要衝，控制了日本海外交通路線，同時菲律賓是進攻日本的大本營，大有直衝日本沿岸一帶重心的可能。

自從一九〇五年起，美國已開始在馬尼拉設防。一九三〇年美人更用射程八萬碼，口經二十二吋的巨砲爲馬尼拉港的防禦砲。砲下附有可以在鐵道上自由搬移的砲架。此外，更於馬尼拉口外的苛勒克多耳島，加柏奴諸島，加拿波島，富拿耳島均築有强固的砲壘，在馬尼拉西北的史匹克灣，也築有堅固的防禦工事，但美國仍舊料到菲律賓不足守，因爲實在是太易受日本攻擊了。

菲律賓已經獲到了獨立的希望，可是更懷疑自己的安全，菲首任總統奎松的政綱，主要的就是鞏固國防。菲島的某邦邦議會更一致議決願將該邦永遠隸屬美國，作爲美國的海軍根據地，菲島的青年目前正受着强迫的軍事訓練。美國對日主戰論者麥克亞瑟將軍已被聘爲菲政府的陸軍顧問。總之，菲島的防務是在積極的進展中，恐怕比日本强化台灣的工作，還要積極。

（4）關島　關島是太平洋的咽喉，牠距日本很近。同時又居於夏威夷與菲律賓的中間，構成夏菲間的一道軍事橋樑，地勢非常扼要。美國在關島有六座砲壘，但都沒有完善設備，因爲受限制設防約束的緣故。關島常駐有空軍二中隊，及海軍五百人，和潛水艇驅逐艦若干艘。該島的海軍，是由美總統直接任命海軍軍官統制。除特殊場合之外，外國的商船都一律不準停泊。最近美國更聲稱將强化關島的防務。可見美國對於關島的注意。

（五）阿拉斯加與阿留申羣島，　阿斯拉加居太平洋三角形的頂點，適當亞洲與新大陸的中心，其距日本與美國幾乎是一樣遠近，實在可以說是太平洋東西兩岸的橋樑。阿拉斯加是空軍的總站，平時就有七十二個飛機場，四七〇英里的鐵路，及三十五個軍用海底電報和電報站，可以想見美國設防的積極情形。

阿留申羣島是進攻日本最便捷的根據地。美國在此地已建有飛機場及潛艇根據地，美陸軍部更差不多每年都有幾度的調查，準備改善該地的防務，最近美阿的不着陸飛行，大獲成功，愈是表現了該地軍事佈置，正在猛進。

（C）英國　英國在太平洋的海軍根據地，以新加坡和香港最爲重要，此外，在澳州尚有錫德尼赫巴得二港。在新西蘭尙有威靈敦港，但都沒有多大重要性。

（一）新加坡　一九二四年的時候，英海軍總長阿米立氏曾說過：『新加坡在世界上，爲英國最要之區，既爲英國最富饒最發達之屬地，又爲印度的門戶，英國四分之三的領土和四分之三的屬民皆環聚於此。』又說：『英艦隊之能馳援澳州，新西蘭，必藉新加坡爲其唯一的兵站』。的確，新加坡的地勢實在太優美了，簡直可以說是英國的「生命線」。

英政府在歐戰以後不久，便着手在新加坡設防，初定經費爲一千零五十萬鎊，雖外受日，美之反對，內遭輿論之攻擊，亦不顧一切，毅然進行。惟將其經費減爲七百七十五萬鎊而已。至一九二九年，其新加坡根據地全部設施預算案，更爲龐大，單是繼續費預定總額，已在一千萬以鎊上。「九一八」事變以後，新加坡的築港工程，更是加緊進行，據說今年年底便可以完工了。

新加坡的築港，英國各自治領地的助力實不在小，澳州，新西蘭等地，都擔負了很多經費。目前新加坡海岸的平地，已經建有很大的海軍煤棧，油庫，軍械庫，等等。更築非常堅固的砲台。至於空軍根據地，眞是多得不可勝數，依英國的計畫，每隔一英里，即須有一飛機場。新加坡的無線電台，可以常與倫敦通消息，並且城中還建有許多歐式民房兵壘，準備萬一之變。

在今年十月十六日，曾有飛艇五艘自英東飛至新加坡，以增加新加坡的空軍力量。更據路透社二十日的電，新加坡海港擴充的計劃，進行甚速，所需經費達一百二十萬鎊之多。將來此項新船埠完成，新加坡即將擁有東方最完備之船塢設備云云。這些消息，都是告訴我們，英國眞是在那裏「埋頭苦幹」。

（2）香港　香港爲英人在華之軍事根據地，素極重視。最近更加緊發展香港新加坡航空線，使與星澳及荷印航空聯爲一氣。並增加空軍兩大隊及陸軍兩師團，同時加强海上各島嶼要塞之防禦力。在四週島嶼要塞，增加新式大砲，高射砲，並建築隧道砲壘。在九龍半島新界方面趕築可容五百架飛機同時升降之大飛機場。並挖空鄰近山崗，造成地下機庫，及汽油，軍械，糧食之儲藏庫。九龍四週諸小山中，均有軍事設備，其工程約於今年內可以完成。英內閣並決定撥二千萬元，在九龍建築可容六萬人之大營房，港政府更撥一百五十萬元建築公共防毒所，又命全港各樹膠廠趕製防毒面具。此爲最近香港之設防情形，可以想見危機之逼切。

（3）澳州與新西蘭　澳州目前除了拚命充實其海防外，更積極發展空軍，今年十月十九日，澳州新成立了一個國民飛機公司，該公司資本爲百萬鎊，乃是應澳政府之請，專造飛機以供澳洲防務之用的。新西蘭的海軍更爲積極，在今年的十月三日竟宣佈佔領南海的八小島，這八小島之全部面積，雖僅十六方哩，居民雖僅六十人，但在軍事上頗有價值。從以上的兩樁事，我們可以看出此二地努力設防的一班。

三國的設防情形，只是武備的增强，這種增强武備的競爭，是沒有止境的。爲了消除這種競爭，英國才在這千鈞一髮的危機中，提出了限制設防的問題。

（四）設防問題展望

日本廢止海約後，太平洋設防之進行，日見加劇。英政府爲防止關係各國在太平洋引起直接衝突起見，乃向美，日兩國接洽，主張華盛頓海約之第十九條，應予賡續。英國此舉，其用心如何，暫且不問，但其深願維持和平之好意，實不可掩沒。可是，英國此種建議，是否能順利進行？結果是否良好？尚在不可知之數，今試論之如下：

按華盛頓海約十九條所限制之設防地帶，大都偏在太平洋西部，本於日本有利，在此種限制之下，日本的國防上，實在說不到受他國的威脅。但據傳日本此次對英國的建議，也抱着反對的態度，主張應談判修改，不應維持。她所持的理由是：

一，日本屬島之禁設防務者，全逼近日本本部。而英，美之被禁設防務者，則距其本國甚遠。故日本之建築堡壘，與英，美不同，乃屬於防禦性質，實不應受條約之束縛。

二，目前空軍之破壞力，較海軍尤强。但當一九二二年締定華府海約時，並未考慮到防空問題。且蘇聯又非華府海約之簽字國。而其飛行區域頗有延至日本東京，大阪，及其他日本商埠之可能。由於此種威脅，日政府認爲加强堡壘與空軍根據地之舉，殊無受限制之必要。

基於上述二種理由，日政府遂認爲華府海約之十九條不應賡續，而應加以修訂，並且此種修訂，應以適於日本防禦之用爲基礎。

至於美國，對此建議反對尤力，甚至認英國此舉爲大不友誼的舉動。據美國海軍專家的意見，日本苟保證維持其現有的海軍力量，則美國對於英國建議，萬難贊同。蓋美國前允限制太平洋中海軍根據地，即以日本接受五，五，三，海軍比率和維持中國門戶開放爲交換條件，俾使英，美，日三國在太平洋之海軍力量，僅在自衛而已。今日本既廢棄海約，美國自當重行考慮太平洋設防問題以應付日本，否則，美國海軍力量必將爲日本壓倒，不能保障其太平洋的利益，而危及其國家的繁榮。

以上是英，美，日三國對於此問題的態度。英國贊成維持第十九條，日，美，却反對賡續，而美國的態度尤其堅決。可是，這並不是日，美與英國處於對立的地位，實際上還是日，美間的衝突，日本以前曾經好幾次提議過維持太平洋設防現狀，可見她這次的反對實非出於本意，不過想藉此以獲得「討價還價」的根據罷了。日，美這種衝突，是由於兩國海軍政策上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日本的海軍政策是在獨霸西太平洋，以遂其東亞門羅主義之實現，而美國的海軍政策則適與此相反，其目的端在保持中國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以便掌握太平洋之霸權。此種政策上的矛盾，除非一端放棄其政策，實無調和之餘地。

美，日，兩國的衝突情形如彼，英國的態度遂有舉足輕重之勢，英國的態度將怎樣呢？英，日，妥協呢？還是英，美，合作呢？這種英國的態度，實在是太平洋問題的大關鍵。

我們可以說，目前英國仍沒有放棄其與日本妥協的觀念。歐洲局勢的紛亂，已經够使英國煩惱，地中海上的義大利，更是英國的腹心之患，而且，英國在太平洋的勢力，據英人自己的預料，也萬不能和日本相抗，尤其是在這新加坡築港尚未完成的時候，印度洋的門戶還在那邊大開着，更那裏管得到太平洋的事。英國使節幾度東來，就是想同日本磋商妥協的條件，這個條件很簡單，就是要日本尊重英人在華的既得權益。

究竟英日妥協是否有成功之望呢？據吾人所見，實很少可能。以下是今年十月二十九日的一段消息，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對英，日妥協的態度。

『據國民新聞載稱，日本外交當局，對於日，英合作事件，經嚴密之研究後，已下最後之斷語，即日本並無積極從事於調整英，日關係之必要也。該報復回溯本年四月間，日本駐英大使吉田氏前往倫敦赴任之時，此項問題曾經一再提起，英，日兩國之智識分子以及兩國政府間之有利空氣，已因日本政府之決心採用他國不得干涉中國之政策而無實現之機會。該報又稱，英國已在其領土中，封鎖日貨之輸入。就貿易一方面而論，兩國間之情形，不啻已入於戰爭狀態，惟英國仍要求日本對其在華之利益，給予相當之保證，日本政府各領袖，現已覺悟此種情形之欠公允，故已準備放棄其與英國合作之概念。日本海軍當局亦曾宣稱，即使海軍條約廢止之後，日本海軍亦能完全以其本身之力量，負防護國家之責任云。』

在上面一般消息裏，暴露了英，日衝突之根本所在。日本的野心是在獨佔中國，但要獨佔中國勢非先打倒英國的勢力不可。換句話說，就是要完全奪取英國在華的地位，侵佔英國在華的利益。於此種情形下，英，日妥協當然是不可能的。

英，日既不能妥協，則英，美是否可以合作呢？英，美兩國在太平洋的利益，同樣是受到日本的侵害，本很有合作的可能。徒以英國態度遲疑，致使美國為之沮喪，直到最近，英國的態度才日趨顯明，似乎已決定同美國合作。在這次倫敦海會，英，美採取同一步驟，已見二國棄嫌修好之端。及至近東問題發生，英，美海軍在遠東的合作，遂更進一步，大有採取一致行動之勢。最近的英，美，法貨幣協定成立，英美關係，又進一步。由此種種，均可見二國之合作一致，如日本態度不變，則必有可能，且日本進逼愈甚，二國合作亦必愈早成熟。

總之，吾人可以斷言，如英，日果能妥協，則關於太平洋設防問題，美國亦必堅持其「不得賡續」之態度，而努力進行其擴軍設防計劃，不過英，日之衝突時間或可因此而稍延。至於英，美合作，則太平洋設防問題欲能解決，則除非日本承認五，五，三比率和維持中國門戶開放不可，否則，此問題必無結果可言。而繼之以起的，必是設防與造艦的競爭。

江蘇省舉行人口農業普查之商榷

趙章黼

我國人口普查，雖於清宣統二年民國元年及十七年先後舉辦，然均以方法失當，人才缺乏，交通不便，致無由獲得準確之數字，至農業普查則迄未舉行，吾人苟一研討二種普查之功用，則不難知其大有助於行政之設施，蓋戶口普查之舉行，可以知：

(一)全國各地戶口之數額，以供劃分行政區域之標準。

(二)全國各地男女選民之多寡，以為劃定自治選舉區域之根據。

(三)全國各地產業組織之概況，以為改進經濟設施之依據。

(四)全國人口普通年齡與結婚年齡之高低及其疾病殘廢之狀況，以為擬定促進國民體育之計劃。

(五)全國壯丁之數額，以為施行徵兵之準備。

(六)全國成年文盲與學齡兒童之人數，以為籌集教育經費之標準。

(七)全國各地人口分佈之狀況，以為警衛力支配之根據。

農業普查之舉行，可知：

(一)全國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及農田之總額，以定土地分配之計劃。

(二)全國各種農產品及副產品生產之數量，以為調劑糧食之依據。

(三)全國土地利用及生產進行之狀況，為以農事改良之張本。

(四)全國農村社會實在之情形，以為改善農村經濟設施之根據。

是知欲覘一國之情勢與定施政之策略，非藉助於戶口及農業普查不可，蘇省年來庶政日新，建設猛進，目前尤注意搜集資料，以為促進國民經濟建設之依據，觀乎國民經濟建設委員會江蘇省分會之工作大綱，吾人即不難得其梗概，該會確定舉行人口農業普查為重要工作之一，並附以工商礦漁鹽交通運輸等項且已籌有的欵，洵足為他省效法。（註一）惟舉行普查，工作繁複，非集思廣益，斷難臻於周密，謹就管見所及，為我蘇省普查當局，略陳普查實施後，應有之準備與應取之步驟，蒭蕘之言，諸祈垂鑒。

一，普查法令宜早日公布

法律為執行一切政事之根據，是以歐美各國，於未舉行普查前，莫不先行公佈法令，確定調查手續與程序，以使普查事務之執行，有所依據。我國宣統二年民國元年及民國十七年舉行人口普查時，亦均訂有章程，所惜者民元之章則已告散佚，十七年之戶口調查統計報告規則及表式，其內容似嫌失之簡略，光緒三十四年之戶口調查章程，雖

註一：見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中央日報專載欄。

較爲可觀，然以時隔數稔，政體變易，亦難適用。且農業普查法規，則從未頒布，故蘇省現在急宜揆度本省省情，及參照英比法西日荷美等國之成法，先將國勢調查之大綱，制定於法律，是後每次國勢調查之細目，則另以法令定之，蓋大綱既張，規矩自立，每次調查結果，當可便於比較，細目不定，可依社會現象之變化，隨時加以修正，自能適合於當時之情形。所希蘇省普查當局，先着祖鞭，將來可以施行結果，供中央政府訂立普查法規之參考也。

二，行政組織宜力求完密

普查事務繁重複雜，故全省普查處應速行組織成立，賦以執行普查之全責，其內部部份組織設立之先後，應以事務之需要爲準則，至於主持人員，任用前應嚴密選擇，任用後宜予以全權，俾得展其所長。至爲集思廣益起見，於普查前一二月內在省方宜聘請國內有名統計專家，組織諮詢委員會，以獲得技術上之指導，在市縣方面由技術指導主任·市縣長·市縣政府各部份主管人員及地方名流紳士，合組普查事業促進委員會，以謀取得當地官民之贊助。

三，區域劃分宜適合本地環境

各國劃分普查地域之標準，殊不一致，如印度·加拿大·西班牙·日本·德意志等國依據行政區域·美國依照司法區域·英國根據登記區域·及瑞士之按照教士區域是，我國歷次舉行戶口普查時，其所採用之標準亦不同，如宣統二年之戶口普查，在已施行自治地方，則以自治區域爲標準，未施行自治地方，以舊日之行政區域爲標準。民國十七十八等年各省舉行之普查，或採取傳統上之保甲制度，以牌甲爲單位，或由察警指揮，以警區爲單位，至農業普查各國多有於戶口普查時附帶舉行者，故其區域劃分之標準多與戶口普查同。總之關於普查區域之劃分，在適合本國或本地之情形，此固確然不移之原則也。目前蘇省之行政區域計劃分爲六十一縣，及一普通市，故此次普查區域之劃分，不妨以每縣市爲一指導區，區設政治指導主任一人，担任輔助執行普查之一切事務，技術指導主任一人，技術助理員二人，担任訓練及監督各監察區監察員之職。次按各縣市各地之地勢交通及人口以劃分監察區，區設監察員一人，担任監督普查，複查，審核及彙送已塡表格之職，惟每區不得過一千戶，因恐監察員之事務過繁，有流於敷衍塞責之虞也。最後每監察區復按戶數及調查之難易，劃成若干普查區，其大小則在鄉村以每保或一保五甲爲原則，約爲一百五十戶；在市鎮以每二保爲原則，約爲二百戶，因其交通較爲便利，調查自易也。惟此種分區工作須於普查前二月完成，並須繪就略圖，載明各鄉村堡之名稱，鄉鎮公所與小學校所在地以及其相距之里程數，以便查考。

四，選用人員宜力求稱職

人口普查人員在德爲教職員與學生，在法爲小市市長或學生教職員，在俄爲黨員與人民團體之代表，在日荷爲政府職員，在西班牙與愛爾蘭爲警察，在葡爲縣州長及僧侶，在中國如宣統元年之人口普查爲警察與紳士，民國十七年南京市之調查爲黨員公務員憲兵教職員學生，福州市之調查爲公務員教員學生，天津市爲警士街段長副及村正長副，昆明市爲小學教員，至農業普查人員各國亦多有同時由人口普查

員兼任者，總之人員之選用亦以適合本國本地之情形爲標準。蘇省敎育素稱發達，普查人員之選用，諒無才難之歎，故監察員可就監察區內學校敎職員敎育行政機關及行政機關職員與鄉鎭長中甄選之，以居於本區內爲原則，因如調用縣府或非本區內之人員担任，必須負担其食宿費用也。普查員可以識字之保甲長中小學校敎職員及中學學生充任之，蘇省共有七，五三七，八二一戶（包括江寧縣），以每千戶設一監察員計，約需監察員七千五百三十八人，又六十縣共有七一七，七八六甲（包括連雲市），以平均每十五甲設一調査員計，約需調査員四萬七千八百五十餘人及江寧縣共有九〇，九〇三戶約需六〇六人，加以預備補充人員（估總人數十分之二），約共需監察員九千人，調査員五萬七千四百餘人，合爲六萬七千餘人，現蘇省共有鄉鎭長八，〇六六人，省市縣及私立中學敎職員四，四四一人，高初中，鄉村師範，師範及職業學校學生四萬一千〇二十五人，全省各種社會敎育機關敎職員三，八〇二人，（註二）曾受大中學敎育之保長一八，一三二人，省縣私立小學敎職員二五，一五六人，大中小學敎育之甲長六五，八六五人，合爲十六萬六千餘人，已遠溢需要之數矣。即有少數縣分，其受敎育之人數較少，亦可以曾受私塾敎育之保甲長及當地之其他智識份子補充之，想不虞有人材不敷之憂也。

論者或謂鄉鎭長保甲長之工作，在平時多爲代表縣政府軍隊或民團，以征派捐稅及力役，人民視之莫不顰首蹙額，以之担任調査複査之責，恐難以獲得眞相，不過蘇省政治目前較上軌道，鄉鎭保甲長多盡力於自治工作之推進，加以若輩半受訓練，爲地方上較有資望與智識之分子，以之從事于調査及複査，並自本家査起，想大足以減少愚民之畏懼心理，此次主計處統計局在江寧縣舉辦試査時，鄉鎭長多勉力相助，並以身作則，從自家先行塡報，鄉民無不風從，此頗足資吾人參証者也。

至選用方法如（一）普査員及監察員之由保甲長及鄉鎭長担任者，須由區長推薦，前者應具有小學之程度，後者宜受中等之敎育。（二）前項人員之由中學敎職員學生小學校長敎員及敎育行政機關職員担任者，須由敎育機關長官保薦。（三）監察員之由行政機關職員担任者，須由其長官推薦，亦以曾受中等敎育者爲合格，蓋以各該類人員之長官，對於其屬員之學力，經驗與耐勞之精神，知之當較深切也。倘所保人員，如不能勝任時，各該長官須受相當之處分，以爲濫保者戒，至人員選定後，監察員與普査員均由縣長委任，監察員且須呈報省普査處備案，以昭愼重。

五，人員訓練宜力求嚴格

訓練之嚴格與否，關係普査之成敗，故宜妥籌方法，切實執行，玆分論訓練各種人員之方法如下：

（一）各縣技術助理員應由各縣就所屬職員中之曾受大學專門或高中敎育者選送二人至三人，赴鎭江受訓，授以普査及人事登記之各種專門學識，其期限至少爲三星期，訓練完畢後，回縣担任普査技術助理員及主辦人事登記指導員之責。

註二：見江蘇省保甲總報告一〇五—一〇六頁；二一二—二二五頁。

見江蘇教育概覽第四篇。

(二)各監察區之監察員與普查員由技術主任及技術助理員按期分赴各區訓練之，蓋如此可免集中訓練食宿之費用與長途跋涉之苦。其訓練方法爲授以普查須知及宣傳綱要，告以調查時應取之態度及解決普通困難之方法，尤須使其先行試填表格，以驗其是否瞭解，與詳述普查之重要，以喚起其爲公服務之熱忱。訓練既畢，察其成績，不勝任者淘汰之，倘當時應受訓練人員，如有推故缺席者，須由政治指導主任，設法傳到之。

六，人口農業標準之確定宜適合本國情形

在人口方面，調查之標準約分在場人口（事實人口）與常住人口（法律人口）二種，在場人口乃現時居於調查區域內之人口，包有常住者與客居者兩種，採用是種標準者，爲英印義等國，其缺點爲普查後暫住者陸續散之四方，離境他往者逐漸返歸故里，若無精密之人事登記繼其後，則普查後之人口，已非根據普查資料整理所得之統計，所可代表，自難據之以爲解決食糧住屋失業等社會問題及劃定選舉與行政區域之張本。然其優點在簡便易行，蓋調查時不必問其爲常住者與否，當所定調查之一刹那間，在場者則計入，不在者則否，是則定義明晰，當不慮有重複之弊也。常住人口爲以本調查區爲其習慣上之住所與生活之根據，含有在場者與他往者二類，採用是種標準者爲美、加、丹等國，其優點在足以補救調查在場人口之缺憾，其缺點則爲臨時住址與永久住址之難於區別，與夫公共處所住居人口、寄居親友、及在外謀生者，有將一人重複登記之弊，故法蘭西、比利時、德意志等國多同時調查上述二種人口，凡常住而在場者，常住而他往者，不常住而在場者，均加詢問，將來統計時分別歸類，則可兼得一地之常住與在場人口，以補救單獨普查一種人口之不足。蘇省此次普查，個人以爲不妨取法法比等國，蓋以吾人固欲查得在場人口，以知全省目前人口之確數，亦希查得常住人口，以爲解決一切政治社會及經濟等問題之根據也。惟實施時所極應注意者，即第一對於常住之標準，須設法確定，主計處統計局此次在江寧縣舉行試查時，規定一年之中有半年以上住在本區者，則視爲常住，否則視爲偶然在場，施行尚無困難。第二舉行普查後須繼辦人事登記，則隨時可知蘇省人口之數額矣。在農業方面，各國普查之範圍亦不同，如按照一九三〇年美國第十五屆普查條列之規定，凡三英畝以下之田地，除於一九二九年其產品價值超過二百五十元者，不必填報。又如愛爾蘭自由邦，愛索尼亞，及日本於一九二九年舉行普查時；關於農場則無最小面積之限制，凡農地一律均須普查，蘇省此次普查，宜以此爲法。

七，普查項目之多寡宜與智力財力相稱

各國人口普查之項目，以其普查目的之不同，與智力財力之各異，故內容不一，多寡懸殊。然據朱祖晦先生分析各國普查表格所得，而知姓名，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及職業等五項，同爲各國所調查，其他如敎育程度，國籍，出生地，語言，宗教，殘廢，住宅情形，失業，結婚，所生子女數等問題，則殊不一致矣。一八二七年在俄京舉行之第八次國際統計會議有鑒於此，乃決議姓氏與名稱，性別，年齡，與家長之關係，婚姻狀況，行業與職務，信仰之宗敎，習用之語言，繙讀之能力，出生地與籍貫，習慣或本籍住所，聾瞽啞癡或

精神病等項，爲人口普查時之基本問題，必須加以調查。

總之調查項目之釐定，應以所期之結果與本國之智力，及財力之高低爲標準，過多則爲智力財力所不及，太少則不能達到預期之目的，是以英美二國對於人口農業普查表內所列之各欄，均經顧問委員會之愼重考慮，方始列入，個人揆度蘇省此次普查時之財力與該省國民之智力，擬調查下列各項目（一）姓名（二）與戶長之關係（三）普查日在場與否（四）性別（五）年齡（六）婚姻狀況（七）出生兒女數（八）教育程度（九）職業。

上述九項爲研究人口統計者，所必備之資料，蓋以戶口之姓名不特便於區分調查表格，且足爲覆查及核証表內事項之用。與戶主之關係足以顯示各人之民事身分，以爲研究家庭組織情形者之一助。普查日在場與否可細分爲常住而在場，常住而暫離，不常住而在場三目，爲統計人口數額之基本問題，在缺乏準確人口數字之我國，調查時尤應特別注意，性別與年齡足以判斷人類之生產能力與體力，故求得人民年齡構成之狀況，即足以顯示人民體力盛衰消長之趨勢及決定學齡兒童壯丁與選舉有權者之數目。至其計算方法，以已過年齡（即出生以後所有生日之數目）爲最妥，然我國習慣則係採用將及年齡，如嬰兒出生一日即目之爲一歲，雖目前都市中亦有依已過年齡計算者，但爲數極少，故爲適應農村之習慣計，二歲以上之男女，詢其習慣年齡，二歲以下之孩童則詢其出生之月數。婚姻爲國民增殖之根源，應加調查，故分爲未婚已婚鰥寡離異及初婚年齡五目。出生兒女數足爲研究出生率死亡率增加率性比率之重要參証，且我國農村社會習慣，樂道添人進口之喜事，故亦不難調查。人民教育程度之高低，關係國家之强弱，惟其調查標準，則極難確定，蓋我國目前私塾與學校旣並行不悖，而文盲之定義，又無一致之主張，故欲調查教育程度，似以讀書年數爲較宜，玆將本項分爲不識字與識字二目，識字一目再細分爲曾在私塾大小中學及專科學校讀書之年數等節。至於職業分正業與副業兩目，並再各細分爲行業與職務兩節，此外並另列無業一目，苟能調查確實，分類得當，則足以顯示一國職業分化之狀況。經濟組織之情形及國民經濟生活之狀況，我國歷次普查，以調查時多欠翔實，暨理時分類不當，致不能藉以覘測國民經濟之情形，殊堪惋惜。所希蘇省普查當局先於普查須知中，詳細解釋職業之意義，及其調查之方法，再於訓練普查員時，剴切闡述普查須知所載，務使若輩澈底明瞭而後已，如此方可期於完備也。

各國農業普查之項目亦多寡不一，如

（一）美國於一九三〇年所普查者爲農場、農夫之姓名種別、性別、出生地、地權分配狀况、農林地之畝數，農場及改良物之價值以及捐稅負担等，農場工具之價值，農場物場及其他地方牲畜之數目，作物及其他產品耕種之畝數及產量，灌漑及排水土地之面積以及生產之作物，灌漑排水事業之地點及性質與所投之資本等，農場林場海中礦山所生產之食粮及其他產品與分配消費之情況。

（二）日本於一九二九年所調查者爲地段號數，種類（普通旱田、桑園、茶園、菜園、果園、及其他樹木灌木種植之地別）面積，農業

戶主住所姓名，自耕地與佃耕地別。

(三)加拿大於一九一八年公佈之統計法，規定須調查(甲)已經營之田地面積與價值以及田地耕種之狀態，是否爲休種地造林地原始牧場沼澤地荒地等類，租地辦法及田地畝數以及農業建築物與農業用具之價值。(乙)前普查年或歷年農場之產品與價值及家畜數與其價值。

(四)我國句容縣於民國二十二年舉行人口農業普查時，其中關於農業部份之項目爲(甲)去年耕用田地面積，作物，蠶桑，果實，家禽及家畜。(乙)副產如作物收穫量，果實收穫量，及牲畜產品等項。(丙)農村社會經濟概況如農佃制度，農民借貸，農工工資，物價田賦，雜捐稅，糧食運銷及移民荒地等項。

(五)主計處統計局於江寧高淳兩縣舉行試查時，其擬定之表格爲(甲)農業普查試查表，分下列各項(子)土地利用及分配包括土地類別，農場經營面積荒地等目。(丑)主要作物耕作面積及產額包括作物名稱等，耕作面積，去年收穫總額，每畝最高產額，納租總額數等目。(寅)牲畜包括牲畜種類，數量，及價值等目。(卯)其他農產包括耕作面積，收穫總價值二目。(辰)其他包括債務，工業消費品（煤油洋紗洋布）租稅錢糧等目。(乙)村調查表包括灌溉設備，農民離村人數，租佃習慣及利息等項。(丙)縣調查表包括農工工資，田賦農具種類，用途及價值，農產品價格，災害及損失，主要作物耕種過程，農家常用品零售價值，金融機關，運輸及氣象等項。

此外其他各國普查時所擬定之項目，亦不一致，恕不概列，惟總觀中西各國調查之項目，其最主要者不外(甲)土地利用狀況如水田旱地，園圃，林地，牧地，池蕩及其他土地之面積。(乙)土地分配狀況如各種土地之地權分配及各類農業土地之每畝平均價格。(丙)農業生產情況如各種主要農產所佔之土地面積，收穫數量及價值，各類農業副產品之產量與價值。(丁)租稅狀況如各種田地之正副稅，雜捐，及租額，與當地之佃租制度。其他如借貸狀況，農具，肥料，灌溉，運輸，僱工及工資，農產品價格，農業災害，農業金融機關，農業建築物及用具之價值，則非各國一致所調查者矣。

個人以爲蘇省普查之項目，最要者不妨確定爲土地利用狀況，土地分配狀況，農業生產情況，租稅狀況，借貸狀況等五大項，至詳細節目之擬定，亦須繁簡適中，蓋得知土地利用之情形，足爲改進農業生產之依據，農民地權分配之狀況足供土地問題之張本，農產及副產品收穫之數量，可爲調劑食糧及工業原料之佐証，農業租稅及借貸之狀況，可供研究農民家庭經濟之參考也。其他農具狀況肥料狀況僱工及工資狀況運銷狀況及主要作物之生產過程，如經費估計寬裕時，亦可加以調查。

至關於工商礦鹽漁交通運輸等項之普查，個人以爲決不能於此次普查時舉行，蓋此次普查經費僅爲三十萬元左右，按依國防委員會普查句容一縣共費四千五百元之經驗，則蘇省平均約需二十八萬元左右，是上項經費以之爲較詳細人口農業普查，尙須設法爲極經濟之支配，倘再附帶其他普查，則爲財力智力所不許，馴至貽害全局，一無所成

，質之蘇普查當局，以爲如何。

八，調查表格宜採團體表式　人口普查表格有團體式表格（Group Schedule）及個人式表格（Individual Schedule）之別，前者每戶各立一張，以各個人之答案，連記於一頁之內，美，英，加，印等國均採用之，後者分爲家族調查表及個人調查表兩種，家族表所以載明此家共有人數及個人調查表數，個人表則係塡載個人之狀況，瑞士、法、德等國多採用之。我國如宣統時採用之査口票，民國十七年內政部頒佈之戶口調查表式，均係採用團體式表格。江寗縣於二十三年舉辦之戶口普查則係採取個人式表格，其人口調查表則以個人爲單位，戶口調查表則以戶爲單位。個人以爲蘇省此次宜採用團體式表格，蓋不特順應我國已往多次採用團體表式之習慣，且該項表格實較爲不易散佚，且便於使用機器整理。至如採用個人式表格時，則其張數太多，殊不便携帶也。

九，普查時期宜選擇適當

選擇普查時期應守而弗渝之唯一原則，即該日須爲人口移動之最少者。故多數國家如日本、比利時、義大利、荷蘭、西班牙、瑞典、挪威等十餘國，均於十二月三十一號舉行調查，其他以三四月間實施者爲較多，前者有奧地利、香港、印度、法國、埃及等國，後者有紐西蘭、愛爾蘭、美國、澳大利亞聯邦等國，此外在二、六、八、九、十等月中亦間有舉行調查者。至普查時刻多爲某日之午夜或由前日中午至次日中午，其不能於一日內普查完畢者，則以該時之人口狀態爲標準，於是後數星期或一月內調查之。我國究宜於何日普查，論者不一，有謂宜以廢歷除夕午夜之人口爲標準，而於新正初旬舉行普查者，不知新年歲屆更新，百業休業，慶賀往來，熙熙攘攘，人口之移動極繁，實不便調查，加以農民習於迷信，新年多所忌諱，故尤難舉行。有謂宜於陽歷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普查者，不知此時已屆陰歷仲冬之際，人民忙於清理各項經濟手續，無暇担任調查工作，各業收欵者，又多於此時分赴各地，人口之移動實繁，加以天氣嚴寒，塡寫備感不便，故亦不宜於調查。個人以爲蘇省普查之標準時期不妨擇定爲陽歷三月三十一日午夜，蓋該月既爲農隙之時，而去歲之經濟手續，又已清理，及其閒暇，各鄉鎭保甲長均能安心從事調查工作，其便一。鄉村農民之僉在都市中謀生活者，此時久已離室他去，人口之移動極少，其便二。暮春天氣晴明，風和日麗，利於調查，其便三。各校多於此時給放春假，可利用教職員及學生担任調查，其便四。其較感不便者，即此時尋春遊客，已動逸興，人口恐較有移動，但較之陰歷新正初旬人民之慶賀往來及陽歷十二月人民之忙於淸理各項經濟手續，其多寡實不能同日而語也。

至於農業普查時期之規定，據萬國農學會附屬之農業統計專家委員會之決議，除須適合本國之經濟情形外，並須注意各種牲畜繁殖之季節性，蓋以一年各節中其數量大有變動也。蘇省以限於經費，人口與農業普查勢在同時舉行，故不能另訂標準時期，誠爲憾事。

十，宣傳宜力求深入民間

調查之最大障碍，爲人民不肯據實陳報，甚或捕風捉影，相驚伯有，致釀成不幸之事變，故宜傳宜力求深入民間。爲便利計，可將其分爲事前與事後兩期，事前宣傳應編製淺顯文字，說明普查對於國家社會及個人之利益，公諸報章據。最近江蘇省統計委員會之統計，全省共有日報二百三十五家，分佈五十二縣，如能全體每日刊登普查之宣傳文字，則積至數月之久，全省智識份子，想多能明瞭普查之意義。縣政府再常以公示與告白，曉諭人民，則定能大收效果。臨事之宜傳

爲（一）當訓練普查員監察員時，宜力飭其回鄉宣傳，彼等素爲地方人士所景仰，如能盡力曉喻，當可深入民間。（二）舉行普查演講會，邀請地方紳士之不負調查與監察之責任者參加，示以普查之重要與利益，請其代爲口頭宣傳，如此與監察員調查員之宣傳工作，相輔而行，其收效當更宏大。（三）張貼標語於通衢廣道，使人民觸目即知普查之意義與重要。（四）舉辦輪廻演講團，以分赴各鄉演講，藉以喚起鄉民之注意。（五）散放傳單使能家喻戶曉。

總上所述事前與臨事宣傳之方法，如能切實施行，定能深入民間也。

十一，預查辦法宜擇地試驗

東方印度香港等地，爲補救國民教育程度太低及交通不便利起見，多採用預查法，其法爲於人口普查夜之前若干星期，調查員須就本調查區常川居住之各戶，逐一加以調查，記入筆記簿內，送交監督，經其詳細核閱無訛後，方始塡入調查表內。此爲普查前預查之手續，待至人口調查夜，調查員以塡就之表格，携至各戶逐一核對，如有死於該晚十二時以前者，必將其劃去，生於該時以前及在該時以前遷入該區者，則須加入，此法之優點在調查員不須有高深之程度，且免使無知農民，追憶數旬以前人口狀態之痛苦，廻溯我國歷次普查，雖多確定標準調查時日，規定最短完成期限，然以交通不便，民智閉塞，致常使調查工作，延至一二月以後，於是時而欲令無知識農民，回憶數十日以前午夜人口之狀况，殊難如願，即勉强致答，其確度實可懷疑，個人以爲蘇省此次宜先行擇一縣區，試行預查制度，其結果若佳，將來定能推行於邊僻之省區也。

至在未預查前，必須先將各調查區域之門牌號証，切實編製，以免遺漏戶口，法國統計專家于塔(M. Michel Hubər)於其亞洲各國人口普查之方法一文中，主張于普查前宜力辦住所清查，與法國統計專家于爾梅先生(M. Henri ulmer)於其亞洲各國人口清查之提要一文中，認爲普查前切實作門牌之編號，爲應用後有效之方法，均足資參証者也。

十二，人事登記或戶口異動報告宜切實舉辦

人事登記所以登載人口遷移出生、死產姻婚、及死亡等變動之狀態，藉以覘測人口變動之情形；人口普查則所以調查某一時刻人口之靜態狀況，如戶口實數、性別年齡之分配、以及婚姻職業教育等項之情形，是以如能于普查完畢後，即舉辦人事登記，以記其變遷之跡，則隨時可按籍而知戶口之總數。我國戶口普查以限於經費，勢難全國同時舉行，惟已舉行之省份，吾人渴望其能繼續辦理人事登記，以期隨時可知一省人口之確數，日後各省均能實施普查，則彙集各省同一時期之數字，即可得全國人口之總額。

蘇省目前已有三十七縣舉辦戶口異動報告，其項目爲出生，死亡，遷入，徙出四項，其辦理機關與人員在各縣城區及各市鎮之已設有健全公安機關，則由公安機關負担促督查報之責，並由區鄉鎮保甲長等協助之，其未設公安機關或公安機關尚未健全者，則由區鄉鎮保甲長負責辦理，此外各縣並設有編查保甲督促員及戶籍警，（共有一，一三三人）（註三）以專司其事，故蘇省如能就此基礎，稍加改組與充實，辦理人事登記，最爲妥善，否則亦希切實籌劃，使未舉辦戶口異動報告之縣份，於人口普查完畢後，即辦理戶口異動報告，亦不難達到吾人所期之目的也。

總上所列，其目的不外謀普查事務之切實施行暨其結果之能盡量利用，以期增進統計工作之效率，惟自愧膚陋，詞旨淺薄，尚祈海內明達，對於蘇省此舉，多抒偉見，則拋磚引玉，正僕之所祈望者也。

註三：見江蘇保甲總報告一九八—二〇二頁

孫子兵法與現代戰爭

徐慶譽

導言

中國民族以好和平稱於世，世界大同是中國人共同的理想，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傳曰：『止戈爲武。』又曰：『兵猶火也，勿戢將自焚也。』這種反對窮兵黷武的主張，已經成了中國人的傳統思想，任何侵略式的戰爭，都不能博得中國人的同情。

但人類還沒有達到大同的時候，國家不能不有自衛的武備。所以孔子以『足兵』與『足食』並重，墨子雖非攻，仍不得不注意守備。所以『非攻』之外，還有『備城門』『備水』『備雲梯』等篇。一個國家的基本力量，是建築在四個要素上面，即軍事，政治，經濟，與文化四者，四者缺一不可。在人類的『鬥爭本能』Fighting instinct 沒有消滅以前，戰爭實無法可以避免。在人類的自由平等沒有完全實現以前，戰爭也無法可以避免。若整個世界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結構，都在一條水平線上，沒有壓迫與被壓迫兩個階級的對立，而整個人類社會生活是以互愛互助代互恨互爭，那末，所有國內和國際的戰爭自無從發生。到這時候戰爭成了歷史的名詞，我們所居的世界，是一個和平大同的新世界。但是今日的我們，不是離這樣的理想世界還很遠嗎？一個國家的自衛武力，在二十世紀不是還有講究的必要嗎？我們放眼一觀西歐與東亞的形勢，十分感覺國防軍事之不可緩。一想到國防，同時就聯想到將才與戰術。『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將兮守四方？』生在今日的我們，正與漢高祖有同樣的感慨。

二千五百年前的孫子不僅是中國歷史上首屈一指的軍事學家，也許在世界歷史上，找不出第二個兵家可與孫子並肩而立。一百年前德國大軍事學家克勞士威慈K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確是全世界研究軍事的人士所共同仰慕的一位戰爭哲學家。他的名著Hinterlassene werke uher Krieg und Kriegfuhrung（復稱克氏全集 Clausewitz's Gesammte Werke）不但是德國軍人奉爲圭臬，即其他各國的軍事學家也都以此書爲近代兵書的典型。克氏全集共有十卷，前三卷專講戰略，可稱爲『戰爭哲學。』以下各卷爲戰史。前三卷是全集的精華，考其論戰爭攻守的原則，仍不出孫子兵法的範圍。孫子兵法的偉大性於此可見一斑。自孫子的時代直到現

在，兵器已經有無數次的改革，戰術也已經有無數次的變化。兵器與戰術儘管日異而月不同，然戰爭的基本原理，古今如出一轍。所以孫子一書，決不以時代轉移而減少其價值。

(一) 現代戰爭的特點

現代戰爭與過去戰爭不同之點有三，分述如左：

(甲) 由平面戰進爲立體戰

三十年以前飛機尙未發明，一切戰爭只限於海上與陸地。海陸軍的戰爭容易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故其破壞力終屬有限。自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協約國與同盟國雙方都利用飛機爲偵察轟炸的工具，爲人類數千年的戰術開一新紀元，由海上與陸地的『平面戰，』一變而爲海陸空三位一體的『立體戰。』這不但在孫子的時代所夢想不到，就在拿破崙的時代也夢想不到。自有空中戰爭以來，全世界所有防禦攻擊的戰術都爲之一變。立體戰因爲有無限的破壞力，所以戰爭的劇烈也非我們所能像想。平面戰尙有前後方之分，與戰區非戰區之別。立體戰沒有前後方之分。前方可看爲後方，後方可看爲前方。也沒有戰區非戰區之別，戰區可看爲非戰區，非戰區可看爲戰區。如深溝高壘的陣地，若敵人的空軍不來襲擊，反變成了安全地帶。處在後方的城市，雖離戰區很遠，若一旦受敵人空軍的轟炸就立刻成了危險的戰場。此立體戰之所以異於平面戰。

(乙) 由鎗砲戰進爲化學戰

古代兵器以弓矢戈矛爲主，迄火藥發明以後，由弓矢一變而爲遠射的鎗砲。自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以後，德國用毒氣攻擊英法聯軍，後來英法也用毒氣還擊德國的兵士。現在我們所已知道的毒氣有二十多種，可分窒息性，催淚性，噴嚏性，糜爛性，與中毒性五種。大量的毒氣，可用化學兵器施放。最大的轟炸機直航距離爲三千公里，載彈重量可達十五公噸。任何廣大的城市人口，都可以毒氣毀滅之。現在各國對於化學兵器的研究，嚴守秘密，還有許多毒氣沒有公開。將來一旦戰爭爆發，戰爭的殘酷，必十倍於上次的戰爭。因爲在化學戰爭威脅之下，受敵人蹂躪的不僅是戰壕裏的兵士，乃是後方的民衆。舉凡全國文化，政治，與工商業中心，都是敵人化學兵器攻擊的目標。雖然長射程砲彈可以從三百里外飛來，雖然無線電的威力可以指揮數千里外的隊伍，雖然水陸兩用的戰車可以橫行無阻，雖然機關鎗一分鐘可以發出五六百發子彈，四周掃射，但都不及毒氣的可怕。化學戰爭的威力如此之偉大猛烈，確非三十年前的軍事家所能預料。

(丙) 由兵力戰進爲國力戰

古代的戰爭，是兵與兵的戰爭。誰的兵衆而强，誰就可以致勝。直到產業革命以後，機械工業取手工業而代之，科學文明日益進步，社會的組織日益複雜，軍事與文化經濟的聯帶關係日趨緊切。如滑鐵盧之戰，英將惠靈吞歸功於英國的中等教育。普法之戰，德將毛奇歸功於德國的小學教師。可見近代戰爭與一國的文化教育有密切的關係。若單靠軍隊的衆多，沒有文化力量爲軍隊的後盾，結果還是要失敗的。再者一國經濟力量也當可以定兵家的勝負。若一國的資源不够，國民經濟衰落，財政紊亂，糧食恐慌，雖有堅甲利兵，也不能決勝於千里之外。德國在一九一八年的失敗不是軍事上的失敗，國內糧食恐慌，不能繼續支持，乃是德國屈服的一大

原因。現代甲乙兩國的戰爭，不是兩國『兵力』的決賽，乃是兩國『國力』的抗衡。所謂『國力』是指整個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四種基本力量而言。故僅有優越軍事力量，而沒有建全的政治經濟文化力量，決不能稱雄於天下。過去的『兵力戰』，祇要軍隊動員就够了，現代的『國力戰』乃是全國總動員，全國國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是總動員之一份子，換一句話說，也都是戰鬥之一員。

戰爭演進到現在的階段，由平面進爲立體，槍砲進爲化學，兵力進爲國力，可謂登峰造極。兵器進步了，戰術也革命了，但戰爭的哲學，就大體上講，不僅異地皆然，而且是古今一轍。若把二千五百年前的孫武吳起與歐戰時霞飛福煦諸名將聚於一室，開一軍事座談會，講到選將，練兵，與防禦，攻擊的基本原則，彼此不謀而同，大家都有『實獲我心』之感。

(二) 孫子兵法在現代戰爭中的地位

1 政略與戰略的調和

戰爭非爲戰爭而戰爭，乃爲國家而戰爭。故戰略應以政略爲轉移。戰略是政略的工具，兩者宜調和而不宜矛盾。戰略須預先決定。故孫子曰：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於無算乎？』(計篇)

這是說在未興師以前，須有周詳的廟算。廟算即是戰略須與政略一致，貴在不戰而勝。故孫子曰：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謀攻篇)

有甚麼方法可以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呢？這全靠運用政略。如有靈活的政治手腕，自不難使敵人就範。如拿破崙第三之屬意大利，如晏平仲之怒范昭，使晉不攻齊，都是政略的戰勝。即孔子所謂：『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若不運用政略，專以軍隊去和敵人硬拚，是最下的計策。故孫子曰：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謀攻篇)

帶兵的將領，須隨時顧到政略的勝利，不可徒憑戰略的優越，而爭軍事上的勝利。如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戰爭，奧兵大敗，以戰略論，普兵可長驅直入，直搗奧京維也納。當時普相俾士麥想對奧表示寬大，以博奧國的歡心，庶幾一旦普法交戰時，奧國不致助法攻普。毛奇將軍爲顧到政略的勝利起見，祇好把自已的戰略變更，放棄攻取奧京的計畫。這即是孫子所謂『趨諸侯者以利』的道理。

2 選將與練兵

將帥對國家負有守土保民的責任，地位非常重要，國家沒有良將，決不足以保衞疆土。所以趙不用廉頗而敗於白起，燕不用樂毅而敗於田丹。普有毛奇，始能勝法。日有乃木始能勝俄。所以孫子曰：

『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作戰篇)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謀攻篇)

將領既身繫國家的安危，苟非其人，自然不能勝任。戰爭勝負，一大半決諸將領的賢愚。孫子所謂良將，須具備智，信，仁，勇，嚴五個基本條件。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計篇)

爲將領者，『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

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何延錫注）

當大將的人，須明瞭戰爭哲學。對於攻守戰略，當有成竹在胸。孫子曰：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橈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計篇）

將領如果明瞭孫子上面所講的這幾個原理，自不難戰勝攻取。孫臏減竈殺龐涓，是運用『能而示之不能』的原理。班超擊莎車，李牧按兵雲中以敗匈奴，是運用『用而示之不用』的原理。韓信襲安邑虜魏王豹，先陳舟臨晉，然後渡於夏陽，是運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的原理。赤眉委輜重以餌鄧禹，可謂『利而誘之』。楚子伐隨，隨臣季良曰：『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可謂『強而避之』。鄧艾伐蜀，以奇兵從陰平由邪徑襲取成都，可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拿破崙征俄，俄國實行堅壁清野，焚毀莫斯科使拿翁四十萬大兵潰不成軍，這也是『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將領不但要懂戰略，還要善於練兵。有良將而無銳卒，仍然不能作戰。孫子練兵以『嚴約束』與『明賞罰』二者爲主。約束不嚴，賞罰不明，決不能練出勇敢聽命的戰士。關於孫子練兵的事實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吳王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孫子本傳）

賞罰嚴明，固爲練兵要着，然爲將領者，須瞭解士兵心理，常與士兵接近，必恩信素孚，士兵悅服，雖重罰亦無怨心。故孫子曰：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行軍篇）

練兵須恩威并用，寬猛兼施。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即孫子所謂：

『令之以文，齊之以武。』（行軍篇）

此外還有四個練兵的秘訣，第一個秘訣是『養精蓄銳，』不可濫用士力。故孫子曰：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九地篇）

第二個秘訣是『冒險輕生，』兵不冒險，必無勇氣。兵不輕生，必不死戰。凡不能冒險輕生的士兵，都沒有殺敵致果的能力。若要使每一個士兵都

有視死如歸的決心，就非使士兵處於危險環境當中不可。故孫子曰：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同前）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同前）

第三個秘訣是『指揮若定，』無論統率若干隊伍，爲將領者須有淸醒的頭腦，靈敏的手腕，與明確的決斷，始能鞏固軍心，齊一士氣。若將領有了這種素養，那末，無論帶多少士兵，都不會發生紛擾的現象。孫子曰：

『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九地篇）

『犯（用）三軍之衆，若使一人。』（同前）

第四個秘訣是『愛護士兵，』將領與士卒同甘苦，必能得士卒之死力。故孫子曰：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地形篇）

孫子選將與練兵原則，已經介紹了一個大綱，現在要說一說他的攻守戰術。

3 **攻擊戰術與防禦戰術**

攻擊戰術可分爲兩大類，一爲遭遇戰，一爲陣地戰。遭遇戰是敵我雙方碰頭，彼此衝突開始的戰鬥，雙方都是很勇猛的前進，以攻擊爲目的。戰鬥發生非常倉卒，勝負也分得很快，軍隊必須迅速展開，才不致於被敵人打敗。現代遭遇戰的秘訣，仍然要遵守孫子兵法的原理，即第一須『先發制人』，第二要『動作迅速』。孫子曰：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虛實篇）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戰篇）

『故其疾如風，……動如雷霆。』（軍爭篇）

現代任何遭遇戰術，都不能不謹守孫子的兵法。

陣地攻擊，是敵人佔了陣地取守勢，我軍去攻擊，這種攻擊與遭遇攻擊不同，不宜性急，須有周詳的計劃，方能制勝。假如敵方陣地堅固，築有要塞，就要運用攻擊要塞的方式，或挖坑道前進，或夜襲，或砲攻。但攻堅是孫子兵法所不主張的。孫子曰：『下政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歐戰中德軍攻擊凡爾登要塞，犧牲至六十萬人之多，可見攻堅的困難。

孫子攻擊戰術的原則有三：

（甲）**搗虛**——不但是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還要找出敵人的弱點，然後以全力向敵人的弱點突擊。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虛實篇）

後漢末年朱儁攻黃巾賊統帥韓忠於宛，朱儁在敵城外作土山長圍，鳴鼓攻敵人的西南。賊奔赴西南應戰，朱儁乃自將精兵五千襲其東北，乘城而入，賊帥韓忠乃降。這即是聲東擊西的搗虛戰術。

（乙）**出奇**——現代攻擊戰術，往往將兵分爲三路，中路以外，尚有左右翼。當中路正面攻擊的時候，或以左翼側擊，或以右翼抄敵人的後方，必須奇正互用，始能致勝。奇兵愈多，殲敵的機會也愈多。若有正無奇，不但費力多成功少，且有慘敗危險。關於出奇的戰爭理論，孫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告訴了我們。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不竭如山河。……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孰能窮之？』（勢篇）

『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九地篇）

側擊，包圍，設疑，設伏，都是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的奇兵戰術。凡善用奇兵的將領，必須以逸待勞，以寡敵衆，以敵爲客，而自爲主。

（丙）鎮靜——鎮靜是主將臨機應變所萬不可少的條件，無論在任何險惡環境之中，主將務須方寸不亂，沉着應戰，始能安穩軍心。尤其在攻擊的時候，若稍欠沉着，即將失敗。亞夫禦寇，堅臥不起。欒箴迎敵，好整以暇。故能所向披靡。將領與士兵都要訓練有素，才可以做到這個地步。所以孫子注重治心。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軍爭篇）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變篇）

以上所講的是一般的攻擊戰術，此外尚有火攻一項，也是孫子兵法中重要的一部分。孫子曰：

『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火攻篇）

火人是焚燒敵人的營塞及士兵，如陸遜火攻蜀軍於夷陵是火人的例證。火積是焚燒敵人的糧秣軍需，如漢高祖使劉賈將二萬人渡白馬津入楚地，焚燒項羽的積聚，是火積的例證。火輜火庫是焚燒敵人的輜重與火庫，如曹操以奇兵襲袁紹，焚燒袁紹的輜重，是火輜火庫的例證。火隊的解釋，各家意見不同，李筌以爲火隊是焚燒敵人的隊仗兵器。杜牧以爲是焚燒敵人的行伍。賈林以爲是燒毀敵人的糧道及轉運。這幾種不同的解釋，以杜牧的意見較爲合理。火攻在現代戰爭中，如飛機拋擲燃燒彈，是最可怕的一種武器。孫子所謂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五種火攻的方式，現代空中戰爭都採用了。關於孫子的攻擊戰術已說明如右，茲再說一說孫子的防禦戰術。

現代軍事學所謂防禦，部門很多，可分爲『決戰防禦』與『持久防禦』兩大類。決戰防禦的意義，是以決戰爲目的，占據陣地，繼續作戰。持久防禦的意義，是以延長時間，充實本身爲目的，不是以決戰爲目的。或因援軍未到，不得不靜以待援。或因陣地重要，事實上不得不持久佔據。或因本軍力量不够，只便於守而不便於攻。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有實行持久防禦的必要。

不論是決戰防禦，或持久防禦，有兩個基本原則非遵守不可。第一個原則，是隱蔽。如『烟幕』，『假裝』等，現代防空學家正在積極研究。又如砲台不宜露陽，堡壘務須深藏，以避免敵人的攻擊。隱蔽的方法愈奇，被敵人攻擊的機會愈少。孫子關於隱蔽的防禦，說的十分精闢。他說：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形篇）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虛實篇）

『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同上）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同上）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知者不能謀。』（同上）

孫子好像把隱蔽防禦之妙，說得神乎其神。其實他所說的那些話，都不空洞，確有至理。歐戰期中，日本出兵攻青島。駐防青島的德兵很少，日本差不多竭全力以攻之。若不假道登陸，單靠海軍還不能攻下。爲什麼駐青島的德軍，有這麼大的防禦力量呢？當時德軍惟一的防禦利器，就是一座隱蔽的砲台。戰後著者曾一度遊青島，參觀了那座砲台，的確是孫子所謂『藏於九地之下』，『敵不知其所攻』，而『至於無形』。隱蔽的長處，不但是可以縮小攻擊的目標，而且可以分散敵人的兵力。敵人既看不出我軍的虛實，我自不難多方以誤之，使得敵人疲於奔命，無所不備。敵人所備愈多則兵力愈分。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虛實篇）

軍爭篇所謂『不動如山，難知如陰』。與前篇所謂『守善者藏於九地之下』，都是一貫的『隱蔽戰術論』。在現代新式的立體戰爭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防禦戰爭的第二個原則，是利用『地利』。地利對於攻擊雖也有關係，但對於防禦的關係更大。因爲攻擊是動的，防禦是靜的。軍隊在防禦的時候能否站得住，一方面靠人爲的工事堅固，一方面還要靠天然的地形優越。防禦戰爭最宜利用天然屏障，即是山川的險阻。所以山地防禦，與河川防禦，有各別不同的戰術。這兩點孫子兵法中也顧到了。孫子曰：

『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不要自下往高迎）此處山之軍也。』（行軍篇）

這一段山地防禦的理論，現代軍事學家也絕對不能否認。關於河川防禦戰爭，孫子也說得很透徹。他說：

『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行軍篇）

現代軍事學家，講到河川防禦，有兩種配備的方法。一是『後退配備』，一是『直接配備』。後退配備，是離開河川稍遠的地方配備軍隊，這是想與敵人決戰時所採用的配備法。在河邊僅安置少數監視隊，把主力放在後方，敵人渡河的時候，監視隊略向後退，把我方主力開到預定的前線上，等到敵人渡了一半的時候，我軍轉取攻勢，在這半濟的時候，敵人一半在河這邊，一半在河那邊，雖有雄厚的兵力，也不難被我軍擊破。這種後退配備，即是孫子『半濟而擊之』的戰術。三國時魏將郭淮在漢中遠水爲陣，以拒劉備，使劉備不敢渡漢水來攻。孫子所謂『遠水』，即是現代軍事家所謂『後退配備』。

4 必勝與必敗之道

兵形猶水，變化無常，勝敗亦無常。然勝敗都非偶然。勝有勝的理由，敗也有敗的因素。自己常須立於不敗之地。孫子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即是說勝敗是決諸兩軍對壘以前，等到交綏的時候再來卜勝敗，已經遲了。孫子謂必勝之道有五，必敗之道有六，請先說必勝之道。

第一個必勝之道，須澈底明瞭敵方的情況，與己身的強弱，要知彼知己，始能百戰不殆。故曰：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謀攻篇）

第二個必勝之道要調度有方，如何以寡敵衆，以弱敵强，全在調度得法。當用大兵者用大兵，當攻者攻，當守者守，總宜量力而動。如王翦伐荊，非六十萬不可，是其胸有成竹，乃能料敵如神。故曰：

『識衆寡之用者勝。』（同前）

第三個必勝之道，要全國上下一心，軍民一體。『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此商紂之所以敗。『武王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武之所以勝。吳子也說過：『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故孫子曰：

『上下同欲者勝。』（同前）

第四個必勝之道，要事前充分準備，不可臨渴掘井。春秋時城濮之戰以後，晉無楚備，乃敗於邲，邲以後，楚無晉備，乃敗於鄢。自鄢以後，晉不失備，楚不敢攻。楚人圍莒，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所以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故曰：『以虞待不虞者勝』。（同前）

第五個必勝之道，要指揮統一，不可遙制。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因爲戰爭情況，瞬息萬狀，臨敵乘機，間不容髮。將有勇謀，就當予以全權指揮，以專責成。在昔君主專制時代，也不主張君主遙制，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岳飛逐金兵，奉召班師，功虧一簣。周亞夫屯軍細柳，軍中惟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所以攻守進退的機宜，應由主將主持，指揮乃能統一。指揮若不統一，雖有精兵良將，也不能戰勝敵人。故曰：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同前）

以上所講的是五個必勝之道。此外還有六個必敗之道。

第一個必敗之道，是不量力。以弱敵强，以寡敵衆，敵我兩方勢均力敵，而想以我方少數的兵力去攻擊十倍於我的敵軍，結果當然失敗。故孫子曰：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地形篇）

第二個必敗之道，是有好兵而無好將。兵雖可戰，若將官懦弱無能，不能統率約束，必不能衝鋒陷陣。如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將官爲士兵的首領，將官不得力，士兵雖勇敢善戰，也不能致勝。故曰：

『卒强吏弱曰弛。』（同前）

第三個必敗之道，是有好將而無好兵。將雖能戰，而士兵無訓練，以無訓練的士兵去抵禦强敵，是無異驅羊以當虎。故曰：

『吏强卒弱曰陷』。（同前）

第四個必敗之道，是將士不和，貿然應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出兵救鄭。伍參對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各軍作戰，貴在和衷共濟，互相策應，互相援救。若各軍將領不和，彼此猜忌，結果必同歸於敗。試以日俄之戰爲例，當時俄國兵力多於日本，爲什麼日勝而俄反敗呢？俄國失敗的主因，就在將領不和，俄滿洲軍司令克魯泡特金與第二軍司令格列辦伯格及俄將里內威奇三人互相水火，遼陽決戰以後，日俄兩軍對陣沙河，格列辦伯格統大軍十萬，與日將立見苦戰於黑溝台。日軍幾不能支，

當時格將向克魯泡特金建議，主張增援，並以主力攻日軍中路。若克氏採納格氏的建議，彼此合作，日軍必一敗塗地。不幸彼此齟齬，格氏稱病回國，俄軍乃屢戰屢敗。故曰：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同前）

第五個必敗之道，是一無良將將，二無銳卒，三無教育，四無紀律，是為亂軍，不堪一擊。故曰：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同前）

第六個必敗之道，是不知敵人虛實，而沒有選鋒。作戰要訣，在一鼓作氣，先鋒只可勝，不可敗。先鋒勝，則全軍都勝。先鋒敗，全軍與之俱敗。唐李靖兵法有戰鋒隊，即今之所謂敢死隊。日本乃木大將攻旅順，得力於敢死隊不少。東晉大將軍謝元北鎮廣陵，時苻堅强盛，謝元令劉牢之領精銳為先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不敢與抗。可見行軍作戰，非有選鋒不可。故曰：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强，兵無選鋒，曰北。』（同前）

以上孫子所論勝敗之道，確有見地。雖現代軍事名家，也不能推翻他的理論。

5 情報與偵探

宣傳在現代戰爭中非常重要，歐戰時各交戰國都花了許多經費，用了許多人才，專做戰爭宣傳工作。堅定我方軍民的意志，搖動敵人的軍心，與博取友邦的同情，全靠宣傳得力。最近日本擬在內閣當中添設宣傳省，宣傳的重要，可想而知。情報偵探，與宣傳表裏為一，孫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即已看到宣傳的重要，故有『用間』一篇，專論情報，與偵探的運用，及其功效。一個國家若有確實的情報，與靈敏的偵探，對於軍事上當有莫大裨益。現在各國之派武官駐劄，完全是以搜集情報為目的。軍隊沒有情報，等於聾子。沒有偵探等於瞎子。周官設有士師，專掌邦諜，其用意殆等於現代國家之遣派武官。孫子曰：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用間篇）

情報偵探的工作，非鬼神卜筮所能為，必須以人力為主。故曰：

『先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同前）

孫子的偵探法有五：（一）因間，（鄉間）（二）內間，（三）反間，（四）死間，（五）生間，分述於次。

（一）『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鄉間乃是利用敵人的鄉民，探聽敵人的虛實。如西魏韋孝寬以金帛誘齊人，使齊人遙通消息。

（二）『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敵方官吏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亦有屈居下位而不得志者。諸如此類官吏，都可利用以作我方的偵探。如魏用許攸，吳納伍子胥，秦將王翦攻趙不勝，以重金誘趙王寵臣郭開，使趙王斬李牧，廢司馬尚以趙葱及顏聚代將，而卒達破趙的目的。這都是利用內間的名証。

（三）『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敵派偵探來窺探我方軍情，我可以厚利誘之，使爲我用。或佯爲不知，示以僞情，使爲反間。如劉邦用陳平計，以重金反間項羽的部下，使項羽不信亞父，亞父疽發背而死。項羽乃一敗塗地。又如范睢將秦兵攻趙，趙將廉頗堅壁以待，范睢莫可如何，乃使人以金錢實行反間，說秦兵不怕廉頗，祇怕趙括。趙王輕聽敵探的反間，乃以趙括代廉頗爲將，秦將白起於是大破趙軍，坑降卒四十萬，趙括也被殺死。這是利用反間破敵的明証。

（四）『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我方故意假造情報，使我方偵探知曉。若一旦我方偵探爲敵所俘，必以其所得僞報輸敵，等到敵人發覺已爲我方偵探所誤，必殺死之，以雪恨。故名死間。如漢王使酈生說齊，齊罷守備，韓信因而下之，田橫怒，烹酈生。此事頗與死間相近。又如戰國鄭武公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聯爲姻婭。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聽了這個消息，以爲鄭國與胡親善，乃不設備，竟爲鄭國所襲，這是用死間的明証。

（五）『生間者，反報也。』——使我方富有才智的能員，設法與敵人的親貴接近，探悉敵人虛實以後，返報我軍，這叫生間。

以上五間，都非常重要。故孫子曰：

『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用間篇）

結論

關於政略，戰略，選將，練兵，攻擊，防禦，兵家勝敗，以及情報，偵探各端，孫子都有特殊的貢獻。以現代軍事學的眼光看來，決不會覺得這是過時代的糟粕。孫子最令後人——尤其是今日的我們——不能不佩服的，即是他那遠大的眼光。他能把住一個問題的中心，他知道軍事與一國的政治，外交，經濟，都有密切的聯鎖關係。不單是一個武備問題。除『武備』以外，他還注意到『主孰有道』？『法令孰行』？與『賞罰孰明』？這都是屬於政治問題範圍以內的。如果政治不修明，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雖有精兵良將，也不能保衛國家。

軍事與外交是一體兩面，須互相爲用。武力固然是外交的後盾，外交也是武力的中堅。如普法之戰，普能勝法，一方面是得力於毛奇的戰略，一方面還得力於畢士麥的外交。要外交與軍事雙管齊下，始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如戰國時蘇秦運用外交手腕，約六國不事秦，使秦閉關十五年，不敢與兵東向。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又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孫子深知道兵凶戰危，苟非萬不得已，不可妄用。與其以兵力和敵人決勝千里之外，不如用外交手腕折衝樽俎之間。外交純以利害爲前提。祇要辦外交的人，能以利害關係與各國周旋，自不難找到與國。所以孫子曰：『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九變篇）武力必備而不必用，若能利用外交，化干戈爲玉帛，是謀國的第一上策。

經濟是國家的命脈，國民生計所關，不能不特別重視。國防軍事雖然重要，但須時時顧慮到經濟的榮枯。如果一味擴充軍備，全不顧及國民的生計，結果必陷於窮兵黷武的亡國歧途，而非藎臣謀國的光明大道。孫子對於這一點非常注意，他不但不主張窮兵黷武主義，而且呪詛窮兵黷武主義。孫子極不贊成妄動干戈，故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火攻篇）這樣看來，無論何人，都不可以戰爭爲兒戲。因爲戰爭的消費太大，很容易使國家的經濟破產。所以孫子有以下的警告：『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用間篇）又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作戰篇）孫子苦口婆心勸人類不要以戰爭爲兒戲，縱令到萬不得已的時候非興師不可，也不宜長久用兵，以及早結束爲好。故曰：『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故兵貴勝，不貴久。』（作戰篇）我覺得孫子這些議論，可爲現代各國政府的當頭棒。世界經濟一天一天的往下衰落，人民的負擔一天一天的加重，而各國的軍備還是繼續擴充。擴軍的口號，是維持國家的安全。但擴充的結果，加緊了經濟的恐慌。搖動了立國的基礎。這豈不與國防的目的背道而馳嗎？倘現代高唱擴軍的政治家與軍事家細讀孫子的兵書，瞭解國防的眞義，與戰爭的目的，就當遵守孫子的遺言：『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愼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火攻篇）這是孫子對於現代列强的忠告！

中國是軍事落後的國家，自鴉片戰爭以來，淪爲次殖民地，至今九十一年。『九一八』砰然一聲，而失掉東北四省，冀東叛變，華北動搖。民

族生機，僅存一綫。生在今日的中國人民，回頭想起二千餘年以前祖宗的遺教，眞是感愧交集，無地自容。日本人談日俄戰史，說鴨綠江之戰，日本黑木大將的河川戰術，是學孫子『半濟而擊之』的兵法。我們的鄰國，能够運用孫子的兵法打敗俄軍。我們自己爲什麼不能謹守孫子的遺訓，而發奮圖强？這不是我們應該反省的嗎？今日我們對於孫子兵法應特別牢記不忘的，有下列的幾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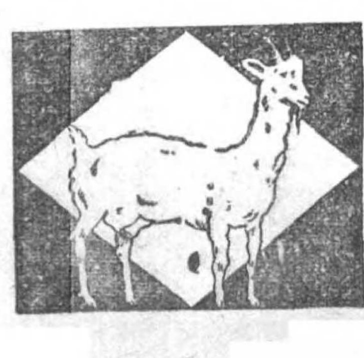
第一我們當積極準備，不可因循苟安，謹守孫子『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的教訓。

第二我們當上下一心，精誠團結，明恥敎戰，與民更始。謹守孫子『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的教訓。

第三我們如果一天走頭無路，忍無可忍的時候，就當下犧牲的決心，與敵人拚一個你死我活，謹守孫子『死地則戰』的教訓。

總之，孫子的戰爭哲學，是以軍事爲保障和平的手段，而不是以軍事爲侵略他人的工具。縱令迫於不得已而用兵，他也不主張老師費財，更不主張蹂躏別人的國家。故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孫子用兵最高的目的，是以政略戰勝於朝廷，而反對血肉橫飛的慘殺。孫子的偉大不可及，就是在此。後人的兵法不足以與孫子抗衡，也是在此。所以魏武帝稱頌孫子曰：『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序）鄭友賢曰：『武之爲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通志藝文略孫子遺說）戚繼光曰：『予承乏浙東，乃知孫武之法，綱領精微莫加矣，……猶禪家所謂上乘之教也。』（紀效新書自叙）伊藤政之助在其所著世界戰術與戰史一書中，也一再說及孫子兵法的神妙。

孫子重威信，明賞罰，兼有法家的精神。崇道德，（道，天，地，將，法，道居五校之首）講仁義，（用閒篇說非仁義不能使閒）又兼有儒家的精神。至其『先弱後强，』『欲取先與』，以及『能而示之不能』諸說，與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的理想，也如出一轍。細窺孫子的學說，眞可謂包羅萬象。若把孫子看做一個單純的武人，未免貶損了他的地位。



論奧尼爾

蕭乾

當我們接到優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獲得本屆諾貝爾獎金的消息時，我們有的是坦然的歡忻，但並不驚訝。在那麼些Best seller 的美利堅作家中，這個人值得一份國際榮譽。

一般說來，美國在許多事上都比歐洲大陸來得膚淺。他們似乎本質上缺乏日耳曼人的深淵，也沒有不列顛的沉毅。印在一般人心目中的美國文學是浮燥，詭奇，正如荷萊塢那些『泰山奪寶』的電影。多少名字在美國叫得震響，（一個Mencken 竟可以有魔力迷住多少人，想想看Will Rogers 的『短評』多值錢！）却總渡不過大西洋那岸——泗不上幾里便多爲世界文藝的主潮壓沉了。在有限的幾個作家裏，其中奧尼爾竟一氣跨過了大西洋，傲慢地步入倫敦城，又傲慢地闖上歐洲劇院。如今，他終于獲得了國際榮譽，這不是偶然的事。

傑姆士•奧尼爾，他爹，當時是演莎翁劇的名手。自從一八八八年落生在紐約百老匯飯店裏，（一個生就的流浪者！）最初七年，奧尼爾都爲他父母帶着南北奔波，過着十足的巡遊戲班的生活。但那以後，他却在很長的時期中和戲劇絕了緣。上了六年天主教學堂，一九〇六，剛進普仁斯敦大學不到一年就鬧別扭，被停了學。正軌的學校生活把他關在門外。他當了一年函購售品所的書記。像『天際線外』（Beyond the Horizon）裏所描述的航行憧憬者，他對海發生了熱戀。『發見了一個可以施展我的潛伏的浪漫氣息，我跟一個礦師航到西班牙的Honduras。八個月光景，我患了瘧疾，被遣送回家。受了不少苦，沒有摸着金子，也不怎麼浪漫。』在他父親的演 White Sister 的戲班裏帮忙了些時候，倦了，而且讀着傑克倫敦和康瑞德的航海故事，就抱着異樣的夢，又隨了一批掘金隊乘着一隻挪威輪去阿根廷了。他成天在甲板上躖躂，和水手們胡調。他學會了他們的語言，呼吸了他們的氣息，在『加來比斯之月』（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裏，那親切勁兒誰也嗅得出來。

回國來他任職電汽公司，轉運行，縫紝機器公司。得着機會，他又漂到南非州。遠航歸來，他又爲新倫敦一家報館

跑起新聞○終于，過度的勞累和多量的酒把他送進醫院○一九一二年他以一個肺病患者的名義躺在康內提克（Connecticut）療養院一架潔白的床上○在這肅穆的氛圍中，凝對着天花板，『我起始回憶』，他這樣寫着○他舒展着爬慣桅桿的四肢，也舒展起陸離的想像○

出了醫院，他寄居在長島一個友人家裏○在那裏他把自己浸在海水，陽光，古希臘和近代，特別是史特林堡的戲劇裏，整理着經驗中的聲與色○好像一個聲音在催促他，一氣就寫成了那齣從未見天日的『以妻易妻』（A Wife for a Wife）○他把兩篇戲呈給紐約的一個戲班主○那人撇了撇嘴：『戲子家孩子的戲不會好的○』他爹嫌他瘋瘋癲癲，從來沒看他有出息過○這回就閉着眼掏一把錢替他出版了○

經驗以外，他開始感到知識的需要○一九一四——五年，他坐在哈佛大學戲劇班裏聽貝克 Baker 教授的演講○他讀遍古典的希臘戲劇○『依萊克特拉守制了』（Mourning Becomes Electra）最能表徵他由古典戲劇的承襲○第一次排演他那齣 Bound East for Cardiff 的是普仁斯敦劇團○那是一九一六年的事，導演是庫克 George Cook 在 Wharf 戲院○雖是『處女作』，他處理生活的寫實而富想像的手法的非凡響○

在同年夏天，這個不很勢力的戲院又排演了他的『渴』（Thirst）○及後這個劇團又移到紐約『劇人戲院』 Playwright's Theatre去演○

這時，奧尼爾的天才已為 Nathan 和 Mencken 賞識，在他們合編的『漂亮之夥』一集裏，奧尼爾的戲竟被選進三篇之多：The Long Voyage Home（1917）Ile（1918）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1918）○

奧尼爾的『學徒時期』終于一九二零，那以後，他的長劇『天際線外』（Beyond the Horizon）在紐約上演了，並獲得那年的普利滋獎金（Pulitzer Prize）○從此，他的成功的邁進是極迅速的○那以後，他憑了『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e（1922）和『奇怪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1928）又兩度得過普氏獎金○

隨了他的成功，他變得愈發孤獨隱遁了○餐館，劇院，這些公共場所永找不到他的○

自一九一八他和 Agnes Burton 結婚後，他們便在 Connecticut 卜居○夏天，他多半住在距 Provincetown 城四英哩外，鷺角 Cape Cod 附近沙丘上一座茅屋裏，遠離文明和繁華○他最喜歡游泳○平常他總寫作半天，其餘的時間不是消耗在游泳便是划船上了○

在戲劇史上，奧尼爾永是個怪人物○想想看，一個寫過幾十個劇本的作者一生只看過三次自己劇本的上演！和海鷗獨語慣了的他，到了都市却如一隻新捕的野獸那樣羞怯○新聞記者們嘆息說：訪問他比去白宮訪問大總統還難○

記得好像十來年前（一九二八？），他曾喬裝僧侶，到過一次上海○登岸後不久他就病倒了○他以為中國是怎樣一

個風味別致的東方古國，但上海那瀝青馬路，摩托汽笛，浮燥嘈雜得一點不和美國兩樣，也那麼滑油，那麼熙攘。他失望了！在一篇自述裏，記起這件事，他說『我悶着一肚子氣離開了上海。』

由『當代作家』所刊印的像片，我們認識了一個細高的身材，有着屬於水手的長長胳臂和粗大手掌的奧尼爾。那攝



奧尼爾像

小鬍上面炯炯地放射兩隻帶點怒惱的眼睛。走到人叢中，我們想像得出他是多麼容易使人感到傲慢的威脅。這並不是由於他文藝上的成就。戲劇家哈密爾頓記他一九一四年在海濱見奧尼爾時就說『他羞怯，藏躲，總沒話可說。他有兩隻夢幻似的大眼。他既然吞吞吐吐，不大說話，我看他比聽他就更感到興趣。』註一

雖然他的每一部戲都有着逼真的現實外貌，他的手法和基調却永是浪漫的。他是一個偉大的戲劇家，因爲他有的比一個戲劇家多多。他不愧爲愛爾蘭種，他承繼了克里提克的那種神秘和詩感，對於自然又有着不甘自欺的思考。他無慈的抓住人生的醜相，無慈的以辛辣的筆表現出來。像『依萊克特拉守制了』（Mourning Becomes Electra）像『奇異的挿劇』（Strange Interlude）如果淪在任一個『流行作者』的筆下，都易寫成極『傷風化』，奧尼爾却在粗厲中燃起詩的火燄，將紛雜的人生變成情緒的節奏。用他卓絕的藝術，他搗毀了許多戲劇上的金律。他把獨幕劇切成若干段，在『瓊斯皇帝』裏，他把一個黑霸王帶進非洲森林裏去看斷續的幻象。每次他搗毀一條金律，在藝術上他得到更多的補償。因此批評家解嘲說他搗毀的是『舞台』（Stage）律，並不曾損及戲劇（Drama）律。規律搗毀者的他，有時却使用起衆人所棄的『古跡』來。在『白朗大神』（The Great God Brown）裏，他重用『奇異的挿曲』探過的旁白 Asides，而且還藏起富厚始意味的面具來。

奧尼爾的象徵主義，他的『夢的藝術』和他對于人生的悲感，無疑地多是受史特林堡的影響。他不曾用那個去駡女人，其實他寫戲時就似乎從不把女性作成觀衆。他的象徵主義是直逼生命本身的。他寫過好幾篇象徵的作品，像『拉薩路笑了』（Lazarus Laughed），其中最成功最奧尼爾的，應推『白朗大神』。

如果『瓊斯皇帝』（一九二〇）（Emperor Jones）（註二）可以列爲獨幕劇的話，這應是奧尼爾短劇中的最高峯。在這戲裏，他有一個嶄新的試驗。雖說是獨幕劇，却有八景 Scenes，而且全劇在心臟般鼓聲的節奏，是以一個人的獨

白結構成的，這個人便是碩大，聰明，在荒島叢莽的黑人羣中稱王道寡的西印度黑人Brutus Jones，因犯兇殺，被判二十年徒刑。但他終於害了獄吏，越牢逃到這個荒島稱王。在這裏，他橫征暴歛，惹得怨聲載道。白種商人告訴他四下已有叛革醞釀。全劇八景都是描寫瓊斯在這熱帶森林裏晝夜奔波的經過，藉着原始的單純鼓聲，描述一個逃亡者的心理的幻象，在藝術上，是沒有人達到過的境界。直到最後他還是爲反叛者捉到弄死，因爲他在森林中迷路，又打原路跑出。E. Bechhofer 在『瓊斯皇帝』的序裏說：『多少年來，戲劇家們企圖發見一種邁出當代戲劇界柵的作品，如今，奧尼爾解決了這個問題。』

此外『加利比之月』生動地描寫出西印度港岸英國水手的粗野生涯，特別是放縱地酖酒和嫖黑娼。襯托着這個黑暗面的背景，他畫出 Smithy 這個人物的輪廓，一個不甘同流合汚的人，然而遠遠地音樂引起了他的鄉思，他爲了忘記而飲酒。『繩』（The Rope，1918）和『早餐之前』（Before Breakfast 1916）都强烈地顯示着史特林堡的影響。但使我們不能忘記的，還是他的『天際線外』。（註三）

粗率地看來，曾獲普氏獎金的『天際線外』（Beyond The Horizon）的題材是頗平凡的；弟兄兩個同戀着一個女人，但正如奧尼爾的自述：『是美召喚我，一種遼遠不可知的美。』這劇的着重點是在描寫生命的憧憬。Robert Mayo 是一個詩人，一個夢想者。他厭倦了農事，儘想着遠航。自幼因體質孱弱，他便喜歡忘情於白雲，冥冥中時常覺得遠處有聲音在呼喚他。他和他弟弟Andy都愛着 Ruth Atkins。這劇便藉一個錯誤的安排，織出一個性格的情緒的矛盾和衝突：一個悲劇。

『安娜·克里思蒂』（Anna Christie 1922）在奧尼爾劇作中，算是結構最巧妙的了，但論詩意和哲理，還當推那部『拉撒路笑了』（Lazarus Laughed 1926）在這部戲裏，他想詮釋的是人類的來源和未來命運，多麼荒唐的雄圖！奧尼爾的象徵主義作品的極峯，無疑地是一九二六年上演的『白朗大神』。

這是一齣四幕劇，附有序幕和尾曲。在這裏，他把現實和象徵，生命和死亡打成一片。他企圖用生命詮釋生命，一個神秘的表現！剝去一切爲點綴現實而有的角色，這象徵劇的主要人物只有四個：笛昂（Dion Anthony）藝術家，白朗（Billy Brown）成名的建築師，瑪格蕊特（Margret-Anthony）笛昂妻，和茜貝（Cybel）一個妓女。開幕正是畢業跳舞會將完。笛昂戴着一個漂亮多情的假面具，爲了受不住誤會，他得掩蓋着自己的眞面目。瑪格蕊特拒絕了白朗的求愛，就這樣把那詩人，夢幻者的面具當成了笛昂。她低吟着：

『笛昂是月亮，
我是海；
我要那月亮吻着海面，
我要笛昂由天界向我下降。』

她從不想了解眞實的他，只那麼母性地爲他生養兒女，撫慰他，保障他在世界上的名譽。當他去妓女茜貝家中時，她甚而欺騙自己，裝作不相信。茜貝却沾光。她有機會看見笛昂的本來面目。在她面前，笛昂不戴面具。後來笛昂死了，把面具給白朗。白朗接受了，登時瑪格蕊特又把白朗當成笛昂。直到白朗在過度興奮中也瞑目了，她擁抱着她的孩子，溫着記憶中笛昂的影子。

這是對人生空虛方面一個澈底無慈的暴露。他揭破了青春期熱情的稀薄，把一般人視爲神聖的兩性愛剝個乾凈。他以哲學家的透視穿破了生命的虛無，用戲劇的藝術具體地扮演給局中人看。在這四幕劇裏，包含了三代。由祖父母到孫兒女，同在一個滑稽悲趣劇中扮演着。白朗的母親也是那麼一個盲目崇拜自己男人的女性。他爹又是那樣一個飽于世故的『事業家』，他根據自己的意向把兒子教育成一個建築師。白朗無可無不可。這正像笛昂失業後，白朗想請他做助手時一樣，『好吧，就幹那個。反正人得幹一件事的！』

瑪格蕊特簡直是一個母性型的剖析與匯合。像天下所有的妻子，她把笛昂看成和一切人都不同的出類拔萃的異才。連笛昂那名子都可以使她心怦臉紅。在月下，她低呼着自己：『我是笛昂太太，我的小乖乖，小寶寶』！七年以後，她成爲幾個孩子的母親了，她是這樣的吩咐笛昂：『去，和孩子們玩玩。你知道，你是我最大的！』多母性呵！笛昂死了，她撫着屍首嗚咽：『只要我的心不死，你就永遠不會死了。你永遠睡在我的心窩裏。我覺得出你在掀動，永遠在我心窩裏。』然後她又等待着白朗的吻了。四年後，孩子長大，和她婆婆一樣，馬格蕊特坐在月下對年青兒女嘆息着：『怎麼夜比以前凉多了！當我做姑娘的時候，我常在六月裏的月色下沐浴。那時候多麼溫暖，多麼明媚呵！我還記得六月裏，我懷孕的時候！』含着傷感的淚，她催着孩子們『去，跳舞去吧！』

年輕人愛的常是『愛情』，却不一定是個具體的愛人。笛昂便是這樣的一個。『我愛，你愛，他愛。她愛什麼？我愛愛情。我愛被愛。我可以隨便和誰講愛。你們愛，我們愛，他們愛，一個人愛。沒有人愛！全世界都愛一個愛人。上帝愛大夥兒，我們愛他。愛情是一名詞——一個狠狽無恥的幽靈，沿着門檻乞討生命。給價它就賣！』所以他看着瑪格蕊特自語着『我娶這婦人啦。喂，婦人！』於是他戴了面具，說起『呵，我愛你，永遠地。我發了瘋的愛你呵，直到永遠，阿門。你是我黃昏的一顆亮星。你的眼睛是藍色池沼，流蕩着金色的綺夢。你的身腰是一株嫩小白樺樹，倚着春的嘴唇向後仰。』女人被這話感動得忍耐不住了，只是『呵，笛昂，笛昂！』她呼着。笛昂俯下頭來，自語着『我愛瑪格蕊特，因爲她的盲瞽超於她的了解。』笛昂握住面具，自己吩咐着：『醒醒吧，時間到了。該起來了。生存的時候到了。上課的時候到了。學習的時候到了。學習裝假，掩藏自己的裸我。』

茜貝還不是這樣。當了妓女，她比瑪格蕊見的男人多多了。由于職業的性質，也沒男人在她面前裝君子。男人的醜相她經歷遍。明白清楚，因而她不驚奇，也不去理想化。當笛昂戴着面具去接觸她，摸問：『什麼——那種——你是誰？』的時候，她的回答極簡單：『另一個婦人！』笛昂也即刻卸去面具，鬆釋地說：『你不是道德家，大地女士！』茜貝沒功夫和他吟詩。她待他像待別的嫖客。她有現成的溫柔，給一切來到她面前的人。她知道拍拍他，問他疲倦不，並且把他舒舒服服服侍到綿軟的床上，告訴他『太陽明晨還要升起，告訴他春天終會再來。懷孕生命！永遠再來！春天再來。生命再來，夏和秋，死亡和安寧再來！』她極現實的說破了，『你也許極重要，你的生命却不值什麼。在一秒中，有一百萬條生命落生了。生命並不神聖，只有那內在的你才神聖。其餘是塵土。』就這樣，笛昂死在她的懷裏了。

這戲，如他幾乎所有的戲，充滿了夢一般的迷離朦朧，似是而非的怪味道。在象徵的氛圍裏，又擠滿了現實。他以不可比擬的藝術把生活如紙一般的扯碎。他把醜惡詩化了，又用詩把人生搗成空虛的湼般。他以不妥協的犬儒主義否定了生命全部。

這人對生命的看法我們不想，也不能推荐。每一個人，特別在不同的國家裏，都有他自己的人生觀念。但爲了藝術上更大的成就，我們推崇奧尼爾對作品的嚴肅，冒險，和獨到。

註一：見 Clayton Hamilton: Conversation on Contemporary Drama

註二：有洪深中譯本，去年在北平看過這劇攝成電影，作 Jones 的是 Paul Robinson。

註三：這戲好像在北平協和禮堂公演過。

附記

住在這個到處是 Cafe 却沒有一座過得去的公共圖書館的上海，想寫篇介紹性質的文章，除非先有準備，是頗困難的。奧尼爾業於最近獲得本屆諾貝爾文藝奬金，周報主筆先生命我約一篇介紹文章，奔走了幾處，

不是太忙便是找書不方便，而這種「應景」文章又是刻不容緩的，不得已，我只好趕出這篇劣作獻醜。幸好我們已約妥一位對奧尼爾素有研究的朋友，不久可爲本刊另撰一篇評傳，盼對這位國際作家有興趣的諸位耐心些。

也正是因爲手邊沒有一本參考書，本文關於作者身世，和「白朗大神」的部分幾乎整個地根據了我以前的一篇小論文，（已收入商務版付印中的拙著『小樹葉』裏）僅補充了一些新的材料而已。另外的，是我在學校時留的『卡片筆記』，總之實在是近於『湊文』了，心裏很不安。卡片根據的書也記不清了，查得出的有：

1. Hale: Dramatists of Today
2. Barrett Harper Clark: A Study of Modern Drama
3. Thomas H. Dickens: Playwrights of the New American Theatre

在這種狼狽情形下，爲奧尼爾作一個書目自是勢不可能的事，他的書，除了 Modern Library 的一本 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獨幕劇選）外，一向似乎多半在 Boni and Liveright N. Y. 出版，主要的長劇大略有：

1.『瓊思皇帝』（Emperor Jones，1920）
2.『猿』（The Hairy Ape，1922）
3.『安娜．克利斯蒂』（Anna Christie，1922）
4.『榆樹下的慾望』（Desire Under Elms，1924）
『白朗大神』（The Great God Brown，1925）
6.『拉薩路笑了』（Lazarus Laughed，1926）
7.『依萊克特拉守制了』（Mourniug Becomes Electra 1927）

迻譯西洋文學最艱難的莫如詩歌。比小說更容易下手的似乎是戲劇。因此『傀儡家庭』『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和『英雄與美人』在中國不但能爲大衆讀到，而且還有上演的機會。奧尼爾的戲有時却比詩還要難譯。他喜歡濃重的方言和水手的行語是事實，更難的是詩與哲理的滲合。他的每幕戲都有節奏微妙於人體的脈管，那樣起伏，只是他永具有戰勝單調，克復平庸的藝術。唯其如此，翻譯奧尼爾才成爲一件極艱難的工作，直迄今日，他的長劇似還沒人着手。短的似乎也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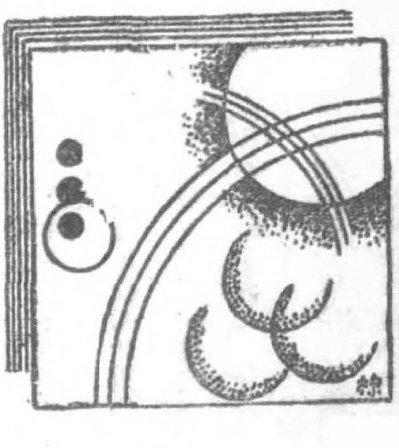
（一）「加力比斯之月」(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古有城譯，一九三〇年商務版，內包括：「航路上」「歸不得」「戰線內」「畫十字處」「油」「一條索」及「加力比斯之月」。

（二）「捕鯨」（Ile）趙如琳譯，收「當代獨幕劇選」，一九三一，廣州泰山版。

（三）「瓊斯皇帝」（Emperor Jones）洪深譯，載「文學」譯譯專號。

（四）「天邊外」（Beyond the Horizon）載『新月』某期上。

當系統的翻譯工作如『譯文』月刊和『世界文庫』方在中國萌芽的時候，我們希望這種工作的主持人不要漏掉這個藝術卓絕的國際作家。內山完造先生在他的『中國觀』一書裏指破了我們不翻全集的弱點，可還爲我們遮掩着說『只譯其精華』，我担心有時我們的翻譯家是擇其容易者而譯之。像奧尼爾，一個以『長劇』著名的戲劇家，我們却僅譯了他的幾篇獨幕劇，便未免有些太皮毛，太不公平了。



游日光

黃檳園

東京的秋天老是下雨，一下就是幾天，很像江南的黃霉時節，下了雨氣候又特別寒冷，真是夠『秋風秋雨愁煞人』，所以忽然看見天氣晴朗起來，心裏會覺得分外的高興，憶起了國木田獨步武藏野日記中『秋空如拭，木葉如火。』的名句，仰首看看萬里無雲，碧青的蒼空，側耳聽着那微細的秋風，吹動將落的枯葉，發出簌簌的聲音，使人很自然的想到莫等閒過了這好時候，且到野外去作一次旅行吧。

秋呀，秋之紅葉，紅葉的日光，日本唯一的名勝，十二個國立公園中的首位【註一】，日本人自己說：『要看日本的名勝，玩了日光便够了。』並且聽見許多朋友也如此說，剛巧學校裏發起旅行這個地方，於是我很快的便決定參加了。

鬼怒川的夜色

迷糊的聽完了星期五下午四時的一堂課，心思也全不貫注在書本上了，只遙想到我今晚又要到一個新的天地，這是多麼快樂的事。

約定大家在六點鐘以前要到淺草（Asakusa）的東武鐵道雷門（Kaminarimon）車站集合，領了一個學校裏發的紅綢標識，急忙上中華料理吃了一碗蕎麥（Soba即麪），買了一袋水菓，趕緊叫街車送到雷門，離開車的時候祇有十分鐘了。

雷門車站便在淺草松屋（Matsuya）大百貨商店）的第二層，電車正六時出發，開出了站，便是一座長橋，這時天色已經昏黑，映在水裏的無數的燈光，很像是夏之天空的繁星；車裏是太熱鬧了，同行者男女足六十人，整整的占據了這一輛車，在人家的國家裏，有這許多同胞聚在一起的機會是不多的。

車走得很快，八點半到今市（Imaichi）這一路上去都是山路，車時緩時速，到九點正達鬼怒川 Kinugawa，預定的旅館內之下人已經掌了燈在等待我們，出站轉灣便到了，大家把睡的地方安置好，就出來看夜景。

鬼怒川，日人名為文化遊樂溫泉場，兩傍都是高山，便在這兩山中間

的溪旁，建築了如此一個地方，溪中央架一大鐵橋，兩岸可通，此外上下游還有二個長的吊橋，一名小佐越（Kosakosi）吊橋，一在大隴（O-Tachi）附近，看地圖上都離我們宿處甚遠，因時間之限，都未能去看。

走過溪中央的大鐵橋，那邊有一段很短的街道，大多是賣土產的店，無非是風景畫片，和那些日本特有的小玩意兒，木板上塗些顏色的風景，再加上一個梳島田式頭髻穿花綠的衣服的標準日本美人的背影的懸掛物，這可稱是日本藝術品一個模型，一切東西上都可以引用，我便買了如此樣的一條毛巾，帶回來作爲紀念。

街上很冷落，却到處是鶯鶯燕燕的娼妓，回來便在旅館裏的溫泉洗了一個澡，這不化錢的溫泉當然是太差，據說此地道地的溫泉也祇有百分之二十的成份，恐怕比起南京或北平的湯山之溫泉尚不及。

在日本的溫泉場所，本來是男女同浴的多，我們住的旅館是分開的，不過脫衣服的地方還是在一起，並且一到晚上十點鐘，「女湯」便停放了，女人便都擠到「男湯」來洗，在日本鄉下，差不多都是如此，不足見怪的事，日本人對於兩性的關係，並不像中國那樣看得若何嚴重，我們同住有大阪來旅行的女學校的許多學生，她們也都很不介意的在這浴室洗澡；（我們的女子同志們是由旅館裏另關一室洗的。）這事情我在一日本的旅行雜誌上看見有人說過，說是「西洋人洗澡，最避免人家看見，我們（日本）的入浴場，無有改良之必要」。當然，我引這句話，也不一定是不贊成日本如此的風俗。

窗外溯風甚大，吹着紙窗格格的響，室內已生上了火盆，樓下溪中流水聲宏亮如鐘鳴，我眞感到這大自然的美妙，而怎肯輕易入睡，放過了這樣充滿着詩意的夜。

早上起來，太陽還祇照着對面的山頂，時鐘已報七點，山間的日出似乎遲一點，看寒暑表溫度爲四十二度，走上街去，風吹來有些凍脚，到附近看了兩個水力發電所，沒有詳細參觀，趕回旅館吃了飯，看那些女學生們在爭着一個桌子上寫風景名信片寄回去，她們天眞的樣子，太有趣了。

到車站，乘九點的車回到今市去，這時太陽已漸漸暖和，汽笛一聲，再會吧，山光明媚的鬼怒川呀！

華嚴瀧觀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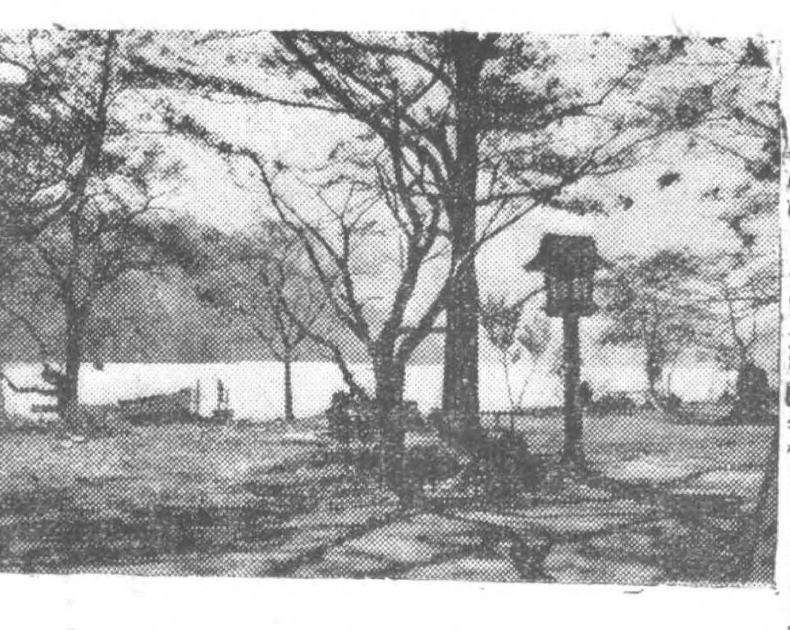
九點半到今市，乘十時的車，十時半到日光（Nikko）驛，下車再乘電車至馬返（Umagaesi），從馬返至明智平（Akechidaira）的一段，便是登山電車（Cablecar日人名爲索條車），車的上下，一面藉電力，但大半藉鐵索鍊的拉引，鐵索鍊的兩端各繫一輛車，要是一輛車上，一輛車便下，兩車的相遇地，便是全綫的中點，有叉道可供交車，坐在車裏慢慢的向山上走，看着走過的鐵道像水一樣向山下奔，一方面覺得有趣，一方面



華嚴雪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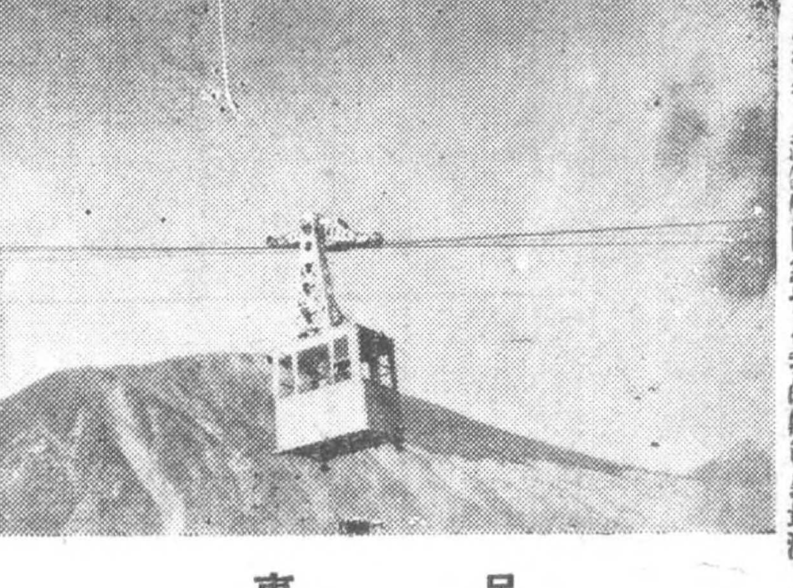
又覺得希奇，科學的力量，眞是無窮，車行十分鐘到明智平，這裏已可看閼團的山頭，回望山下的馬返，因隔了一個山峯而看不見了，明智平乘公共汽車至中宮祠（Chuguji）驛，這一條路完全在山上，但很平坦，僅五分鐘，到達時已正午，本來從馬返至中宮祠，可雇小汽車直達上山，沿途要轉九十九灣，也很壯觀，我們人多，故不能取此道。

中宮祠驛的左旁便是中禪寺(Lake Chuzenji)湖，舊名中宮祠幸湖，高度爲海拔四千三百七十餘尺，東西三里（這是日本里，每里合中國里六里多），南北一里，這湖的位置，等於是在山頂，很是奇妙，水清浪靜，面平如鏡，日人名之爲「紺碧之水」，有白帆的電氣船，供遊客乘坐，繞湖一周，取値三角，坐在船中，可看三面的青山，一面有神社前許多的大鳥居(註二)，又是赤紅色的，確實另有一種風趣，在湖畔簡單的吃了午餐，急忙回中宮祠驛的右旁看華嚴瀧(Fall Negon) 離驛約數百步，先要坐繫山而下的電梯，深三百五十尺，下去後再走一段地道，到了一個平台，便正對着華嚴瀧，華嚴瀧爲日本關東最有名的瀑布，高七十五丈，幅四間（一間合中國六尺），水勢激烈，從岩壁上衝下來，眞像一匹雪白的布，衝到下面，却都變成飛煙軟霧，其聲隆隆，看的地方離瀑布很遠，尙能很淸楚的聽到，看了這樣偉大的奇景，胸懷也像覺得開暢，頓時生出一種浩然之氣來，照了幾張相，轉過山腰去看白雲瀧，這瀑布比較小，飄轉從山頂飛下，很像一朶朶的白雲，所以如此得名，這兩個印象留在我的腦筋裏最深，到將來都很難會忘記吧。



中禪寺湖濱

為着乘一點半鐘的公共汽車回明智平，在中禪寺湖旁其他的地方當然不能玩了，到明智平最主要的是坐空中吊車，吊車亦是索條車，是完全靠鐵索鍊的拉引，一上一下，車身較小，祇能容十六人，車輪倒置在車頂，掛在空中兩根鐵索上，從這個山頭吊到那個山頭，離地下的森林，有海拔四千五百尺，到了那一個山頂，有一個展望台，便可看日光的全景，華嚴瀧也正對着，旁邊便是男體山（海拔八千二百尺），在日光是最高的山，一年中祇八月一日至七日九月二十至二十二日，許可山上，四周的山上，紅葉已有一半了，可惜我們



吊車

來得還太早一點吧，否則要是這葉子全紅後，而再變出許多的顏色來，或將更美觀的。

夕陽無限好

回到馬返，已下午三時，即乘公共汽車至東照宮Tosho-gu。東照宮的周圍，都是古老的杉並木，鬱鬱蒼蒼，很像北平天壇附近的氣概，宮為祀德川家康者，建築皆倣我國唐代，甚宏偉莊嚴，計有五重塔，御厩，水屋，鐘樓，御神輿舍，唐門，拜殿，內院，南蠻鐵燈籠，三代將軍恐悅飛越的獅子，廻龍籠，鳴龍等處，尤以唐門（即陽明門）為最精緻，華樑雕棟，美奐美輪，此外還有兩個銅亭，較頤和園萬壽山排雲殿的更大，在唐門進去，便是日本藏國寶的地方，據說要看須另外給錢，看一下至少需費二小時的時間。據說有一隻眠貓和三隻猿，刻在樑上，是很精美的，日光的土產上，都畫着那東西，我們可也未看到，在三佛堂的庭院內休息一會，院內那像茵的式樣的小松樹，很勻均整齊的植在小池旁，眞是綺麗。此時夕陽照在殿堂上，反映得更金碧輝煌，四圍寂靜無聲，微聞遠處佛寺鐘鳴，令人悠然遐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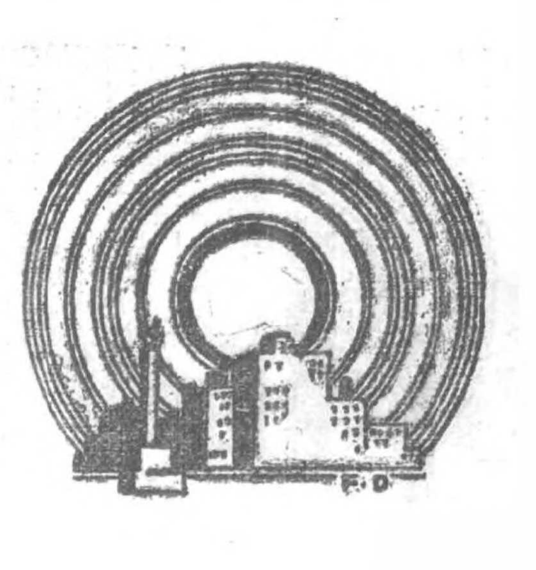
沿着古杉的參道下來，到了大谷川上的神橋，橋全部為朱紅色，橋下有如飛珠的激流，橋上不能通行，祇能站在旁邊的橋上遠望，這是一個日本色彩很濃厚的東西，但襯着秀美的青山做背景，實是非常淸雅，看得出神，幾乎不忍離去。

又乘公共汽車回日光驛，一批批來旅行的小學生真多，車站上擠得擠不開，加開了二次車，纔把他們送完了，我們大家找地方吃了晚餐，乘五時半的車回來，跨上了車，心裏又起了一種悵惘的情緒；車出了站，日光已籠罩在暮色蒼茫中，我一隻手握着車上的欄杆，一隻手向牠揮舞送別，秋之紅葉的日光又漸漸的離我們而遠去，在這裏悠遊的一日，似乎在生命史上，也值得紀念的，日光呀！明年再會，然而明年的事太渺茫，說不得了。

二十五年十月底於東京

（註一）日本十二個國立公園為日光（東京附近），富士箱根（在東海道），中部山岳（在北陸及信越方面），十和田（在東北方面）阿寒，及大賈山（在北海道），吉野熊野（在近畿方面），瀨戶內海（在山陽方面），大山（在山陰方面）雲仙，阿蘇，及霧島（在九州方面）。

（註二）鳥居是像中國牌樓樣的東西，用四根大木，兩横兩立構成，像开的形式，日本的神宮，神社前，都有這個東西。



外論介紹

蘇俄外交的現勢

日本「外交時報」十一月十五日

岡木鶴松著

在蘇聯採取以世界革命爲目標的新外交政策時，以資本主義爲基礎的各國之外交政策，爲自衛起見，乃不能不採取使蘇俄陷於孤立的外交。嗣後因蘇俄外交政策漸變穩和，而以謀其本國之安定爲第一主義，故列强亦信蘇俄外交並不拘泥理論，而在有共同威脅之時，即實行與蘇聯接近。不料西班牙發生內亂，蘇聯即對其政府軍表示同情，遂使世人疑惑蘇聯外交又回到第一期的世界革命外交，而大懷恐怖之心，此實對蘇俄外交之本質認識不足。一方又有公然與蘇聯外交對立的德義兩國，以法西斯戰線防備蘇俄，而對西班牙之反政府軍表示有形無形的同情。於是以西班牙內亂爲中心，成了蘇俄之擁護人民戰線與德義之擁護法西斯戰線，使理論外交的色彩，更加濃厚。

此外尚有以民主主義相標榜的國家，她們不偏於上述兩種之理論外交，仍依十九世紀以來之外交定義，擁護本國的利益，維持世界之和平，排斥蘇俄之左傾的外交理論與德義之右傾的外交理論，而欲將其外交引入自己之舊式外交範疇中。英國即其代表。法國本來也可以說是其中之一，但在里昂伯倫內閣成立之初，則與蘇俄之外交政策頗多共鳴，近因引起國內右派之反感，其外交政策，略有改變，不過現有德國之存在，法國決難完全離脫蘇俄的，所以法國最關心的是英俄在外交上能否一致。英俄的外交在兩種情形之下可以一致，第一蘇俄暫時放棄其理論外交，第二是兩國對第三國的威脅有共通利害，而這兩種情形發生的地方，即爲歐洲與遠東。

在歐洲要英俄兩國的外交共鳴，必須德義兩國與英對立，但是英國最近之外交政策

國際新語（恩蔭）

英王的婚事談

英王愛德華第八的好友辛泊生夫人，已經正式和她的丈夫離婚。她和英王的友誼，不僅在英國弄得滿城風雨，就是全世界各國，也都社會轟傳，引爲談助。關於辛夫人的身世，已曾在本報介紹，茲再將最近美國「時代週報」所載關於此項消息，遂譯於后，以饗讀者。



辛泊生夫人

依照英國的法律，一個男子和一個有夫之婦一同旅行，一同止宿在一個旅館裏，她的丈夫就可以引用與人通姦的罪名，向法院提出離婚。英王與辛泊生夫人，最近曾舉行一次游艇旅行，而且維也納的人都知道他們兩

，在以締結包含德義之新和平保障協約為重點，而德國之東方政策又無與英法政策衝突的理由，故英國實無以蘇俄為友而與德義相爭之必要。但是法國在地理上與英國不同，所以對德之東方政策，難以信任，故不能如英對俄取冷淡態度。如英國在西歐的集體保障條約，換言之如締結新羅迦諾的計畫成功，則法俄關係，自必冷淡，而蘇俄的理論外交，必將陷於孤立運命。但是蘇俄外交現在之還元現象乃受動的權宜的（對抗德義之援助西班牙叛軍與對國內托洛茨基派勢力的顧慮），如自願將陷於孤立，則必恢復其舊式外交的。

蘇俄的新外交術在第一期是失敗了，在第二期乃取援助弱國的形式，第三期則與接壤國親善，迨到第四期免與資本主義國家締結同盟而全失其特色，但這不過是一時的假態，而在西班牙內亂時再發揮其新外交的特色。以對立國的普羅階級為友的外交，並不是理論外交的起源，從前的美國的新外交，也是以援助外國之民主主義政府為其根本精神，故對帝國主義國家，頗感威脅。現在的蘇俄新外交，其威脅資本主義國家，更比當時美國外交之威脅為甚。總之資本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頗以蘇俄之外交為危險，尤以法西斯國家，更不能與之融和。

然則蘇俄外交在遠東的運用如何？她這種新外交在國民與國家一致的國中是無效的。但在中國則多成功之可能性，因中國深感日本的侵略也。不特中國，就是英美亦有此種疑心，所以對俄頗同情。日本之以中國蘇俄英美為敵，乃陷於最拙劣的孤立外交。如日本軍備是世界第一的完全無缺，或尚不足為懼，不過在擴張之前，財政必生破綻的。故要救日本於孤立，必須使英美相信日本在華無領土野心，要想中國政府共同防共，必須除去中國民衆的疑心為先決問題，而現在日本的外交，不特沒有除去中國對日之疑慮，反在積極壓迫中國政府，而促成其國民一致團結以對日，這不外就是幫助蘇俄理論外交之成功。

現在是左右兩種理論外交的活動時期，而使此現象具體化的，乃西班牙內亂之重大意義。至於兩種理論外交之孰有成功可能性的問題，第一要看背後之武力如何，如武力相同時，則蘇俄外交乃以多數民衆為友，頗合革命之本質，覺其成功可能性較多。

（子修）

蘇聯果將為西亂而戰乎？

Soviet Not Ready to Fight for Spain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5, 1936

Harod Denny著

蘇俄乃世界第一個「普羅」國家，計劃造成世界革命之開端，推翻資本主義，因之

全世界被壓迫工人全視之為精神的託庇所。西班牙內戰中之赤黨頗希望得到蘇俄之

人曾同宿在一個旅館裏；可是辛泊生先生，却不願援引成例，先向他妻子提出離婚。

在英國，普通離婚的手續，是丈夫預先約好一個女人，同在一家英國的旅館裏登記。等到妻子提出離婚以後，老於此道的旅館老板，就將丈夫和那個僱用的女子同開房間時登記的簿子，呈繳法院，作為離婚的證據。不用說，在這種變態的情形之下，做丈夫的，並不一定就眞有通姦的事實，但為了達到離婚的目的，不得不這樣做，其中痛苦，不難想像，無怪英國的法律家和牧師，要將這種離婚制度，認作「叛逆」和「不忠實」。

上星期，辛泊生夫人，就以同樣的方式，在依斯維區法庭（Ipswich Court），向她丈夫提出離婚，但和上次一樣，並沒有要求贍養費。照英國法律的規定，她是必須親自到庭，証明她自己是一個好人，因為假使夫妻兩方都証明有通姦的嫌疑的話，離婚是不能成立的。承辦這個案件的法官，是霍克爵士(Sir John Anthony Hawke)，他在英王的威爾斯太子時代，曾充任太子的總法律顧問五年，和

援助。因之工人運動與法西斯之首次衝突，蘇俄領袖將有若何舉動，頗能引動全世界之視線。但除表面上之同情外，蘇俄對於全世界工人之威信問題，亦大可研究之。同時吾人須知此第一個普羅國家，實亦腹背受敵，彼為圖存計，亦會試與西方之布爾喬亞國家交好。

數日前一般咸信蘇俄政府將以全力援助西班牙左派政府。過去許多外交家咸以為由於英法二國之退讓，蘇俄將不得不居歐洲國家之領袖地位。但以現在形勢觀之，則彼又以受到外交之壓迫，而又將蹈英法退去領袖資格之故轍矣。

近來蘇俄之所抉擇者，當不出戰爭與和平二途。惟彼是否肯為西班牙左派政府一戰，亦殊令人深致其懷疑也。

蘇俄外部所採取之態度，謂蘇俄之所以援西政府，並非因其為左派，而因其為一合法組織之政府，無端遭受德義兩國所資送之砲火，飛機，飛行員之攻擊，彼實不能坐視云。

外部當辯曰：倘德義干涉西內亂而不被指謫，則以後任何國家都有被攻打之危險。而作攻擊之目標者，或為法，或為奧，或捷克。因之莫斯科認為，壓制西班牙法西斯叛黨，乃極重要。此不僅左派當政問題，乃有關全世界之和平也。但蘇俄果將執此理由而戰乎？恐不到必不得已時不克實現耳。

（西夷）

德義集團的觀察

Italy and Germany Completing a Block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5' 1936

Arnaldo Cortesi著

近年來，德義兩國的關係，變幻不常，比較幾件重要的事，便能明白看出。

當一九三三年，希忒拉剛任德揆後，德義兩國的親交，宛如在蜜月中的夫婦。直到一九三四年七月奧揆道爾夫斯被刺案發生，墨索里尼和希忒拉才互相反目。所以墨索里尼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和法總理拉佛爾成立了法義協定。同年四月，義國更進一步而促成排德的斯特萊薩陣線。

本年十月二十日義外長齊亞諾氏訪問柏林，使得德義邦交重趨敦睦。這種情形就好似曾經口角的夫婦，言歸於好，而義大利在西方民治國家和獨裁制的德國中間，已作了一個最後的抉擇。

對於這種情勢的發生，受打擊最重的自然是法國，而使得它發生的，也是法國。法國不但失却了一個有益的友邦和與國，而且坐視着這位朋友和仇人去携手。義大利方面以為，這是法國的自取其咎，因為她和蘇聯締結了同盟，並且在義亞戰事中，採取游移的態度。

德義邦交的恢復，已有一年半的醞釀，

英王有着相當的關係。所以這次辛夫人的勝訴　，是早在一般人的意料之中。

美國人對於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興趣和注意，所以每次由英國來的船到美國時，都有人探聽消息。可是，忠於其君的英國人，對這件事却守口如瓶，裝飾得好像沒有這麼一回事的一樣。英國向來是一個尊重出版自由的國家，而且還自誇英國沒有新聞檢查；可是這次英王和辛夫人的事，却大大不然（英國國內的報紙上，對於這件事，都一字不提，就是那班到美國的英國人，推說不知道，當然也是欺人之談。最近來美的華德女士（Irene Mary Bewick Ward），是保守黨的女政治家，在世界婦女界中，極為活動，可是當報館記者問她這件事的時候，她却回答說：「關於辛泊生夫人，我敢担保說，我並不知道她。我老實地告訴你，以前無論在什麼地方，在任何談話裏，我絕對沒有提起過她的名字。」以華德夫人這樣活動的人，而推說不認得辛夫人，終究有點令人難以相信，由此也可見英國人對於這件事的愼重態度。

美國的 Liberty 雜誌，對於英王

齊亞諾訪德，便是這醞釀的頂點。在一年半以前，墨索里尼確曾充任過排德的斯特萊薩會議的主席，但是自義亞戰後，歐局已重大的改變了。

我們如果把德義諒解的原因分析一下，第一就可以發現兩國政權的類似。他們俱以一種政治運動的前鋒自居，他們以為這是挽救歐洲陷於混沌和共產主義的唯一希望。他們充滿了十字軍的精神，並且感到四週有仇敵環繞着。他們是英美民治主義的反抗者，同時又是共產主義的死敵。所以他們氣味相投，要成立一種共同的陣線，以求主義的勝利。

但是政治的結合，是憑藉物質關係，而不是僅靠理想的，德義的攜手，具有許多的理由，其間最著的有四：

（一）在義亞戰事中，德國對義採取優容的態度，所以義國對於德國的殖民地慾望，亦準備予以贊助。

（二）法蘇協定的成立，使德義兩國有聯合反共之必要。

（三）本年七月十一日成立的德奧協定，消除了德義間的衝突原因。

（四）蘇俄在西歐的積極宣傳。德義認為是法西兩國人民陣線政府成立的主因。

此外德義兩國更猜疑歐洲民治主義的國家，對於他們企圖採取包圍的形勢。法國締結法蘇同盟作為包圍德國的最後鏈索，義大利很怕英國在地中海方面也採取同樣的策略。英國要保持她的生命線安全，義大利是並不反對的，但是英國對於她擴軍的最後目的，不作一種担保，並且不肯接受義大利的觀點，由英法義三國調整地中海問題，這是義國猜忌最深之點。

目前的情勢，就是上述的原因所造成。至於德義兩國如何善用他們的友誼，卻是另一問題。現在德義兩國聯他們的附庸與匈兩國在內，已經造成了一個包含一萬三千萬民衆的強大集團，把歐洲由北海起至地中海止，縱切為二，他們的軍力之強大，可以和任何國家的集團，站在對立的地位了。（歷樵）

歐局危機

Europe's Wheel Comes Full Circle

The Nation, Oct. 24. 1936

歷史常常是重演的。自從法俄互助協定成立和德義重新攜手後，歐洲陰霾密佈，又有回復到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夕的趨勢。下面是美國民族雜誌編者的一種觀察：

最近比利時國王宣布恢復世界大戰前比國的中立政策，此舉對於歐洲均勢問題的直接影響還小，而其抽象的意義卻十分重大。僅就軍事觀點說，比國的新中立政策不過是

和辛夫人消息，登載頗詳，可是運到英國以後，即被當局沒收。不過奇怪的是美國報紙，雖然也有同樣的消息，但並不受當局的干涉，照常在英國發售。美國芝加哥論壇報，在封面上曾經登過一張漫畫，繪着英王跪在辛夫人面前，她的腳上穿着他的鑲着寶石的拖鞋。背景畫着牛叔叔控制着一個代表英國新聞界的人，這個人一面哭，一面說：「天呀！這是全世界上最大的新聞，可是，我祇有用眼睛瞪着別人。」

美國新聞大王哈斯脫（W. R. Hearst），對於這個消息，曾囑其所屬各報編輯，盡量減少登載，所以由倫敦發來的電報，差不多都被各報編輯自行扣去。最近，現任英王助理私人秘書之湯姆爵士（Sir Godfrey Thomas），曾與哈斯脫會談一次，傳達英王意旨，所以前些時哈氏系統之報紙，忽然接倫敦電話，囑將英王與辛夫人消息，登載第一版，其重視態度，為英王喬治第五死後之第一次。新

步武諸强鄰之後塵，從事擴充軍備而已。這對於法國，無寧說是有利的。因爲擴軍後的比利時，決不致來進攻法國，反足以爲法國北方之屛障；法國儘可集中全力去防衛東部邊境。即使德國眞有侵犯比利時的行動，比國也儘能如一九一四年當時一樣，獲得英國的援助。

可是在國際政治的「精神」方面，則比利時之採取新中立政策，其影響却異常重要而且遠大。比國此擧，不啻表明大戰後種種和平努力的失敗，不啻宣布集體安全制的死刑。未來新羅迦諸公約成立之希望，將因此而更覺渺茫；岌岌可變的國際聯盟，將因此而更增危殆。比利時縱無破壞集體安全制之心，而集體安全制却因比利時之行動而益加病入膏肓了。

據道路傳聞，比政府宣布採取新中立政策時，曾受有希忒拉和墨索里尼的壓力。無論這話可靠與否，總不能不說是法西斯主義的一大勝利。過去三年中，希忒拉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破壞集體安全制，因爲希氏深知集體安全制和國社黨所抱的主張是不能並容的；現在，希氏的目的，可謂如願以償了。

自從去年以來，國社黨的外交政策，可謂着着勝利。擧其犖犖大者而說，就有：（一）取消凡爾賽和約限制德國軍備軍縮條款。（二）恢復萊因區武裝。（三）延長兵役期限，擴充陸海空軍武力。（四）締結德奧協定，改善德義關係。（五）竭力向巴爾幹半島發展，勾結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兩國助德國抗法。（六）援助西班牙法西斯黨起而作亂，使法國在南方增加了一個新敵人。（七）勾結英國保守黨人士的成功。此外，如國聯處理義亞爭端之失敗，東歐羅迦諸公約之流產，乃至最近比利時的脫離反法西斯陣線而宣告中立，莫不有利於德國。一年以前，我們敢說希忒拉決不敢對外輕啓戰端；現在我們却只能說希忒拉不敢對西歐各國輕易挑釁；可是照目前這種情勢推演下去，我們又怎能担保明年今日，德國不變成歐洲和平的劊子手呢？

在最近的「不干涉西班牙內戰國際調整委員會」席上，英法一致拒絕蘇聯所提封鎖葡萄牙海口，俾拒絕西班牙叛軍獲得國外接濟的要求，這又可以說是德國的一勝利。西班牙叛軍糧械兩缺，必須先獲得國外援助，才能攻取馬德里，才能建設法西斯新政府。英國政府之拒絕援助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及其對於比利時宣布新中立政策之漠不關心，不能不令我們懷疑包爾溫內閣是否已經變成希忒拉的傀儡。

至於歐洲大陸方面，國際間兩大壁壘的對立已經日趨明顯，情形簡直和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夕時一般無二。所不同者，只是一九一四年時協約國和同盟國間衝突的原因，不過限於土地野心（如法國要求收回亞爾薩斯羅蘭，德國想驅逐俄國勢力東退並奪取新殖民地等等）；可是，現時歐局的危險却更甚于前。形成現在國際對立和國際衝突的原動

開的內容，大致如下：

「辛泊生夫人，已在英國法庭與其夫正式離婚，大約八個月後，她[illegible]者和英王愛德華第八結婚。據英王[illegible]親近的朋友告人，英王之愛辛夫人，完全出於至誠，而且也很光明正大，所以在英王行過加冕大典以後，就將娶辛夫人爲后。英王自己，對於他這樣做法，也認爲是極端的正當和聰明，因爲他覺得英國君主一定要和歐洲各國的皇室締結秦晉之好，是一件錯悞的事，那樣倒反而容易引起兩國間的糾紛和麻煩。所以照英王的意思，在今日而還要維持傳統的皇室互婚觀念，未免是件可笑的事。即如英王的兄弟約克公爵，就娶的平民女子，他們的生活，倒也非常的快樂和幸福。現在，如果英王和辛夫人能够結婚的話，他相信，他們的生活，可以和他弟弟一樣的快樂與幸福；而且，還可以鼓起他的興趣，實行爲人民謀幸福的素志。

「還有一層，英王[illegible]信保持世界

力，是法西斯主義和民治主義，其勢力深入社會底層，一旦戰禍爆發，決沒有一個國家能够避免不捲入漩渦。（丹楓）

國際問題的新局面

The New Phas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Nov 1936

Zimmer著

年國際問題，走入一個新的局面。德國的進兵萊因和國聯不能挽救亞國的滅亡，使歐局及世界大局發生重大的變遷。其結果的複雜與危險，甚爲顯明。本文目的在提出近幾個月來幾種値得注意的趨勢，幷指出其動向。

第一個新因素爲德國的重整軍備及在境內恢復軍事統治力量，歐洲均衡，因此變更。德國能够如此者，原因很多，但主要關鍵爲英國的輿論。英人以爲條約對於德國空軍及海軍的「人爲限制」不能長久。德國重整軍備後的局面，固然危險，但是自然的。故主張英國對於德國不應壓迫太甚。歐洲均衡既然改變，德國恢復了一九一四年前的地位，所以歐洲各國皆惴惴不安，急於戒備。英人雖然幫助德國解決了條約上的不公平，但德國問題仍成歐洲擾攘的中心。德國問題並非由條約或大戰所造成，乃由於政治上的偏見。但德國問題影響到英國或歐洲各國時，英人應求自保。

第二個新因素爲國聯不能作集體安全的的最後保障。國聯所訂的條約，到時不能實行，訂約的國家，又自行毀約，這是國際系統的一個大打擊。現在有人提議改組國聯，這只能作學理的討論。國聯的目的在保障和平，能够確保和平，她在國際政治中方能占重要地位。不幸現在的國聯缺乏合作。國際間所以不能合作，主要原因，由於民主政體。民主政體並不如威爾遜所想像的要走向大同世界，而相反的偏重國內和地方問題，所以造成國際合作心理上的障碍。因爲此種離心力的存在，故歐洲各國的輿論，漸漸與北美國家所倡的孤立政策和中立政策相同。各小國對於國聯的希望減至最小限度，各大國但求自己領土不受侵犯，不求國聯保護。戰後初期，歐洲和平有兩種保障，一爲法國占優勢的事實，一爲對國聯的希望，現在二者全歸消滅，故必求新基礎，另立新約。

第三個新因素是集體制度失敗後，許多國家的分裂對立。其原因有二，一爲一分部擁護國聯者的不智，他們主張日內瓦的集權政治，因此反消滅許多對國聯的忠順。一爲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互相攻訐。

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無論何派執政，皆應與所有的國家，作最親密的可能合作，以謀穩定局面。最近應採的步驟是召集西歐羅迦諾條約國會議。不過西歐與東歐或中歐不能分開。這是大戰給我們的教訓。我們的

和平幸福的重要點，在於英美兩國間的親密友誼的增進，如果英王能和辛夫人結婚，對於英美間的合作，可以有更進一步的表現。總而言之，英王之欲與辛夫人結合，其動機完全在於愛她，而且，爲什麼一個君主就沒有權利和他所愛的女子結婚？」

據合衆社消息，與皇室友誼最深之坎德伯萊大主教與約克大主教，曾對英王在詹姆斯宮中爲辛泊生夫人所舉行之正式宴會中，拒絕參加過一次，這個消息，並不確實，每次英王請這些大主教們與辛夫人會晤時，他們並沒有拒絕過一次，而且，坎德伯萊大主教，還親自否認他們曾對英王表示過有辛夫人的宴會他們不參加，這當然可以証明上面消息的無稽。在這些宴會中，約克公爵及公爵夫人，林伯大佐夫婦等，均是座上的嘉賓，可見英王和辛夫人的關係，雖在皇室及貴族圈中，也成爲公開的事了。

照例，英國君主的權力是很大的

目的要訂立一偏普遍的歐洲協定。換言之，訂立一個歐洲的羅迦諾公約。因爲歐洲不是兩個區域，而是一個區域。

最近英法美三國貨幣協定，很有價值，含義非常遠大。這是合作的開始。現在許多海上樓閣業已崩潰，所以渴望一個基礎穩固的建築物。假使歐洲的大半天是陰雲密合，最低限度，在西方還有一線曙光。（季廉）

希忒拉的英斷

Germany Looks Outwards

The English Review. Oct. 1936

E. D. O' Brien 著

自從日德軍事同盟消息傳出以後，全世界的人，都爲之震驚；其實這個事情，並不能算是突如其來，因爲它的醞釀，已經很久，稍爲有點眼光的人，都可以料想得到這個同盟是勢在必發的了，以下介紹最近英國雜誌上討論德國政策的一篇文章。

德國內受共產黨的逼迫，外受蘇俄龐大軍備的威脅，對於蘇俄，早已抱了戒心，而思有以抵禦之方。所以未來的五强會議，如果法國仍堅持邀請蘇俄加入討論的話，其失敗恐怕是無可疑異的事。

德國另外締結一個西方條約，或者發動其他的集團等等，已早在一般人的預料之中。因爲德國雖然重佔萊因區域，對於法國的領土，尙沒有什麼野心；不過，她最不滿的，是法國對蘇俄的態度，和對世界左傾政府的援助。所以如果德國締結什麼條約的話，將她的鄰邦如捷克等包括在內，還是可能的事，至於蘇俄，則絕對非其所願。而且，就是捷克，因爲她曾經招待過蘇俄的軍事考察團，和允許蘇俄的飛機在她的飛機場上降落等，關係自較接近，所以也遭德國人的嫉視。

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祇得轉移眼光，向東發展，希望用外交的手腕，來抵制蘇俄的威脅。同時，更用外交及經濟爲工具，設法抒入巴爾幹各國之中，例如羅國迪杜勒斯柯（M.Titulescu）政權的傾覆，捷克敵對關係的緩和，以及因里資施密格萊（Rydz Smigly）之拜訪巴黎，而與波蘭實行疏遠等等，皆爲此種政策下之表現。

德國在外交上所以能獲得成功的原因，就是在「當機立斷」這四個字。她能重整軍備和重佔萊因，固然因爲能「當機立斷」，而列强之所以束手無策，進退維谷，也正因爲不能「當機立斷」。一九三四年德國在奧地利，所以失敗的原因，正是因爲遇到墨索里尼的「當機立斷」。蓋墨氏曾堅決聲明，如果德國想將奧地利據爲已有的話，義大利就立刻進兵白萊納（Brenner）。德國在無可奈何之下，祇得另尋他策，結果，德奧協定，居然成立，而且在簽字的時候，墨索里尼還打電報向希忒拉致賀！

德國一向主張，不論從缺乏原料或有損國威的觀點看來，都希望把戰前的殖民地收回來。希忒拉對於這個要求，是有決心的，所以今後歐洲的和平，完全在於希忒拉個人對這件事的判决如何，換句話說，就是他的「當機立斷」。一息尙存的歐洲和平，能否繼續維持，那就要看希忒拉的如何看法了。（蔭恩）

，他可以解散國會 他可以做一切的事，他不但是英國的君主，同時也是各屬地的君主，所以，無論怎樣，他可以同他所喜歡的人結婚。在現在的約克公爵夫人沒有結婚以前，她也是個平民，因此就訂下一個例子，凡是女人和英國貴族結婚的，可以和她的丈夫享受同樣的權利。所以，如果英王和辛夫人結了婚，她就可以立刻變爲華麗絲皇后（Queen Wallis）。不過，目前的問題，並不在於辛夫人的一再離婚，受着社會的非議，而是因爲她生在美國的緣故。雖然英王自已，是個平民化的君主，對於這些事是滿不在乎，可是，在瑪麗太后及首相鮑爾溫的眼光中看來，所謂「美國人」，却多少含着些反叛的意義。

辛夫人將來的命運，究竟如何，現在還不能逆料；不過她差不多每晚都住在郊外拜爾維策礮台（Fort Belvedere）的英王行宮裏，而且英王自己，自從由巴爾幹回英後，已久不住白金漢宮中。據合衆社的消息，英王曾對他的秘書表示，他個人對於英國報紙這次對這件事的態度，極爲不滿，他曾經這樣說過：「無論什麼人，

如果要談論我同辛泊生夫人的關係的話，我可以給他多量的機會。」

除掉報紙而外，英王對於教堂及內閣，也表示不滿，所以上星期他曾經聲明今年聖誕節，他不在無線電裏向全國人民廣播，這雖然是他消極的表現，可是實際上他的態度却是積極。

目前，反對英王和辛夫人結合最力的，要推首相鮑爾溫夫婦，包特蘭公爵（Duke of Portland），沙立斯堡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g），倫敦德萊侯爵（Marquess of Londonderry），及德貝伯爵（Earl of Derby）等，將來的結果究竟如何，要待事實的發展，才能見分曉。

法國的新陣線

A New Front in France

The New Republic, Oct. 14, 1936

最近法國發生一件驚人的事件，即是法國共產黨提議組織「法國陣線」（French Front）以代替「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

據共產黨參議員嘉山（Cachin）和共產黨秘書長多萊（Thorey）在加雪（Garches）地方的演說，法國共產黨目前最基本的目的是團結法國，抵抗法西斯主義。因此，「法國陣線」目前的目的有三：一，嚴格實施民國的權利，和最近通過的社會安全的法律；二，將賦稅課在富人身上，以保護一般國民的生活程度與小商人；三，爲國家的獨立與安全而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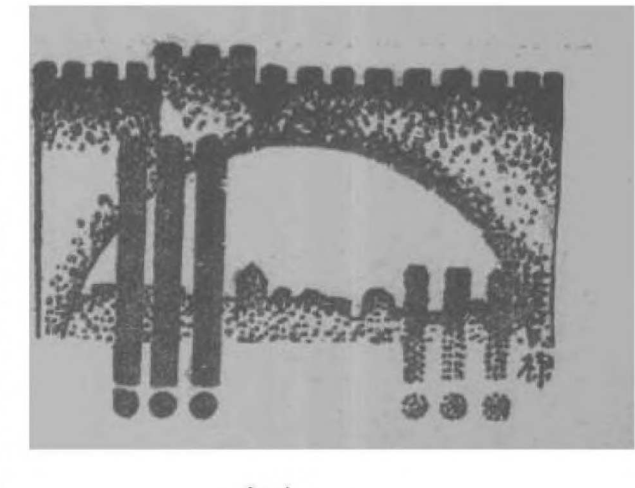
這種帶有國家主義傾向的「法國陣線」，在以共產主義爲抽象的國際主義的人看來，有點奇怪。但在法國共產黨人眼中，民族現實的認識與馬克思列寗的觀點正相符合。馬克思列寗說，資本主義不是以一個單位而發展，而是分成許多不平衡發展的部分，這各個部分最後便是每一獨立國家的存在的基礎，在每一國家之內，金融資本支配並剝削廣大的民衆，不僅及於無產階級，並及於中等階級。法國共產黨人覺法西斯主義與金融資本的國際性表現於此次西班牙的叛亂。近幾月來，法國的法西斯資產階級正和希忒拉勾結，公然贊助弗郎哥將軍。所以「法國陣線」的主要目的在團結法蘭西民族，打擊法國資本主義社會基石的最頑强的資產階級。所以法國共產黨的新戰術含有進一步走向社會主義的意味。

試再細加分析，「法國陣綫」的新口號的提出，有下面幾個重要因素。

第一，因國外情勢的威脅，法國無產階級的民族情緒，不但未見減退，反倒增加。因爲那種威脅係來自勞工降到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奴隸地位的國家，所以他們的民族　情必與民主的，勞工的意識結合起來。第二，「法國陣線」可以阻止右派採取同樣行動，因爲遇風雲緊急時，右派將組織如一九一四年「神聖聯盟「（Sacrea Union）一類的東西，這樣必將認一切革命勞工團體爲非法。反之「法國陣線」的成立可以產生類似西班牙卡巴里柔政府的政府。同時，它又是對付希忒拉最好的辦法，希氏希望法國人民陣線與法國民衆的急速解體。第三，「法國陣線」的基本條件之一，是國家的安全，即是嚴格遵守法俄，法捷互助公約，這樣工人國家的防衛與法國民主政治的防衛，合而爲一。法國共產黨人以爲「法國陣線」與一九一四年的「神聖聯盟」完全不同。前者是反抗法西斯反動派的結合，後者是反動派與帝國主義者壓迫工人的結合。第四，共產黨覺得，法國勞工階級在「人民陣線」之下所得到的利益，時常受資產階級的威脅。他們覺得對於合法的西班牙政府實施封鎖辦法，是法國反動派的一大勝利，此外若雇主們不實行新社會法，都是明証。如果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的經濟政策失敗，「法國陣線」便可作爲組織新的左派政府的基礎。

「法國陣線」的提出頗使人驚異，多少人都持懷疑的態度，但共產黨人深信他們必須在政治生活上積極活動。目前「法國陣線」的最大的敵人是社會黨，他們曾宣言，他們是屬於一階級的，不是屬於「神聖聯盟」的，（社會黨把「法國陣線」看作「神聖聯盟，」一）他們始終忠實於「人民陣線」。「法國陣線」的最大的障礙是左翼各黨對外交政策的分歧。共產黨主張積極自主的外交，使法國不要落在英國保守黨與希忒拉的圈套。而法國現政府的外交政策則主張對西亂守中立，與英國保守黨結交，與希忒拉持攜。

任何歐洲的國家，內政外交是分不開的，法國社會黨之不願加入「法國陣線，」由其外交政策上可得到解釋，但一旦國內危機爆發，他們的政策恐也要改變了。總之，在未來的鬥爭中，「法國陣線」將佔異常重要的地位。（春生）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起
至二十五年十一月廿四日止

本週外交仍在停頓，事實上國土既受侵略，自亦無法從容折衝。大約即勉强再爲一二次之會晤，恐亦將趨於結束一途。綏東殺賊戰事，如火如荼；士氣振作，全國興奮，爲數年來僅見之現象。其詳細情形，業已另誌專篇。西北殘共，正在繼續清勦；寧夏業已肅清，殘部似已竄回陝北。

自德日同盟之消息傳出，國際間均極端注視。尤以蘇俄因關係切身，表示最爲露骨，業已向日方聲明，認爲此舉足以影響日俄邦交；所有目前調整中之各項懸案，如所謂邊境糾紛，漁業協定等，均宣告停止進行，一面並考慮增加遠東駐軍，以免威脅，此種報復舉動，已引起日方之疑慮。西班牙戰事仍在激戰中，德義兩國，已正式宣布承認西國民軍政府，西亂之國際化，從此將益明顯矣。



中央注意糧食問題

本年秋後各省糧食大部豐收，惟價格仍漲，因之豐收各省，亦多禁止糧食出境。迄現在止，禁糧出境者，計有浙，皖，晉，冀等省，魯省亦在向中央請示中。行政院近特交內，財，實各部核議，大致各部意見，均認糧食貴在流通，然後方能收調節分配之功。二十三年行政院曾通令各省禁止禁糧出境，且關於糧食問題，正由中政會起草糧食管理法，各省尤不宜省自爲政，任意禁糧出境。糧食問題，情勢尚不至如何嚴重。祇須豐收各省能迅速解禁，俾農本局及糧商各方面可以疏通調節，爲合理的分配，即無問題。至就糧食問題爲較精密之觀察，則我國年產稻米約十萬萬担，麥類約四萬五千萬担，以之供給全國四萬萬人之食用，尚不敷十分之一。其由國外每年輸入之糧食，亦僅供八百萬人裹腹之需；換言之，尙有三千二百萬人根本不能獲得食糧，其所以未有三千二百萬人饑餓以死者，則因全國大多數人民多少年來即在縮食的情況下度日之故。現在鄉村人民因窮困而改每日三餐爲兩餐，改兩餐爲一餐，甚或不食米麪，祇賴雜糧延命者，數實匪尠。又如衣的問題，我國年產棉花約一萬七千萬担，本年約增加六七千萬担，故就表面言，本年棉產頗超過需要，實則全國大多數人從前亦因窮困而未獲暖衣，本年甫達供求相應之境云。

統籌全國糧食事，聞中政會已飭法制，財政，經濟三專委會彙集各方意見，商有具體辦法。嗣後財政，實業，內政各部，將僅就中政會所定辦法內，爲謀糧食積儲收購運銷之連絡合作，而作技術上之商討。至魯浙等省主禁止糧食出口，將轉送中政會參考。關於國內糧食，一般意見，認爲仍應維持其自由疏通。

實部派員調查各地

又實部令農本局，派員赴豫，陝，川一帶調查糧食情形，並擬具調節方案一案，除川省已經農本局與川建廳商定調劑辦法，由該局墊欵，代向出產有餘省份採購糧食陸續運川儲用，冀收酌盈劑虛之效外。至豫陝兩省，該局亦擬仿照川省辦法進行，現奉實部令後，特派農產處長梁定蜀，農資處長徐仲迪，分赴豫陝調查歉收情形，並擬具方案呈核。

寧夏殘共業已肅清

據悉鹽池，定邊之匪，均於週前向東南退去，現寧夏境內已無匪蹤，此股共約三四萬人，沿途逃亡甚多。按西北殘匪，被國軍進剿，分爲兩股潰竄後，其殘留陝甘寧邊區之一股，因受國軍克復預旺之壓迫，主力逐漸東移，現已達陝甘接壤處環縣屬之紅德成，梁家砭等處。慶陽縣屬民心亦感恐慌，羣起防範。至三邊形勢，徐定邊，靖邊迄未收復外，此間曾一度傳說安邊堡情勢吃緊；但詢之關係方面，均尚未接有報告。此股殘匪，究竟是否回竄保安安塞等老巢，抑或北趨三邊，沿陝北邊境北竄，現尚不能判明。惟可斷定其不能西竄，蓋爲多數國軍所阻也。據熟悉陝北情形者談，陝北收復匪區碉堡線已建築完成，並已實行併村築寨，且均設兵駐守，民衆已有覺悟，不爲匪助，故雖殘匪回竄，亦決不致受其擾害，治安上可以絲毫不受影響。未收復區域食糧缺乏，殘匪亦難久據，陝邊雖兵力較爲單薄，似亦可保無虞。聞我軍事當局早已注意及此，已令各地駐軍及團隊嚴爲防範；所以殘匪回竄陝北，亦易殲滅，問題並不十分嚴重云。另據蘭州來人談：殘匪此次被國軍追擊至河岸時，正苦無法逃竄，適由上游來筏子多隻，上載羊毛羊腸子等物，被匪截住，因利用其筏子結爲浮橋，竄至河西；因國軍追擊甚力，損失頗爲重大。現該股匪已竄抵凉州附近，當該匪渡河西竄時，曾被駐軍馬步靑部堵擊，馬部損失頗重，其所屬旅長馬祿被匪俘去後，旋又放回，目下尚被馬步芳扣押，靑海軍隊刻已開至河西協剿，殘匪實力有限，想不難肅清云。





德日同盟似有若無

德日同盟，雖經關係兩國加以否認，但措辭含混，僅爲未嘗訂爲對付某一國之條約，而謂彼此對反對共產主義之決心，則完全一致。同時其他各國，均已非正式証實此項同盟業已存在。蘇俄且已表明其反響。可見此事之嚴重也。

西報所傳盟約內容

據上海「字林西報」十九日特訊，稱該社據可靠方面消息，德日同盟條約之內容主要點，包括一反共聯合宣言及協定一件。規定德國售賣軍用品與日本，俾日本於三四年內，能將軍隊機械化，並予日本以信用放欵之便利，以促此舉之完成。據聞義大利與組織反共陣線，亦有關係。但對於該約之政治部分，則不參加。關係方面將努力勸誘墨索里尼加入反共聯合宣言之列。據悉此項宣言，將强調聲明共產主義威脅之嚴重，鑒於蘇俄在歐洲遠東勢力之擴强，故須採取聯合行動，以阻止其蔓延。該報又悉：關於條約之軍事方面，其內容規定日本得向德國購買軍用品如飛機坦克車等，俾日本軍隊之機械化，可以迅速完成。據觀察者談：日軍最近在北海道演習之結果，曾發現機械化方面之弱點，日德現已規定一三十萬萬日元之六年整軍計畫；但德國協助後，則日德之計畫，當可縮短於三四年內完成。德國此次協助，日本甚爲需要，蓋日本國家之工業，現時尚不足供應此項軍事程序。日議會所撥之軍費，現時尚未用罄，蓋日本軍事工業，頗有不能吸收需求之勢也。又聞德國爲供應日本購買軍用品便利計，將允許日本信用放欵，以六年爲期；其第一期償付，則定於來年四月開始云。

日德又訂文化協定

據東京二十一日中央社電：引起世界各方面極端震驚之日德同盟消息，雖經日德兩國之否認；但日德文化協定即將簽訂之消息又披露矣。此間一般人對於該項協定是否確限於文化範圍，頗滋疑竇。而各報即對于文化協定一事，亦隻字不提；尤使疑慮益深，所可令人注意者，厥爲著名國際問題批評家米田實在十二月號日本評論上發表一文，提出反對日德締結同盟之理由三項，略謂（一）反共雖爲日德之共同目標，但兩國距離過遠與夫兩國實際利益之迥異，日本對歐洲問題自以不過問爲宜，蓋若因同盟之關係，而投入歐洲多事之漩渦，殊不值也。（二）德國之目的，爲烏克蘭；日本苟與德國締結同盟，則方面設有戰事發生，自需要日本之參加。然此固與日本絕對無利益者也。（三）德蘇爭執既爲不可避免之事，日蘇苟發生戰事，德國自必加入，故日本無與德國締結同盟之需要。米田氏雖認爲無須締結同盟，使日本受參加戰爭之束縛，但對於與德國合作一層，並不表示反對。即關於特定問題，如有相互諮詢之必要時，自不妨互求諒解也云。觀於上文，可知日德同盟之討論，最近日見重要，大有構成日本外交政策之趨勢。

蘇俄採取報復態度

蘇俄政府因聞德日兩國已訂定反共協約，決議不簽定業與日本商妥之漁業協定。據路透訪員探悉，蘇俄或尙將實施其他報復行爲，如不再與東京從事設立「滿」蘇邊界委員團談判，或取銷近許予日本之北庫頁島採油讓與權之類。外交界現正嚴重考慮此項事件，聞蘇俄當局對於德日同盟確然驚憤，視此舉大足危害蘇俄之安全。聞曾召集參謀部會議，討論大局。衆信蘇俄將因以續增其陸軍之實力。又據東京二十二日電：俄日關係，近來甫有緩和之象，而今日傳出消息，則原定本月二十日簽字之日俄漁業協定，突經蘇俄宣佈展期簽字，同時關於邊境問題之談判，亦成停頓之勢。是雙方邦交，又見冰炭。據日方觀察，蘇聯態度之轉變，殆起因於最近以日本爲中心之國際邦交上之發展，致俄方之誤會，深信此種誤會，不久即可冰釋。惟政治觀察家之意見，則日方若對某項國際問題，不加完全透澈之解釋，則難免蘇俄刻刻戒備，各項日俄懸案談判，亦必致入於僵局云。

英義方面輿論一斑

倫敦泰晤士報對日德諒解事，十八日著論批評，略謂日本之善於模倣，固爲世人所共知。但最近之投機事業，恐不能預卜能如以前防倣西方各事之獲利。該報復稱，外傳日德之同盟如正式發表，必將稱爲一種純粹防禦之性質。惟蘇俄目下之志願，確係和平，蘇俄曾向日本提出不侵略公約之意見，而竟爲日本拒絕。該報續云：「若就最後之分析而論，日人之措辭，固不得爲非，但蘇俄之侵略，目下尙未實現，一國之修戰備，自不能皆以侵略目之也」云云。日本近來之舉動，已使日俄之緊張關係，日趨緩和，而其次與德國結合，又將引起一般人之憂慮，認爲俄方西部邊境附近一帶，從此又爲愁雲所籠罩矣。日本目下已獲新交兩名，皆具有「承認明顯現實」之嗜好，故對於簽署國際協定即有束縛義務之成語，皆無接受之傾向，因此日本與蘇俄之關係，乃轉趨不諧。日本自身之行動自由，亦受妨害；所得顯然難償其所失，日本更因此而使英日兩國之親善前途，發生障礙，蓋以英國平日之政策，向不欲牽入無謂之糾紛也。

又義國半官方面機關報，義大利日報，十七日發表重要消息謂：德日兩國，業已成立協定。由日本加入義德兩國所成立之反共產陣線，其言略謂：「此項反共產陣線，乃係義德兩國前在柏林談話時所樹立，嗣在義與，匈三國維也納會議中，又將奧，匈兩國包括在內，未及匝月，並已推及遠東，而由日本參加其間。査第三國際去年七八月間舉行大會，其所進行之工作，不啻向法西斯主義國家公開宣戰，義，德，日三國此項結合，乃係反對共產主義之防衛行動，其目的係在保障世界文化，最偉大之成就，以及各方精神物質上之健全，實即蘇俄共產主義所採侵略計劃之自然結果也」云。按義國報紙述及日德兩國成立協定者，僅有義大利日報一家。政界人士聲稱，此事現僅有外國方面消息可據，未能加以証實，至於傳聞義國現與日本進行談判一節，則殊難置信云。

德義承認反西政府

據倫敦十九日路透社電：德義兩國均已承認西班牙國民軍領袖弗朗哥將軍所組織之政府。一俟國民軍完全控制馬德里，弗氏之政府即將由蒲爾

哥斯移至首都。英國國會方面聞德義兩國之舉動，大爲驚異。彼等雖料此舉終不能免，然以爲至早須俟國民軍佔領西京全城，而後出此也。德義兩國政府均以公報宣布彼等之決議。義國之公報宣稱，弗朗哥將軍之政府現已佔有西班牙土地之大部分，大局之發展，使人漸益相信在西班牙其餘之部分，不能再有實施權利之負責政府。義政府處此情勢，決議承認弗朗哥將軍之政府，並遣派代辦一員，與之開啓外交關係。日前駐西之義國外交代表，業經召回；新任代辦即將啓程赴西國云云。德國政府公報，措詞大旨相同，並稱德代辦一員，將于相當期內前赴弗朗哥將軍政府之設在地，現任駐西德代辦業經召回，將由刻駐在處阿里康特啓程返國云云。倫敦視德義兩國政府所取之步驟，僅爲對弗朗哥將軍之同情一種正式表示。此種同情爲兩國所素抱固從未隱諱也。英國負責各界之意見，以爲德義兩國均發不干涉西班牙內戰之質言，責當遵守，故兩政府之決議，決不致變動關於不干涉協定之地位。至於英政府，實無放棄其不干涉政策之意，大約在最近將來，有人將請英政府聲明其對弗朗哥將軍政府之態度。

馬德里戰事愈劇烈

又馬德里二十二日路透社電：首都防務委員會今日下令，京中之婦孺與非戰士，一律須移他處；不得有一居留，蓋一以免平民受無謂之危險，一以減輕供給軍民糧食之困苦也。該委員會已徵發汽車千輛，載運若輩離京，並謀使此汽車千輛裝載糧食返京。政府領袖宣稱：婦女離京之後，前線戰士知其眷屬免除砲轟之虞，得保安全，於是可無後顧之虞，而將安心作戰云。同時據守軍總司令宣稱，連日首都前線之戰事，進展殊堪滿意，民團已奪回大學城之療養院，及加薩特維拉茲克殘址，並已退出加薩特爾康波。該地現全入國民軍之掌握矣。國民軍昨以整日之力，希圖擊破大學城區民團之抵抗力，終未得手。晨間摩騎兵數中隊在大學城區東北向民團陣線衝鋒，民團伏於戰壕，以機關槍掃射，敵衆爲之披靡，紛紛墜馬而斃，其餘生者皆紛亂逃退。該區雙方戰士相距甚近，故皆不敢利用炮隊，以防毀及自己方面。政府軍士氣仍壯，連日因全線陣地視前穩固，大爲興奮，援軍日有開到，其赴前線之前，皆列隊游行於市，故人民亦極興奮也。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起
至二十五年十一月廿四日止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三

△匪軍進犯興和
△蔣委員長由并返洛
△高宗武訪川越
△宋哲元返平
△蔣作賓出巡
△俄公布被捕德僑罪狀
△法內長薩朗格羅自殺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四

△紅格爾圖大捷
△蔣委員長飛濟晤韓當日返洛
△清水訪高宗武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五

△宋子文抵港
△英實業界組中國委員會
△德義正式承認西國民軍政府
△傅主席由平地泉返綏垣
△某方輸大批軍械至商都
△馮治安就冀代主席職
△國府任劉湘爲川康綏靖主任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敵機續至紅格爾圖偵察
△外部秘書段茂瀾飛綏視察
△俄對日聲明德日同盟妨害日俄邦交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殘共竄涼州
△德奧談話結束
△外電公布中央軍已開入綏遠
△匪犯興和被擊退
△平綏路撞車
△日新預算案大綱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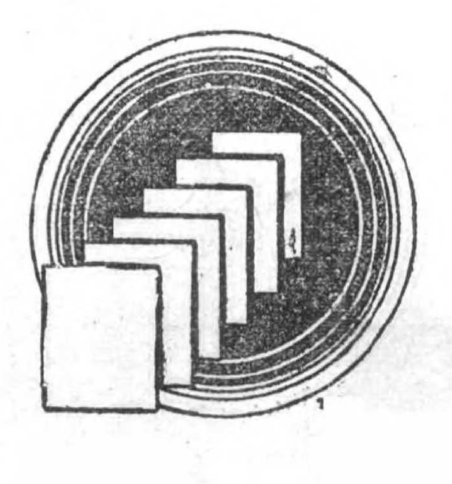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戰局移至綏北
△林主席返閩
△匈攝政霍才上將訪義
△艾頓再聲明不干涉西亂

十一月廿四日　星期二

△我國克復百靈廟
△林主席過滬南下
△行政院通過任馮治安冀主席
△西叛軍再攻馬德里
△俄所捕德工程師被叛處死刑

論評選輯



綏遠受侵與中日交涉

綏遠自十四夜起，有匪軍來犯，且傳某方曾下令十八日總攻。當此中日交涉正進行之際，發生此種形勢，誠不幸之至也。

現在問題有兩方面，一軍事，一外交。關於軍事者，全責在政府，只需實行，無可討論。簡言之，無論匪軍侵擾至何程度，或擴大成何性質，政府須負全責衛土安民，必消滅邊患而後已。政府當局當正在積極實行中，不待贅論，茲只論關於外交上應有之措施。

日方關於綏東事之說詞，謂此係中國人之事，與日方無涉；然事實何如？王英等匪軍，此次進犯，竟攜有大批飛機，連日在紅格爾圖等地擲彈。此等武器，何人供給？抑匪軍各部皆在察北集中，所有組織訓練，發縱指示，何人所爲？此皆事實明顯不待究問者也。夫數月來中日調整國交之說，凡願望和平之中國各界，本表同情，然所欲者，爲誠意的調整。求兩國之相安無事耳。今調整之交涉方在進行，而久被垂涎之綏遠省，果依數月來宣傳之程序，而開始被侵。在此種事實狀態下，而尚飾言調整，空論國交，誠悲慘而無意義矣。

職是之故，吾人願我政府當局除對於守護綏省積極負責外，外交上應先交涉制止侵擾綏省之事。其他一般的或特殊的交涉事項，在綏遠恢復常態以前，宜一概緩議。同時對於殷念綏遠安危之全國軍民各界，宜聲明政府辦法，以安其心。

抑綏遠方面之危機，數月以來，吾人曾一再討論，日前更論及無論南京交涉進行若何，綏遠必有事，因推論其關係之重大，並陳述全國民意之熱烈。今者危機竟迅速爆發，全國社會，尤其各地青年學生，爭絕食節食以勞軍。綏省早寒，已降大雪，綏遠軍隊及漢蒙民團，今正忍耐嚴寒，奮勇禦寇，故全國人心莫不殷念守綏軍民，嘉其盡職，而念其寒苦。爲今之計，惟有迅集厚援，殲彼奸類，庶幾綏邊早復常態，民心早得安慰。即欲進行外交，申言調整，應爲綏省安定以後之事也。或者慮綏事擴大，恐導入更大之危機，然政府當局過去曾屢次表明方針，倘領土主權再受侵犯，應視爲最後犧牲之時機。此誠事實之必然，無瞻顧之餘地。苟形勢如斯，則亦只有盡力周旋。其他無可論矣。

最後吾人願更促日方注意曰：調整東亞大局，須誠意與友情，非武力與策略所能濟事。中國人今日所論者爲事實問題，事實上不被侵略分割，事實上能保持和平，則中日關係自將頓現光明，若事實受侵，則一切何從談起。東邦人士毋目綏遠爲小事，以爲過去之蠶食策略，仍可於含糊混沌中行之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倘能及時反省，則東亞大局之幸矣。

本文既付印：接駐京特派員電，傳聞我外部當局，依數月來屢次喚起日方注意之旨趣，即日將爲綏事進行交涉，其他問題事實上殆只有暫時擱置。此蓋必然之推演，不得不望外交當局愼重努力也。

（錄十一月十八日津滬大公報）

蔣委員長太原之行

蔣委員長在綏東被匪之緊急時期，行抵太原，全國人心，為之一振。按蔣委員長赴太原巡視，原係預定計劃，縱綏東無事，亦在所必行。蓋原欲慰問晉綏軍民，鼓舞士氣，而指示方略也。今紅格爾圖戰事爆發，軍事領袖，更有就近視察指導之必要，故赴并之議，早見實行，昨日會畢，又已回洛矣。

蔣閻諸公，會於太原，此無疑的表明一事，即中央政府決負守土擊寇之全責是也。過去外人之謀中國者以為中國可零割而不可蠻取，易言之，可蠶食，而不易鯨吞。此種策略，在過去曾屢試屢中，故又有此次綏東之事。而中國一年來之一大進步，為國論一致，寧受鯨吞而不願蠶食易言之，除非力竭而亡，將不甘再受領土之分割，此次綏事爆發，政府當局之決心，與全國民衆之決心，晉綏及全國國民，聞訊慶慰，不待言矣。

關於軍事上之實際佈置，應不在報紙討論之列。然原則上有願當局注意者。此次擾綏之匪軍，皆自察北而來，察北同為中國之完整領土，而竟聽其成為攻擊綏省之根據地，此為事實上道理上所不應含容，亟有適當處理之必要也。察北六縣之駐蒙人保安隊，為去夏以來，地方特殊交涉結果之一。然其解釋，亦不過承認蒙人保安隊駐紮而已，察省府對於該六縣之統轄權，回依然存在也。察北問題，為中日間應交涉案件之一，現時尚無結果。但無論如何，中央及察省府，應不能容此六縣成為擾亂地方之根據地也。吾人以為中央當局，應即與冀察當局協議，使察省府負責制止擾亂，肅清後路。夫冀察軍隊之忠勇，與晉綏軍隊，初無二致，一令之下，即可搗匪軍後方，而斷其聯絡。此軍事上之事半功倍之策，而冀察軍隊建功立名之道也。若慮問題擴大牽動外患，則中央地方當局，儘可聲明此舉純為保治安，清匪患，並無對外意味。事實如此，何慮誤會，若並此而受干涉，則問題自身，本將擴大，是雖欲避免而不能矣。夫既動軍事，則須顧軍事利益，此無他，犧牲小，時期短，而效果大，則為利益，反之則為失利。今全國人，民只熱烈鼓舞綏省軍士之守禦前方，為何不誠懇請求察省軍隊之直搗後路？前者多犧牲後者極便利，前者數師人所不能解決者，後者數千人便足了之。吾人深信二十九軍將士，將欣然盡此任務，甚或日在企盼上級命令之中，而目前所需者，只蔣閻宋諸公之緊密提携，協議辦法而已。

其次就守綏軍備而言，吾人認定目前之軍事利益，在迅速勦擊，不使延長，故不應以防禦為止，而宜速集援軍，一舉消滅之。吾人大體論斷，綏省駐軍，本可盡到守禦之任務，然而千里荒原，天寒地凍，長期守禦，其事極艱。且敵匪有飛機，日擲彈陣地，消耗我軍力物資，苦我居民，毀我室廬，此在軍事上為斷不能忍受者。夫綏省界外，亦吾之領土，而為虎作倀者，乃吾之莠民，則有何顧忌，甘處被動而聽其自由進退。數月以來，因匪未動，姑勉忍之，猶可說也，今軍事既興，自宜斷然實行澈底之方略，務一舉而斷根株而絕後患。就軍事原則論之，惟有立大計畫，有大決心，始可不誤軍機，而免遭損害也。

再次，吾人有一堅固之信念，以為無論為匪軍，或為偽軍，無論其人為漢為蒙，無論其如何環境，及有如何動機，總之此輩應尚有中國人之觀念，其天良應不至喪失淨盡。數年來之經過，國家無出路，政府無辦法，而產生幾許不顧民族國家利益之人物及事實，然吾深信此輩皆非絕對的。苟臨以國家之威嚴，同時感以同胞之利害，則誰能斷其甘心禍國到底哉！由是言之，釜底抽薪，剿撫兼用，亦此次軍事中應有之方略歟。

蔣閻為中央最高軍事當局，前昨兩日，集會太原，指導一切，應有萬全計畫，不勞局外懸心。茲姑就感想所及者而一言之，尤望其與冀察宋委員長迅速有所協議也。

（錄十一月十九日津滬大公報）

哀匪軍

綏東告警以來，吾人常抱一喜一悲之心理。蓋見全國各界，尤其男女青年學生，衛國勞軍之熱誠，證明中國在精神上日有進步，而同時對於王

英等輩之違背同胞公意，禍國自禍者，雖痛惡其行爲，而實亦抱無涯之悲感也。

據傳日本當局，曾告我方，綏事乃中國內部之事，與日本無干。夫自民族的立場言之，無論綏事背景若何，王英等及其部衆，實皆中國人也。當此全國邁進於統一建國之時，何以尚有中國人如此不肖之事？同時吾人不解何以此輩中國人如此自甘暴氣而不悟？與念及此，殆感可哀矣。吾人願本至誠惻怛之精神，寄語王英等諸首領及其部衆，曰：生死者，人類之大事也。人皆一生，皆有死，故生不可徒生，死不可徒死。抑戰爭者，凶事也，故赴戰者莫不備死。今問匪軍：爲何理由，有何意義，而甘心趨死？爲誰而戰，爲何而死？此在他人不過評論之話題，在匪軍則切身之惟一大事也，人皆有死，故死不可懼，然匪軍本有生之道者也，果何所爲而自速其死？夫匪軍之首領及其部衆，皆中國人，皆有父母妻子，有親族，有朋友。常人之死，其親故皆哀而念之，今匪軍之死，則父母妻子不能憐，親族朋友不能諒，全國同胞後世子孫，永遠唾罵其爲危害祖國之匪！如此以死，豈不大可憫乎？綏邊千里，今方大雪，匪等每月只領數元錢，冒寒凍，忍饑餓，受人指揮以攻祖國。一旦戰死，暴屍荒原，供虎狼之啖食，從此萬封千秋，永沈黑暗，中國民族歷史上，只記數筆總賬曰：某年月日某某匪軍若干人，攻某地，遺屍若干具以遁耳。以視衛國健兒，生而受同胞讚揚，死而作神靈崇拜者，榮辱之間，不亦太相懸殊乎？匪軍試看！衛國諸軍兵，在血統上皆同國之人也。自匪軍進犯，全國男女老幼，莫不馨香禱祝國軍之勝利，而紛紛致其慰勞之誠。數齡學童，致傾其糖果費積成之撲滿，以獻諸前方擊匪之軍士，北平學生總動員，爲前方軍士徵募皮衣，全國男女學生，爲醵資勞軍而絕食者，不計其數，西安全體十七校學生，昨以絕食一日聞！夫全國同胞，本若一大家族，其人數有四萬萬以上。今者此四萬萬同胞，對於衛國軍人，如此致其親愛精誠，願其建功，祝其幸運，生則親之如手足，死則敬之爲神靈，凡全國軍人，今莫不受同胞此等鼓勵期待，更不僅綏東前線之駐軍。且也軍隊以外，凡中國良民，皆願受組織訓練，以負衛國保鄉之任務。此等鄉民之受崇拜尊敬，亦與正式軍隊同。匪軍試思！國軍民團，勝則常享榮名，即死亦永受膜拜，則一生要爲不虛。若匪軍之如草芥如鷄犬以死者，相去豈不太遠乎？吾人今本同胞之情誼，對王英等輩願致最後勸告，曰：從速歸順，棄辱求榮！夫匪軍部衆，原爲脅從之愚民，毫不足責，其首領等輩，則要有普通常識，或涉世甚久。今試淸夜自省，如此叛國，果爲何來？對國軍羨乎不羨？對自己悔與不悔？夫假令平時受環境之脅制，不能擺脫，今在前線，正悔悟之時機，一念變更，榮辱易位。吾人深信政府必能寬大收容，同胞公論，亦將稱讚反正，絕不歧視。匪軍要免死，要做人，此其時矣。今者大兵日集，國論發揚，無論環境演進如何，將決心殲滅禍國之匪，故匪等不悟，絕無生理。諺云，爲他人作嫁衣裳，言其不合算也。今爲他人捨其生命，祖國受損害，自己作枯骨！此而不悔不悟，則眞頑愚不可救矣，王英等以爲何如也？

（錄十一月二十日津版大公報）

日德同盟說之考察

轟傳一時之日德同盟消息，其眞相迄今猶在五里霧中，蓋性質輪廓，都不明瞭也。迄今所知者，日德皆承認對共同反共有諒解，而否認反蘇聯之軍事協定。尤諱言其爲同盟。惟所不能使人了解者，日德本皆反共產主義，其由來已久，何需最近特有協定。且也反共產主義云者，思想問題也，國際協定，有何效益？是以果以反共產主義之聯合陣線相標榜，事實上將必演爲反蘇聯之軍事協定，盍非如此解釋，則反共之說，太空洞無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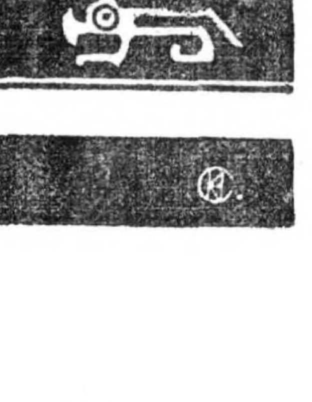
也。

昨報載德國海通社東方經理之文字，可視爲代表德方觀點，否認締結同盟消息之有力的論證。由此言之，則日德之結合，未具備軍事同盟之形式，當屬可信。然則其最近之協定如何運用及推演？仍在不可深解之列也。

雖然，即此迷離惝怳之同盟消息，在國際上已有重大影響。試觀昨日莫斯科電，蘇聯政府，聞訊驚憤，已對日本表示不滿，且將於外交上取報復行爲。按去年以來，蘇聯本以東西兩方同時備戰爲其國防原則，然外交糾紛，畢竟對德多而對日少。近數月來之日蘇關係，毋寧在小康狀態。今者因受日德同盟消息之激動，其關係頓時逆轉，影響之捷，有如是者，而猶不止此。蓋吾人以爲此舉最大之影響，爲使歐亞問題，更密切的混做一團。夫過去日本之外交原則，爲求獨霸東亞，而不甚干涉歐洲。關於此點，其地位甚爲有利。今一旦與德國結合，是自行投入歐局之渦漩，更將促成歐洲兩大壁壘之分野，其結果，歐洲與遠東之關係，更複雜錯綜而不可分矣。

至於吾人對此事之批判，可分兩方面言之，第一：純粹旁觀之批評，則以爲此舉殊無效益。蓋若志在反蘇，則足促進戰事，而世界現狀，牽一髮即動全身，敵友紛紜，定成大戰，爲東亞計，亦絕非安全之道。倘目的只爲反共產主義，則思想問題，惟有以思想克服之，凡反共國家，惟有努力各改造內政，善導民心，此爲反共之惟一有效手段。一二强國，以國際協定，標榜反共，有何效果乎？第二：從中國之立場，則有以下數點，可以陳述：其一，無論其爲反共或反蘇，無論其爲同盟或近於同盟，總之非以中國爲對象，海通社記者亦詳言之矣，關於此點，中國並不誤會。其二，中國略有常識者，將莫不深慮歐亞大糾紛之日近，中國當國難之衝，愈應速求自全自衛之道。其三，中國對反共問題之見解，將始終一致，不受日德如何協定之影響，蓋關於本國之共，始終認定爲內政問題，義不受他國干涉，更不望他國援助，關於國際之共，則認定多屬各國之內政問題，各國國民，皆有自擇政體自決問題之權利，中國立場只認定共產主義不適於中國，此乃中山先生之遺訓，當年並曾與列寧代表有共同之聲明，至於他國如何，不干我事。中國無干涉他國政治主張之權，亦無其力。同時並不問他國之傾向如何，蓋我果政治清明，並不慮任何主義，中國之事，中國人能自決自衛之。且篤信各國必須如中國之見解，世界方能平和。即必須相互承認自主，不相干涉，且互以好意尊重自由，然後能共享和平之幸福也。其四，中國之外交方針，應完全以本國利益爲本位，且多屬於消極方面，即凡不侵略不壓迫我者，皆願與保持友好，絕不敵對，同時關於國際鬭爭，力避陷入。誠以中國既不乞憐求助，其國力亦不堪過問身外之事，由此論之，當知中國絕不干預日德之結合。其五，由莫斯科消息，蘇聯將對日取報復行爲觀之，可證明中國不願與日本訂立共同防共協定之正當。日德皆强國，自不畏事，中國則積弱方興之國家，對日本尙不能達到最低限之調整，其主權領土，暴露於危險之中，更何堪無端再受另一强大鄰國之敵對乎？以上數點，或係中國人之普通感想，其詳當於問題內容大明後另論之。

（錄十一月二十三日津滬大公報）



薪俸



以羣

（一）

小癩痢挾着一個長方的黃皮紙包，一顛一擺地從那圓門洞裏走出來，他一手揑着那張畫得像符咒一樣的當票，一手拉起掛在包邊上的木牌，邊走邊看，定勝糕似的大嘴一牽一扭地，喃喃地唸着：

「三千六百五十一號，五百，藍布短掛褲兩件。」

通過花窗格，他已糢糊地看得見櫃台上的「朝奉」先生底影子了，就把脚步更放得慢些，一遍一遍地反覆對着當票和號牌上的「號子」，「當本」和「花色」。

其實，「尋貨」他已經尋了一年多，不怕這幾個字再會認錯——這比他一年前在徽州讀的小學三年級的「算術」容易得多，——可是，他今天心思有點亂，就像學堂裏開「運動會」那樣兒，總靜不下心來做事；這票貨，他從「包樣」裏尋出來，一直還沒有細細地對過，直到走出圓門洞，聽到了二櫃朝奉「嗯哼」地一聲乾咳，這才猛地想起：

「不要尋錯貨啦！」

他別樣都不大怕——把「管包」【註一】先生倒尿壺，蕩水烟筒，泡客茶，裝烟，點紙枚……這些，他常說：「譬如服侍鬼！」可是這「尋錯貨」，他可眞有點怕。今年端午節前一天，他一心想着：明天關半日門，【註二】去看看「大世界」，心裏弄得亂糟糟，到快關門，就尋錯了一票貨，晚上管包佬罰他跪在關帝菩薩面前，竟跪了一個多鐘頭，他死也不會忘！——學堂裏打了架，立壁也不過立個刻把鐘，尋錯了一票貨，罵了不算，還要跪上一個多鐘頭，這眞不合算！他心裏緊緊記着：「不要再尋錯貨」！

今天，他聽到了要改什麼「包薪制」〔註三〕的消息之後，心思就一直那樣亂糟糟。都說這回是減薪水，可是他「就擱學生」，〔註四〕到現在一個月才領到兩角錢零用，再減，減到那裏去？

……………………

他一顚一顚地拖着脚步，嘰咕嘰咕地唸了當票又唸牌兒，差不多罩到膝頭邊的過大的柳條短衫一擺一擺地，看去活像個滾着的大東瓜；他仔仔細細地對了三遍，心裏想着：「不錯」！于是心思立刻又像放了韁的馬一樣亂奔起來——他想到剛才在「賬房」窗縫裏偷看到的薪俸單，心裏就忍不住一陣跳。

他走到櫃台口，看到小北佬和蹺拐兒在櫃台後摺皮紙，理蔴皮就停住脚，撕開兩個紅蘿蔔似的腮巴，壓扁喉嚨說：

「薪俸單兒寫好哩」！

「我多少，看見沒有，看見沒有？」

小北佬將剛拿上手的一張破皮紙摔回到那毛墳一樣的縐紙堆上，揮過一隻芭蕉扇似的大手來，正要抓着他，他可早已挾着「貨」，竄進櫃台去了。

小北佬的大眼睛溜了兩溜，抖動着厚嘴唇罵着：

「媽把我——」

一面站了起來，屁股往後一掬，把後面那條長櫈撞得尺把遠，正擺開馬步，想追了進去，小癩痢卽已交好貨，跳到他的面前了。

他一把抓住小癩痢底領口，拉長緊綳綳的黃臉：

「你逃，你逃，你說不說把老子聽？」

好像小癩痢剛才並沒走脫，給他抓着了似的。

「啥事體喇？北佬兒，沒有價豐的！——哪個逃啦？」

小癩痢的東瓜似的胖身子，在他有力的大手下滾嘰滾嘰，咿[illegible]和地

哈着——像埋怨，也像討饒。

小北佬鬆了手，故意把鼻子邊揚一揚，立刻鼻子聳得像個猪頭：

「嘖，嘖，一股腥氣，一股腥氣，都是癩痢皮！」順手就往對面的蹺拐兒嘴邊一抹：

「把你吃，把你吃！」

蹺拐兒連忙別轉頭，「呸，呸，」地吐着口沫，「尺白紙」般着白的瘦臉上，泛起淡淡的兩片紅。

「北佬兒——鬼北佬，死北佬，爛北佬！」

薄薄的嘴唇一翹一翹的喉嚨怪尖脆，有點像大姑娘的腔兒。

小癩痢正擎起雙手在整抓縐了的衣領，像堆滿了雀糞似的癩痢頭，迂緩地搖擺着，稀疏的長髮，如風吹着的敗草一般，不住地顫動；倒掛的大腮巴上衣紫色還沒有褪了，可是，看着蹺拐兒那急樣兒，又嘻嘻地笑起來了。

「還不說把老子聽，老子又要請你吃生活了呢！」

小北佬又張開了大手掌，搖擺着像石臼一樣粗重的身子。

這回，小癩痢却像老手的獵人看見了老虎一樣，顯得意外地鎮靜，沒等小北佬撲到他身邊，就撮起那不容易撮起的闊嘴，湊了上去：

「大貨（註五）四十塊。」

「我呢？我呢？」

「你？」小癩痢翻了一翻深深地嵌在肉裏的小眼珠：「我，我沒有看見。」

「我呢？」

蹺拐兒解開手裏的蔴皮，微紅着臉兒望着小癩痢。

「慢慢兒，老子還沒有問好。」

小北佬一把推開了蹺拐兒——蹺拐兒半身向後一扭，拐着腿，倒退

了兩步，一把按住後面的飯桌。

「你沒有看見爲啥不老早說？」

「我又沒有告訴你看見了！我自己也沒有看完。」他向小北佬那黯沉沉的臘黃方臉上，溜了一眼：「告訴你，告訴你，薪俸單是洋鬼子在賬房裏抄的，等歇你問他，他都曉得。」

「好，老子問他，怕他不說！」

小北佬抓起了一張破爛的皮紙，不耐煩地摺疊着，——一提到洋鬼子，不知怎的，他立刻就會脹起一肚子的氣。說起來，他和洋鬼子本來也沒有什麼仇，只是洋鬼子的那一套老勾當——拍馬屁，搗鬼，戳屁股……他總看不順眼。這個怪脾氣，當他還在鄉下帮他老子耘田插秧的時候，就種下了根。

『對付洋鬼子，你那股蠻勁兒用不着的。』小癩痢顯得很老成的樣子：『他在曹操那里戳你一屁股，還怕你飯碗不敲破！』

『啊！…………………』

小北佬大睜着滾圓的眼睛，像不服氣，也像沒奈何。

『還是我來試試看………我背地裏………』蹺拐兒從打着結的蔴皮上迂緩地抬起眼光來，躊躇地說着。

『好咧，他不是這樣老實的人。』小癩痢不住霎着老鼠眼睛：『——要末，你出兩角洋鈿，添碗菜請請他，慢慢地套他說出來。』

『唉，好的，好的。——我也出一半錢，你出面。』

小北佬一下子鬆下了緊繃繃的臉兒，高興地搶着說。

立刻，大家又像做完了一件麻煩的工作一般，沉入了無聊的寧靜裏。

（一一）

一片淡淡的白光，剛剛溜過豎立在東邊的鋒火墻，夜的黑幕立刻就罩了下來。廚房前的院子裏 有三四個赤裸着上半身的人影子，在橫橫豎豎的晒衣架中間搖晃；吸飽了的手巾打擊着皮肉的噼噼聲，時時從昏暗裏爆出來，劃破這夜的院落底冷靜的幕。

晚飯後，內缺先生們都出去了——這是一天當中頂閒散的辰光。

廚房裏，從鍋底一樣黑的天花板上墜下來的五支光的電燈，透過蛛絲和烟塵結成的網罩，散布出一抹黃光，照在靠窗的油汚積得分把厚的桌子上，模糊地看得出攤在左角上的一小碗紅燒肉。

蹺拐兒和洋鬼子挨着桌角坐着，手裏的筷子，不停地在那小小的花磁裏攪動。

「媽把我，蹺拐兒，請客不請我的啊？」

小北佬從通大廳的廊簷下走了過來——後面跟着小癩痢——短衫敞開，挺着褪色的闊胸膛，他重重地在蹺拐兒底聳起一塊光骨頭的肩膀上拍的一掌。

蹺拐兒猛地停住伸在半當中的筷子，回頭望着小北佬：

「不要吵，不要吵，人家把我「撈包」的」。

「人家把你撈包，要請，老子沒有把你撈包過啊？媽把我！」

「呵，呵！」蹺拐兒！懇求似地「下回請你好咧。」

洋鬼子赶忙嚥下了一塊肉，蹺起油膩的光嘴：

「娘賣×的，小北佬就是蠻啦，人家請你的時候也有的呀，別人吵不吵啦？」

「媽把我，你有得吃還要罵人？」

小北佬揸開一隻手，想抓過去。

蹺拐兒輕輕地抓住他那隻手，提高尖脆的喉嚨：

「好咧，好咧，老子！——你飯也吃過了，吃一塊肉好咧！」

「呵，呵，乖女兒，老子聽你的話。」

小北佬也不自然地尖起聲音；兩隻粗指頭已經揷在那還剩着四五塊肉的碗裏，撿起一塊大肥肉，往嘴裏一塞，就挨在蹺拐兒旁邊坐下了。

小癩痢靠壁站在桌角邊，望着他們痴痴地笑。

院子裏的人影漸漸地隱沒在深深的黑霧裏，墻角邊斷斷續續跳出幾聲「巨巨」的虫鳴，使人感到一點秋的涼意。

廚房西角上的柴爐已經消失了勢燄；打雜老陳正在窗前的石板上洗滌着盤碗，叮叮噹噹的聲音，夾雜着一陣陣的腥臭從窗子裏鑽進來，他們心裏明白：已經是該散班的時候了。

小癩痢背着洋鬼子，向小北佬嘟嘟嘴。

「喂，洋鬼子，你在賬房裏薪俸單兒有沒有看見？」小北佬問。

小癩痢偷偷地向洋鬼子底白臉上溜了一眼，沒等他張開嘴就先搶着說：

「好咧，他那裏會看見，你問他還是問我好咧——曹先生鎖在保險箱裏的。」

「你小癩痢曉得啥東西！我爲啥沒有看見？」洋鬼子放下了碗筷，翻了翻那棱色的細眼睛：「曹先生叫我抄的，抄了三遍，背也背得出咧！」

「我多少，我多少，你看見？」

小北佬緊逼了上去。

「你問他做啥啵？」小癩痢悄悄地對小北佬睒睒眼：「他背得出叫他背出來好咧——看他牛皮要吹破了！」

「吹啥牛皮呢！要背就背把你聽——」洋鬼子搖晃着光光的頭，稀疏的頭髮，反映着那昏暗的燈光，看去像一蓬乾枯的茅草。「內缺二十到四十，朝奉十六塊半到十八塊，中班十一塊到十三塊，正缺七塊到九塊——」

「拼缺頭多少？」

蹺拐兒耐不住追問了一句，立刻腮巴上就泛起兩塌紅。

「拼缺頭兒脚兒一樣，都是四塊半，耽擱一塊半（註六）。——你看有沒有一點錯哪，無論賭啥東西！」

可是誰也沒有和他賭東道，——小北佬和蹺拐兒都一下子呆住了，只有小癩痢撕開了嘴角，似乎想笑。

「媽把我，只有小癩痢運氣，還加了一塊半。」小北佬望了小癩痢半晌，才吐出一口氣：「老子比你多吃了三年當舖飯，只多了兩塊半洋鈿——，比舊章程還少了三四塊！」

「有啥運氣嘅，我又不是一生一世做耽擱，摠逃不了要做拼缺，還不是一樣吃虧？」

小北佬默然地，從蹺拐兒面前抓了一隻筷子過來，狠狠地摔到了窗外。

「蹺拐兒，你做了幾年啦？」小癩痢突然問。

「五年半！」他低垂着眼睛望着自己底手指甲。

「頂吃虧的還是蹺拐兒啦！做了五年半，殘廢了一隻脚，到現在還是一個四塊半！」

「有啥吃虧不吃虧，」洋鬼子嘟起了光嘴，似乎有點不高興：「大家還不是一樣的？——他們內缺先生也一樣減。」

「內缺先生？他倒還不是三十四十，你有沒有啦？」小北佬抖擻着顴角邊的兩塊厚肉：「媽媽我，還要『一樣！』」

「要賺銅鈿末只有自已想法子呀——曹先生答應我做一股銅錫。（註七）」洋鬼子得意地擺擺頭。

「我們沒有你這樣會鑽狗洞！」

小北佬的拳頭落在那黏滑的桌上，桌角邊只剩了一點醬油湯的碗跳了一跳；洋鬼子滿臉得意的笑，突然像隻鳥一樣地給嚇跑了。

「我那個時候該不做的，要他們賠我的脚——」

二年前的夏天，從包架（註八）的五層頂上翻落下來的劇痛，似乎突然回復了轉來，蹺拐兒喉嚨硬住了；無力的眼光軟軟地垂在自己底微抖着的殘廢的右腿上，眼角邊滾着兩滴閃着黃光的水珠。

「其實怪只怪我們當初自己不會『團結』，像上海那些做工的『民衆』，齊心團結起來『罷工』，要求加『工資』，總會達到『目的。』

『…………』

小北佬和蹺拐兒一點也沒有心思想笑小癩痢搬出那許多從報紙上學來的『新派話』——這是小癩痢的老脾氣——只是親熱地望着他在那灰黑的板壁間晃動着的幾根敗草般的頭髮，說不出話來。只有洋鬼子，瞇起眼睛，偷偷瞥了他一眼，——心裏暗暗地想：『你小癩痢不要嘴强，把柄又抓在我手裏了。』——立刻又像做了虧心事似地把眼光移到了垂在胸前的新錶練上。

（二）

寬大的灰布凉蓬遮住了整個方方的天井，關帝廳上充滿了一片的昏暗——雖是早晨，也似乎已經近了黃昏。

大貨曹壽成斜着瘦瘠的身子，坐在靠外面的那張寬大的太師椅裏，狐狸一樣的眼光從那銀絲眼鏡圈裏鑽出來，像個惡毒的蚊子般，狠狠地釘在靠大圓桌站着的小癩痢身上。

全個廳靜得像深山裏的寺院，只有隔着一層花窗格的「包房」裏，頻頻傳出一些繐繐綀綀的捲包聲。

「你說，是不是你說的，你自己說！」曹壽成抹了一把印泥似的紅鼻子，抖動着兩撇光光的黑鬍子：「團結，罷工，加工資——生意倒沒有學出，那裏學來這派調？我吃了三十多年當舖飯，倒還沒有看見過這套把戲！」

他把手裏捧着的白銅水烟筒，砰地往旁邊的茶几上一擲，抖在壁板上的關帝菩薩似乎也嚇了一跳，那紫暗的長面孔搖晃了一下。

小癩痢却只閉着嘴，眼睛也沒霎一霎。他想：充場兒十足，有啥慌頭兒，現在的世界，大家都「平等」，你又不能吃我落去！——頭先曹操差人來叫他的時候，他就曉得不是好事。蹺拐兒婆婆媽媽地，總叮囑他「小心」，「小心」，有啥小心頭？大不了不吃這碗晦氣飯。跑出去，靠力氣做工也混得到飯吃。到底還是小北佬，拍拍胸說：『媽把我，要走大家一道走，不要慌他！』眞是，有啥慌頭兒！

「看你不出，倒學了這副××黨的底子」！

突然，九年前的春天，自已給當裏的夥計反綁着手，推出去遊街示衆的那一幅天翻地覆的情景，像閃電一般地掠過他的眼前，他臉上浮起一陣紅。太陽穴上爆起了兩條春蠶一樣的青筋：

「你，××黨，鎗斃，殺頭，你…………」

他砰地蹤了一脚，撑起骷髏似的身子，舞着手，逼到了小癩痢面前，似乎小癩痢就是曾經綁起他來遊街的。

小癩痢不提防吃了一驚，沿着大圓桌倒退了兩步，溜着眼睛：

「哪個是××黨啦？」

噓，噓，隔壁包房裏帶來幾聲低低的笑。

曹壽成抬起眼鏡，向那花窗格望了一眼，好像臉上給人噴了一杯冷水，忽然淸醒了過來。多角的身子乏力地跌回到太師椅裏，左肩像個山峯一樣地，將那白羅短衫直撑到耳跟邊。

「我問你，你這些法門是那裏學來的？哪個敎你的」？他聲音放得異樣地溫柔：「你只要說出來好咧，我並不難爲你？」

「我又沒有學啥東西！」

「哪，團結，罷工，加工資，我年紀活了半百，倒連聽也沒有聽見過！——這種時勢，當舖總是蝕本，去年一年，我們就蝕了兩萬多，只好關門末！東家是好心，看看歇了落來，二三十人都沒有飯吃，只好硬起頭皮添本錢，維持大家一口飯，再讓你們來『團』一個『結』，『加』一個『工資』末，只好關門大吉咧！」

他斜着眼珠，瞟着通包房的花窗格，提高了喉嚨：

「你嫌減了薪俸，不情願做，儘管請出好咧！——現在本來要裁人！」

包房裏，在唧唧咕咕的低語當中，夾着一兩聲冷笑。

他抹着八字鬍子，側着三角形的尖耳朵，凝神地聽着。

「我只問你，這些法門到底是那個教你的？」

他底眼光重覆從花窗格移到了小癩痢身上。

半個灰白的人頭，在通後軒的門柱邊閃了一下，小癩痢一眼掃過去，看清那是洋鬼子，心裏立刻燃起了一把火，臉陡地紅了起來：

「我只同雲生哥（洋鬼子）說了一句笑話。」

「說了一句笑話！雲生……我親自聽見的，還會冤枉你？」

小癩痢眼睛死死的釘着那通後軒的門洞：

「說謊的是畜生。」

「笑話！——」

曹壽成一腳蹬在地板上，茶几上的水烟筒一個翻身，躺到了地上，吐出一泡牛尿似的黃水，直流到他腳邊。

「我來同你賭咒發誓！你把我捲起舖蓋來滾蛋！」他畫符似地亂舞着手，鼻子紅得像一團猪肝：「雲生，雲生，打個電話到『永和』裏把王潤卿，叫他來把他伍兒領出去！」

小癩痢臉朝着外面，心有點跳，遲疑着不知道說句什麼話好。透過窗隙，突然發現小北佬底黃臉在包房前的甬道裏晃動，他像得了幫手似地，膽驀然壯了起來，睜着細眼睛釘住小北佬底模糊的身影——他正揚起一隻大手掌在胸前晃，小癩痢似乎清晰地聽到了他手拍在胸脯上的「嘭嘭」聲，全身抖擻了一下，心裏想：「出去就出去！」飛快地側了曹壽成一眼，就一腳跨出了關帝廳。

廳上只留着厚厚的一片靜，包圍着曹壽成底多角的身子。沙，嚓……的自動電話機聲從後軒飛過來，觸着他底耳膜，使他像從惡夢中醒過來一般，全身却感到了困倦。

（四）

小癩痢被回報（註九）的第二天。

一線淡淡的白光從那糊着一層棉紙的小方窗格裏鑽進來，不聲不響地伏在牀前的地板上；小北佬睜開眼睛來，向窗洞裏看了一眼，就懶懶地坐起身。

「媽把我，一夜都睏不舒服，鬼毒着了！」

他一手搓着像塞滿了沙粒似的眼睛，一手扯過枕頭邊的白粗布短衫，披在身上，就拖着破鞋片，撞出了那低矮的房門。

站在廊簷下，抬頭望望天，天只是深深的一片藍，東角上浮着幾縷微紅的雲影；高高的烽火墻頂上，也還沒有露出太陽底光痕。對過的廚房，看去陰沉沉地，沒有一點動靜，只有廚師駝背彎彎地伏在灶邊生火。

他沿着方磚甬道，蹺蹺蹌蹌往櫃台裏撞去。櫃台板壁上的掛鐘，長針指在VI上，短針正在V和VI底中間。

「媽把我，哪里還慣早！」

他拿起高粱梗的掃帚，想動手掃地，腳跟前却橫橫豎豎地攤滿了條凳，好像故意要礙着他底身子一般。他揮起腳，正面前的一條立刻崩地一聲，翻到了門邊的八仙桌底下。

這地，本來是輪着小癩痢掃的，可是今天却挨到了他。

揑着掃帚，心里不知怎好，總好像滿不舒服，像塞住了鼻子，透不出氣，也像肚子脹得太飽。

掃完了地，懶懶地拿起雞毛撣帚，撣着那棺材板似的長櫃台，撣着翻奉坐的高脚凳，撣着櫃台當中的長票桌——票桌上，票籤，硯瓦，印色，小票，亂糟糟地攤着，他心裏像蠕蟻爬着似的，焦灼得耐不住，狠狠地把這些東西往桌沿邊一推，拍，拍，拍地撣了兩下，就摔開了雞毛帚。

離「開門」還早得很，想再睏又睏不着，眼睛裏却又像塞滿了沙粒；心裏燥得很，很想打壞一點東西。

走出櫃台，溜到了後院，不提防，一脚踏在窪塘裏，身子一歪，半邊屁股撞在那擺着五六盞菜油燈盞的半桌上，他回轉頭，狠狠地望了一眼，手一揮，靠邊的一個銅燈盞頭一個觔斗，懶懶的撲在桌角上，發光的黃油迂緩地向四週流開來；淚一樣地一滴一滴沿着桌邊墜下來。他呆呆地看了一會，心裏似乎輕鬆了一點。

側面的毛坑門已經開了一條縫，他就摸了進去，想扯點破皮紙擦擦手上的油跡。一進門，就看見蹺拐兒底細細的身子縮做一團，伏在裏壁的毛坑上，臉埋在手裏。

「媽把我，你倒比我還早咧！」

蹺拐兒像吃了一驚似地，猛地抬起頭，眼圈紅紅的，眼角邊留着一點閃光的濕影。

「啥事體，啥事體？哭啥東西啦？」

小北佬顯得異乎尋常溫和了。

蹺拐兒搖搖頭，蒼白的頰上浮起一團紅。

小北佬扯了一塊破皮紙擦着手，兩隻大眼睛呆呆地釘了他一會，就不聲不響地扯下褲了，坐上了蹺拐兒旁邊的坑。

他們默默地望着對面兩三丈外的高牆，牆頭上浮漾着帶似的一縷紅影。蟋蟀的鳴聲「亘，亘」地，不斷從牆角的尿桶旁邊傳出來，似乎更增重了他們的心裏的悶燥。

「小癩痢，你看是不是洋鬼子戳的屁股？」

蹺拐兒微抬起臉；

「不是他還有哪個！」

他嘴唇抖擻着，微紅的眼角邊又滲出了一點濕。

「媽把我，雜種，老子打死他！」

小北佬的大大拳頭拄在摩光了的毛坑板上，牙齒咬得極極地響。

「你省省歇了！」蹺拐兒睜着吃驚的眼睛：「人家有靠背，你又碰不過人家！」

「媽把我，管他靠背不靠背，老子打得他叫姆媽老子再說。」

突然，一個灰白的頭在門縫裏晃了一下，立刻又縮了轉去。

小北佬底眼睛例外的靈活，他清楚了那正是洋鬼子。

「喂，洋鬼子，洋鬼子，來，來！」

小北佬急促地叫着，一面扯了一把破皮紙在手裏。

「隨他去，省省事，省省事！」

蹺拐兒發出低微的顫聲，抖擻着的手慌張地擦着屁股。

小北佬沒有做聲，洋鬼子底白臉却已經重複出現在門邊。

「你們在毛坑頭聚會，叫我啥事體？」

「同你姆媽聚會！」小北佬釘着他：「毛坑空在這里，你爲啥張一張就走啦？」

「我屙又不急，慢慢兒好咧，大家擠到一起做啥啦？」

他看着蹺拐兒底身子一歪一扭地移了出去，就跨上踏板，在蹺拐兒剛才起身的坑上坐下。

「喂，我問你，小癩痢爲啥回報？」

小北佬腮邊的厚肉微微跳動着，胸有點起伏。

「他自討苦吃末！」洋鬼子得意地微笑着：「哪個叫他同曹先生鬧架兒？他還罵曹先生『畜生』呢！」

「媽把我，還要自討苦吃，不是你戳屁股啊？」

「放你娘的屁啊，我管他啥事體！」

小北佬正在慌忙地擦着屁股的手，噼地一聲飛到了洋鬼子底臉上，那死白的嘴角邊立刻現出了兩塌黃黃的印痕。

「你講打的啊，你講打的啊！………」

洋鬼子尖聲地叫着，連忙扯了一塊紙往屁股下塞；小北佬却已經跳在他面前，石塊似的拳頭砰砰地落到他背上。

「你打人，打人，打人，——」

洋鬼子底尖尖的頭忙亂地在小北佬袴襠裏滾動着，兩手像雞爪地亂抓。

「媽把我，臭貨，吃不住老子兩記打！」

小北佬把他往毛坑板上一推，挺着身子，定定地睜着網滿紅絲的眼睛。

洋鬼子撐起身子，捧着袴腰就往門外鑽，嘴裏喃喃地唸着：

「到關帝廳上同你說話，到關帝廳上同你說話！」

（十五）

第二天早晨，小北佬駝着一個大舖蓋，走出了當門。走到二門口的時候，他回頭望了一望——蹺拐兒歟歟地站在櫃台角上，尖尖的臉兒顯得更加蒼白了，眼眶裏濕漉漉地，好像蓄滿了水。他微微點了點頭，就一直往那裝着鐵柵的石庫門外走去了；心裏暗暗地想着：

「媽把我，尋小癩痢去！」

（註）

（一）當舖的高級職員之一，負責管理所當之衣物。

（二）當舖的規距，一年放假三次，舊歷新年五個半天，立夏，端午各半天。

（三）浙江的當舖，一向不採包薪制，即正額薪水雖很低，但額外的收入額不少，有「亜祿」，『皮息』『存箱』等名目合起來約在正額薪水二倍以上。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起，一律改包薪制，正額薪俸畧提高，但『亜祿』「皮息」「存箱」等完全取消，實際薪水較舊規則約減少二分之一。

（四）最低級的學生叫做「躭擱學生」，意思是尚沒有職位，只是寄住。

（五）「大貨」即經理。

（六）當舖的組織系統，大體如下：第一級內缺（四人）——經理，管包，管首飾，管錢；第二級，櫃台（四人）——頭櫃．二櫃，三櫃，四櫃；第三級，中班（四人或六人）——寫票，清票，捲包頭；第四級，正缺學生（約四人）；第五級，拚缺學生（約六人）；第六級，躭擱學生（人數不定）。

（七）當滿的銅錫器皿，大多歸一二夥友承買，可以賺一點錢。

（八）堆包的木架子，五層約五六丈高。

（九）「回報」即開革。

老文蒂伯伯

素芝

颶風叫嘯的吹過了荒涼的草原，吹到遠方去，遠方去……沒有休息的帶了寂寞的叫喊，穿過夜的天空，廣闊的海，北方的平原，和人跡不到的芬斯鐵拉罕雪山的山谷裏。沒有靜止，沒有休息，像是要離開人間的苦，毀滅人間的苦，讓這混沌的天體回到自然的夜。

海也發怒的咆嘯着，似乎要吞噬了這廣闊的草原，從遠方湧起了像獸一樣的暗影，撲到沙灘上，噴騰着白色的大泡沫，又好似敗了陣，退到遠方去。文蒂磕去了烟斗裏的灰燼，看着海，哼着曲子。小孩蘿英就坐在他的脚邊，像小貓一般的蜷伏在那裏睡熟了。文蒂笑了笑，用他粗拙的手輕輕的撚着小孩的絲髮，喊道：

「蘿英，蘿英！醒醒罷……」

海風又旋轉了一陣，東方的烏雲濃厚的像輕氣球一般的浮了上來，而且閃着電光，哼哼的在無限遠的天際裏雷在轟響着，似乎渾沌的天體對那遠方的芬斯鐵拉罕的雪峯會話。

暗夜漸漸降下了，牧童文哥兒趕了他的羊羣經過這裏回到西村去，唱着他的山歌，向那昏暗的遼遠的沙地上走。

「蘿英，」

「什末？伯伯！」

「你不怕風麼？」

「不怕，一點也不怕。」

「好，只要我們身體黑得像小牛一般的健康，是什末也不怕的。」

文蒂又把烟斗撚着了，走在沙地上，沒有做聲。女孩蘿英跟在後面跳。她是一個强性格的小孩，什末也不怕的。她喜歡脫去衣服在暴風狂雨的廣場上打滾，或者爬到樹上摘野果子吃；跑到海裏去游泳，她是最歡喜海和太陽了。她健壯的小身體是炭一般的黑，已經發育得很好。

蘿英跳上了臺階，「噹噹噹……」敲着那小鐵環。

「嫽嫽，嫽嫽！」

一個龍鍾的老婦人出來開了門，那是從遠方來的蘿英的外祖母，不久就回到繁華的城市裏去，因爲她不慣這海邊的生活，而且她的孫兒又發了咳嗽。

「到什末地方去了啊，這一天。」

「海邊上散步來，龍兒好些麼？」

「下午咳嗽更利害了，我們預備後天起程，回到城裏去。」

「後天，一定的？」

「一定的！蘿英寶貝！」

「什麼？嫽，」

「明天你可不要出去了，伴你的龍哥哥玩一天罷，他老是偷偷的哭着說你不伴他玩。」

「不伴他玩，不到海邊上去玩眞是傻子呢！」她笑着說又跳到房裏整理自己的書和玩具，而且心裏想着明天清早和伯伯到山芋地裏拔草的事。

老祖母回到房裏，給燈旋得很小，以爲她的孫兒睡熟了。

「嫽，不要旋得太小呀。」接着又咳嗽了兩聲。

「渴麼？」

「不渴，嫽，蘿英回來了麼？」

「回來了，一會就來看你。」

他掀開被子，穿了上衣。他的臉瘦弱得可怕呀，動作也非常的遲緩，那就像一隻沒有翅膀的鳥雀；失了自由的靈魂，憂鬱的，傷心的，孤單的說世界上沒有了味。

「還睡一會罷，寶貝。」

「不，嫽，我現在好得多了。」

蘿英粗魯的闖了進來，帶了健康的笑聲。

「龍哥哥，好些麼？」

「好些，」那小孩慘淡的微笑，「要得快活麼？」

「快活，今天的海風太小。」

「太小？」他停了一會，「海邊上眞不好玩，城裏纔好玩呢。」

蘿英大笑着，

「我再不會相信的——城裏好玩；伯伯告訴我城裏是世界上最可惡的地方了。」

「呵，你纔不曉得呢，那裏有繁華的商店，美麗的公園，好看的衣飾和一些可愛的人類。」

「不好，不好，伯伯說住在那裏是會暗暗受害的。」

「不要這樣想；蘿英，我不好麼？」

「你？我沒有想到。」

他似乎有些不自在了，輕輕的說：

「蘿英，我很歡喜你。」

「爲什麼呢？」

文蒂伯伯在那邊喊蘿英了，她立刻跳了去。這裏又靜寂了，只有龍兒的鼻息在昏黯的燈影裏發響。蘿英和她的伯伯住在一個很大的房間裏，裏面的陳設是很簡單——一張大牀和一張蘿英的小牀，上面都舖了淡黃的氈子和火紅的被褥；大方桌上放了一座臺燈，光亮赤霞霞的照徹了全室。文蒂在室裏來回的走，似乎沉思着。外面的風仍然在叫號。

蘿英從小箱子裏拿出課本，很沉靜的讀了；她的記憶很強，理解很清楚，意志很堅。不過當她脫光了衣服迎着海潮撲到海裏去的時候，翻騰得像一匹小海馬，什麼思想都沒有了。現在她纔十二歲，長得很高；老早，父親死着，母親也死着，跟了文蒂伯伯來到海邊上已經十年了；沒有到過

別的地方去，也沒有想過到別的地方去；只在一望無際的沙地上，草綠了種他們的山響，天冷了收穫他們的山響，一年年，一年年！

蘿英忽然大笑了。

「什麼？小孩。」

「爲什麼一些人使自己痛苦呢？」

「你怎樣想到的？」

「我好像世界上有這樣的人！」

「呵，小孩，他是被幻象纏住了的。他一切的行爲是使自巳身體衰弱，思想萎靡。他永遠悲哀的，痛苦的，妬嫉的；對於一切的人類都仇視，憤怒，毒辣；希望別人永遠受苦，因爲他們造成的權利的衝突呀！」

「呵，那纔是傻子呢。」

她跳了起來，脫去衣服倒在小床上睡了。

文帝合上他所研究的歷史，滅了燈，靠在躺椅上點着了烟斗。海風息了，月亮也從稀薄的烏雲裏探出頭來。蘿英仰臥在牀上，撐開她那壯實的四肢，全身赤褐色的映在月光裏，顯得健康而且美麗。她睡熟着。

文帝伯伯又裝上了烟，而且簡單的思想着年青的事，「愛蓮！」他忽然輕輕的喊。

春天。

一個下午，在遠遠的城市的公園裏，他伴了一個年青的姑娘散步，那姑娘名字叫做愛蓮，是他的同學。

當他們坐在草地上，沒有做聲，遠遠的林子裏小鳥在「的，立……令——的，立……令——」像鈴子一般的婉轉着，文帝笑了笑，他忽然感覺到愛蓮是好的，這是從來沒有的事。

「愛蓮，」

「恩，先生。」

「我想娶你！」

那姑娘嚇了一跳，立刻逃去了。他也大笑着走到別的地方去。其實，愛蓮痛苦的喜愛文帝已經一年了，現在她爲什末逃走了呢？

不久文帝就離開了學校，到一個遠方的山上去旅行，後來又在朋友家裏住了十幾年，從事於研究歷史的生活；十年前纔來到這海邊上，帶了蘿英。

文帝沒有思想了，烟斗落到地上，他睡熟了。

海邊上沒有風的清早，是非常的平靜而且可愛，天空透明的淡綠的顏色染上的紅紫；海平靜的；空氣溫凉的新鮮加上了甜蜜。白鷗一閃一閃的飛翔着，飛到那晶明的海的遠處不見了。

雀子們也快活的在遠方叫着；從寂靜的大草原上箭一般的射到天空裏，像是要穿破了天飛到了另一個宇宙裏去。

蘿英跳下牀，帶了籃子和鐮子，她唱着山歌，向那大草原上的山響地裏跳着跑去。太陽慢慢的升起了。

老祖母起身以後，就輕輕的整理行裝，心裏打算着隔走的時候送點什末禮物給蘿英，那是城裏的習慣。她給衣服一件一件的摺好，放在箱子裏，還有龍兒的玩具，鏡子，粉和梳子，都收拾得很好。

「嚇！嚇！饒了我罷，饒了我罷。……」

老祖母嚇了一跳，曉得她的孫兒又做了什麼惡夢了。

「什末？寶貝！」她立刻抱住了龍兒，感覺到小孩的心在她的心上狂跳，她憂心了。

「我怕，我怕，嬤！」

「不要怕，嬤在這裏，嬤在這裏！」

老祖母拍拍她的孩兒，坐在牀沿上，唱着嬰兒的眠歌。龍兒翻了一個身，不耐煩的說：

「嫁，嫁，不要唱罷！」

「為什末這樣煩人呢。明天就離開這海邊上回到城市裏去了。」

「蘿英同我們一道去麼？」

「呵，蘿英，那野孩子是不願去的。」

「不願意去麼？」

「不願意去，一天夜裏她告訴我。」

「呵，不願意去，什末人都離開我很遠，很遠！」他似乎又悲哀了，給兩手緊緊的壓在胸膛上，思想着一個使自己痛苦的假想。

第三天一早老祖母畢竟帶了龍兒，駕了驢車，回到城市裏去。

× × ×

一年一年的過去了——從春天到冬天，從冬天到夏天——蘿英現在已經十九歲了。 最近心情起了一個突變，似乎感覺到這草原是太寂寞了，太單調了；悲哀也時常輕輕的扣着她心的門。一天夜裏，她孤單的慢慢的走到草原上去，愁着眉，看着遠方的海。

夜的草原沒有一點聲息，只有那暗藍色的天空上閃着明亮的星點，猶如天宇上的神明在奏一曲美妙的音樂，蘿英坐在大石塊上，她想到她的外祖母，她想到龍兒，她幻想着一座使她喜歡的城市。蘿英流淚了，星光淡淡的映着她美麗的身體。

一天下午，蘿英又離開了老文蒂伯伯走到草原上去，一個從遠方的城市裏來的差役，穿了好看的衣服，向前打躬道：

「你就是蘿英小姐麼？」

「是的，先生！」

「呵，這是城市裏的爺帶給你的信。」他給信雙手遞給了她，又打了一個躬道：「再見，小姐！」

於是他跳上驢車，去了。

蘿英很驚奇的，因為這是從來沒有見過的事。她心裏不安的拆開信，看那上面寫的什末。

蘿英：我一年一年的想念你，難道你就一點不想念我麼？來罷，來到城市裏我們一同生活罷，海邊多寂寞呀。祖母想念你，我也想念你，希望你快快的駕了車，離開那寂寞的海，離開那寂寞的海！

龍上。」

蘿英給信慢慢的壓到胸膛上，似乎這就是她一晌的希望。於是她跑到老文蒂伯伯那裏去，告訴她要離開老文蒂伯伯；要離開這海；和她的外祖母一塊去生活。

「好，這是很好的事，蘿英。」

車是在村子裏預備好了，駕車的是誠實的文哥兒。

清早，星還沒有完全隱退，在那由灰暗而成為魚肚色的天空裏逐漸的消滅。文哥兒拿了一隻小風燈，從那黑沉沉的屋子裏牽出了大驢，蹄子落到地上沉重的發響，項上的鈴也斷斷續續叮叮噹噹的了。

「蘿英小姐，是上路的時候了。」

沒有一刻，他們出了門。蘿英給行李放到車子上，她也跳上了車。

「蘿英，不要忘記海邊上的誠實呀！」

「不會，老文蒂伯伯。」

「你要告訴他們說——虛偽，黑暗，嫉妒，殘酷。……是壞的東西，並且提醒他們都是有手，手的意義就是做事的。」

「是的，我一定告訴那些多少年代忘了手的人們，說他們是有手，並且告訴他們手的意義。」

晨風蕭瑟的吹過了草原，車也漸漸的遠了，老文蒂伯伯向那海走去。

在城市裡（二十二）

張天翼

第十四章

一星期之後的一個上午，唐啓昆坐上自己的車子到丁家去。

這差不多成了他的一種義務：隔不了一兩天就得到那邊去給大嫂請一次安。可是他一想到丁家那些冰冷臉孔，愛理不愛的勁兒，他心就一沉。胸脯給綳得很難受，恨不得要發一下脾氣。於是——小侯把褲帶記緊一下，瞅他一眼的時候，他認爲這分明是問他到哪里去，明明知道却偏要問！

他噴着唾沫星子叫：

『到丁家！』

狠狠地把自己屁股往車墊上一頓，嘟噥着駡了幾句。小侯可一點也不理會就跨起大步子來：脚板差不多敲到了車板下面，然後又重重地蹋到石板上，想要把這條路踏碎似的。

迎面兜着風，二少爺臉上涼沁沁的覺得很舒服。他打了個膈兒又嚥下那口酸水。

『大嫂怎麽總不家來呢？』

心裹分明知道別人在跟他賭氣，可是他要叫自己別儘在不幸的方面着想，故意這麽問着自己。可是他全身的皮肉都發了一陣緊。他感到就有一陣大風大雨會臨到他頭上來，如今可連整個世界都靜悄悄的：越靜越叫人害怕。

大嫂在等着文侃回來。那位大人物一到家——那些姓丁的就得全夥兒來對付他。這里親戚朋友都會站在他們那邊，說不定連十爺也——唉，眞該死！

『丁老大怎麽不早點個來的嗄？』他煩躁地想。他莫明其妙的希望這件早事點兒發生：他似乎覺得——不管要鬧什麽大亂子，總比現在這樣好過些。

可是丁文侃一下子還不能回家，丁家接到了他一個電報。

小鳳子吃驚地嚷：

『史部長腦充血！哥哥不能家來：要照應哩。』

『什麼？』老太太瞇着眼，遠遠地張望着她手裏那張紙。『什麼充血？』

她們擁到了小鳳子跟前，幾個腦袋簇成了一堆。誰也沒理唐二少爺。老太太出神地想着，嘴裏反復着，硬要研究出來才甘心的樣子：

『這是個什麼毛病呢？這是個什麼毛病呢？……』

唐啓昆站了起來，顚了顚脚，好像就看出了道理來似的：

『腦充血？腦充血就是那個哎，就是中風。』

他畏縮地瞅了芳姑太一眼。

那個可沒了主意，自言自語地：

『中風。……要不要叫人告訴爹爹？……』

『去告訴爹爹做什麼！』她妹妹很快地說。『找他家來祇是空着急。』

隨後她們娘兒三個都靜了下來，連呼吸都彼此聽得見。有時候她們悄悄地抬起了眼睛，可是一碰到別人的視線，就馬上移了開去，彷彿要把對面眼睛裏流出來不幸消息退回似的。

老太太用很慢的動作坐下來，那雙剔脚刀似的眉毛輕輕皺着。她想不透——怎麼這個什麼充血就算是中風。要是眞的話，她倒可以在老太爺那本賬簿裏查出那個藥方子來。不過文侃電報上打得太不淸楚。

『他到底有沒有跌一交呢——那個那個史部長？』

可是她沒問出口來。在這裏要發出一聲，要說一句話——都不合時宜。她祇試探地瞟一眼小鳳子。

小鳳子在那裏儘獃看着電報，嘴抿得像一顆櫻桃。她雖然恨她哥哥小器，祇顧着嫂嫂不顧家，可是這上面幾個紫色鉛筆寫的字——一個個跳到她眼睛裏，叫她腦袋發漲。要是史部長竟死了，哥哥掉了差使呢？

她輕輕地抽了一口氣。她記起從前那些日子。她脊背流過一陣冷氣，彷彿她已經聽見後面有人嘰嘰咕咕笑她那件袍子寒傖相。

三嫂屋子裏又滾着開水似的，一串不斷地念經。聲音又平又低，顯然她什麼事也不問，什麼壞消息也不聽，祇顧在她房裏做自己的功課。這逗得小鳳子很生氣：別人這麼平靜，引起她的嫉妬來了。

『簡直不像人！』她眉床一聳，額頭上畫的兩條眉毛就懶洋洋地動了一下。『哼，看她有好日過！』

她姐姐眼睛對着那張紅木桌子：

『唉，隨她罷。』

現在唐老二變得自在了些。她挨到了小鳳子身邊，深深吸了一口她發散出來的淡淡粉香。跟她眼對眼打了個照面，他索性拿起那份電報來。他看了正面，又看看反面。然後挺有把握地坐下，左腿擱上右腿：

『我看——沒得事。史胖子常常中風，中慣了風的才不怕哩。就是他這回死了——』他停停嘴看她們一眼，『我看是——文侃倒會要升官。我說是這個樣子的。』

老太太問話似地對他抬了抬臉，他馬上挺挺肚子，詳詳細細說了開來。他自己也做過官，那些規矩他很明白。兩隻手在桌沿上，臉子往前面伸點兒，把嗓子壓低了些好像他告訴老太太的是一件什麼非常秘密的事。他認爲一個機關裏死一個大官倒是好消息：空出那個位置來好讓別人升上去。這回就說不定次長升部長，秘書長升次長。

『秘書長升次長倒是容易的：都是簡任官。』

這里他瞟了小鳳子一眼，乾咳了一聲。他覺得小鳳子在瞧着他，在注意着他，於是他關切地加了一句：

『你老人家急什麼嘎！我看——一個人好運一來，擋都擋不住。』

芳姑太太下唇一披：

『哼，說得眞好！』

唐啓昆裝做沒聽見，很鎭靜的樣子點上一支煙。他好像給一個看不見的東西催着推着叫他走，他又覺得這時候告辭不大合式。他似乎在等着什麼。他希望他能够碰見文侯老三——他們全家祇有這位三老爺跟他有話說。可是一想到那個一天到晚沒一句正經話，祇是跟他瞎開玩笑，他又打了個寒噤。

不過在這個當口，他無論如何該找點話頭出來。他不妨跟她們談談官場，談談文侃。

然而大嫂叫了起來：

『溜嫂子，溜嫂子！叫人去接祝壽子啊！』

隨後她們一個個走了開去。

『該死！』他在嗓子裏罵着。念頭一下子又觸到了大嫂身上，他就感到有個什麼千來斤重的東西要他去掀開，要他去推走牠似的。

『一定要勸她家去。……成什麼話嘎！——人是唐家的人，老住在娘家不肯走！』

嗯，怎麼也得講個明白！他踮起來。他要告訴大嫂：他看來世界什麼東西都不要緊，都不值得什麼，祇有一個母親，一個嫂嫂——他一輩子祇是替這兩個人打算。唉，祇要她們兩個人過得舒服，就是他做人的目的。

『做人總該有個目的。』——他可以這麼措詞。

可是——嗨，怎麼老住在娘家不肯回去呢？別人一定會議論他，一定會造出許多是非來。這個罪名他可担不了。他祇要做大嫂的回唐家，祇要做到這一點。他什麼條件都可以答允。

他歎一口氣走出來。他全身都不自在，心也似乎在那里發抖，好像一個新兵要上火線似的。

唉，在這個地方講這種話可不大合式。這是丁家：她帮腔的人太多。

又回到了廳上。他頭低着，一步一步在方磚上踱着。一退到了這里，他重新又壯起胆來：還是去談判一下的好。他實在應該掙扎一掙扎：祇要把她哄回了家就什麼也容易對付得多。

腿子可還在踱着，步子踏得很勻：右脚蹋第一塊磚，左脚蹋第二磚。於是他打定了主意：他決計這麼一步步踏到對面墻跟前。要是最後一塊磚是左脚蹋着的，那他一定！——他今天就要把這件事辦到。右脚呢——拉倒。

踱到一半，他偷偷地計算了一下。

正是左脚！

他停了步子着起慌來。現在他不得不親切點兒去想像一下——要眞的談起是怎麼個情形。說不定他會拍一鼻子灰。說不定丁家的人會當面給他一個下不去，不管你是少爺也好老爺也好。

『混蛋嘛！』他瞪着眼　。『怎麼叫我去談呢！——我是孤立無援的。』

隨後他到老太爺書房裏張望了一下，又踅到後進院子裏去。他抿着嘴顯得很勇敢的樣子，好像要對誰表示他敢做那件事似的。

聽得見她們娘兒三個在唧唧咕咕——準是在耽心文侃的官運。他隱秘地閃了一下微笑。據他看來史部長的病怕不得好，於是丁文侃的政治生活也就完了蛋。眞是的，他倒要注意注意報紙看。

丁文侃要是丟了官，再到哪塊去混差使呢？唐啓昆拚命去想像一些以後丁家裏的情形，他拿這種念頭——來對剛才預想的一鼻子灰給一個報復。一面他又對自已解釋：先前跟她談丁文侃升官的那些——唵，全是哄她們玩的。

於是他勝利地哼了一聲。

『唅哼！二老太爺要什麼時候才家來？』

『快了吧，』老太太扁着嗓子答。

『那——那——我不等他了。他家來了，代我向他請請安。』

（未完）

原文献残缺